108

凡人百务好随亲
随亲

巖巖
巖巖

註習

大學卷首

四書

光緒戊寅重鐫

茗溪范紫登先生叅訂　連元閣發兑

四書體註

遵部頒發正韻

粵東福文堂藏板

光緒戊申重鐫

錢塘范紫登先生參訂　[illegible]

四書體注

[illegible]　東[illegible]文堂藏板

自序

國家以四子書取士令甲首遵傳註所以崇正學黜異說也然傳註無人不讀而忽畧者多無人不解而會通者少則是讀註解註而究未嘗體註也夫聖賢垂訓言近指遠自非殫慮備求誠未易得其意旨之所在宋儒[illegible]

起夫倡宗風微言若揭矣而言人人
殊必折衷朱子之傳註爲無弊觀或
問語類出於一時論辨者尚不輕載
之集註卽截之集註者猶且兢兢分
別內外以辨晰於毫釐千里之間亦
可知朱子內註之精確而其所以衛
內註者至詳且愼矣然豈易體乎哉

勝朝輓季競尚新奇專工鬪詰無怪
乎書旨蒙晦而文運因以大壞也今
聖天子崇儒重道
御製經筵講章昌明理學六字承風咸奉
大全蒙存淺約諸書爲宗旨而又得
主持風會數君子闡發諸書奧義大
聲疾呼不遺餘力傳註至今日庶乎

日星經天江河溢地矣特可慮者諸
書所載或畧焉而未詳或詳焉而太
宂又其間急於邀利者剽竊緒餘東
牽西劃附會成編而諸書之本來多
失至於當代名論大都就文評隲旋
或隨文散佚又無由一往寓目夫學
者既勞於徧閱復惑於騎墻邈此失

彼認僞作眞傳註蒙而書旨亦仍在
若明若晦間矣余自壬子之役得而
復失鍵戶窮經因有事於講義爲同
堂課本彙集羣書博採名論詳核其
原委剖斷其異同斟酌其繁簡聯貫
其脉絡隨見隨錄日積月累竭一已
之心思歷十餘載之寒暑而始竣展

卷之下竊幸冗者簡簡者括耳目不紛旨歸自一向所謂徧閱之勞觭墻之惑吾知免已春初從游吳子陛扶丹書自武林來盛稱此編爲同人懸切而同堂數子亦踴躍贊襄力請付梓以公海內余念

本朝鼎興以來講家不下十餘種自揣集

狐為腋會不能獨創一說以仰質諸
公出而問世適形鄙陋耳既而恍然
曰聖之經賢之傳原無容獨創一說
也創說即畔註而後敢自信也夫既
無一創說無一畔註則又何不可以
自信者與天下共信哉因名之曰體
註世之學者其亦諒余之臆見而鑒

余之苦心也夫

旹

皇清康熙歲在壬申小春穀旦茗溪後學

范翔紫登氏題於西郊之漱芳軒

四書字音辯譌序

孔曾思孟之書以淑人心正學術明治道廣大精微最爲切要自朱子訓詁以來理解義明昭於天地夫人童而習之如菽粟布帛之不可無規矩準繩之不可踰也第義理固須體會字音亦貴詳明邇來弟子傳習字多舛譌有係譜翻連音筆非聯而不悞逐音悞攜旁叅者無幾今每字較正今人能發譌已入驟改未能不得已就書中原有反切音釋一一註明某字當讀某字某字悞讀某字彙集成帙自便其人曉然不致終於能發譌而五經之字亦可從此究心不至譌矣

四書句讀序

經書之有句讀人多不習每將兩句作一句讀如禮曰人生十年曰幼學作兩句讀論則幼在禮當學矣二十曰弱冠亦作兩句讀年雖弱在禮則當冠矣至於四子書見多讀句鮮有點出者余因正字音之譌而類及之書中有一字一句或兩字一句原本已經點明者

大學章句序

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也蓋自天降生民則既莫不與之以仁義禮智之性矣然其氣質之稟或不能齊是以不能皆有以知其性之所有而全之也一有聰明睿智能盡其性者出於其間則天必命之以爲億兆之君師使之治而教之以復其性此伏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

人多相連讀去故概爲標出至一句有數項宜分者亦爲讀斷不特
開卷了了即拈題行文時亦易取題神併得行文拆字之法不至囫
圇混做此集句讀之意也

大學字音辯譌

在親民註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汙去丘舉切上聲又丘遇切去聲按除去之去從上聲來去
之去從去聲多混讀則近道矣近巨謹切勤上聲又其吝切去聲凡遠近之近上聲近附之近去聲宜辯先治其國
治陳知切平聲音池攻理也家齊而后國治治直吏切去聲音稚凡我治物平聲凡爲理與功効去聲亦多混讀苟
日新註如沐浴其身以去其垢垢舉偶切音苟塵垢滓汙所集詩云邦畿千里畿渠宜切音祈切音奇
誤止于丘隅註丘隅岑蔚之處蔚紆胃切音畏又於勿切音鬱瑟兮僩兮僩下簡切閑上聲音
幾萋兮諠兮赫兮喧兮喧呼淵切音暄與諠讀同恂慄也恂須倫切音荀鄭氏須閏切音峻自

代之隆其法寖備然後王宮國都以及閭
巷莫不有學人生八歲則自王公以下
於庶人之子弟皆入小學而教之
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及
十有五年則自天子之元子衆子以至公
卿大夫元士之適子與凡民之俊秀皆入
大學而教之以窮理正心修己治人之道
此又學校之教大小之節所以分也夫以
學校之設其廣如此教之之術其次第節

欺也毋微夫切音無中此之謂自謙註以徇外而爲人徇羊倫切音
直與毋異不必圖徇又協調遁
音徇以身從物也協見君子而后厭然厭註鄭氏讀厭爲黶故君子必
此徇外之徇當讀徇厭減切音黶黶音眼
愼其獨也註此君子所以重以爲戒重字去聲心廣體胖胖蒲官切
誤讀判音判莫知其苗之碩註貪得者無厭碩叶韻讀朽厭衣人
著字體胖也音盤大也炎切音厭平聲
貪得厭刀壽切音不啻若是其口出啻式至切與迸諸四夷迸非孟切音丙
誤讀爲淚翅同誤讀督
誤作乘之家註有采地者也采倉代切音菜采官也不啻娶斂之臣
平因官食地曰采誤讀彩
斂力冉切廉上聲收聚
也俗作斂非斂音驗

大學字辨

作親民　親當作新　知止而后有定　后後同下九有而後字倣此

克明峻德　峻音作俊　此之謂自謙　謙作慊

身有所忿懥　身當作心　所親愛而辟焉　辟作僻後辟字多倣此

上恤孤而民不倍　倍背同後倍字多倣此　儀監于殷　儀詩作宜

命也　命作慢

目之詳又如此而其所以爲教則又皆本之人君躬行心得之餘不待求之民生日用彝倫之外是以當世之人無不學其學焉者無不有以知其性分之所固有職分之所當爲而各俛焉以盡其力此古昔盛時所以治隆於上俗美於下而非後世之所能及也及周之衰賢聖之君不作學校之政不修教化陵夷風俗頹敗時則有若孔子之聖而不得君師之位以行其政教

大學句讀 讀音豆經書語絕處謂之句語未絕而點字之中曰讀

知止、而后有定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 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 於止、知其所止 聽訟、吾猶人也 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 於戲、前王不忘 孝者、所以事君也弟慈同 上老老、而民興孝下二句同 有國者、不可以不慎 辟、則爲天下僇矣 德者、本也下句同 財聚而不能先、命也下句同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

大學字辨

學從學非 親從親非 德從德非 民從民非 善從善非 靜從靜非 慮從慮非 新從新非
矣從矣非 者從者非 齊從齊非 釋從釋非 脩從脩通 作從作非 盤從盤非 平從平非
亂從亂非 薄從薄非 日閒日 貞從貞非 湯從湯非 周從周非 雖從雖非 首從首非
邦從邦非 用從用非 極從極非 穆從穆非 熙從熙非 慈從慈非 與從與非 漢從漢非

於是獨取先王之法誦而傳之以詔後世
若曲禮少儀內則弟子職諸篇固小學之
支流餘裔而此篇者則因小學之成功以
著大學之明法外有以極其規模之大而
內有以盡其節目之詳者也三千之徒蓋
莫不聞其說而曾氏之傳獨得其宗於是
作爲傳義以發其意及孟子沒而其傳泯
焉則其書雖存而知者鮮矣自是以來俗
儒記誦詞章之習其功倍於小學而無用

嗜從嗜非 彖從彖非 猗從猗非 切從切非 戲從戲非 賢從賢非 辭從辭非 沒從沒非

聰從聰非 盡從盡非 竊從竊非 鹽從鹽非 豁從豁非 毋音無毋非 毌音貫毋非 謙從謙非

憤從憤非 間從間非 然從然非 覗從覗非 已音凡已非 巳音巳巳非 函從函非 形從形非

小今作小外非 智從智非 指從指非 嚴從嚴非 富亦作富 潤從潤非 廣從廣非 像從像非

愆從愆非 憂從憂非 安從安非 焉從焉非 賤從賤非 矜今矜通用 放從放非 美從美非

諺從諺非 酉從酉非 敎亦作敎 出從出非 衆從衆非 遠從遠非 食從食非 堯從堯非

令今通用 反反通用 藏從藏非 喻從喻非 業從業非 奏從奏非 歸從歸非 孤從孤非

契從契非 節從節非 具從具非 修從修非 殷從殷非 虖從虖非 監從監非 士從士非

恒從恒非 爭從爭非 奪從奪非 犯從犯非 泰從泰非 若從若非 斷從斷非 休從休非

彥從彥非 聖從聖非 媚從媚非 進從進非 驕從驕非 發從發非 獻從獻非 察從察非

雜俗作雜 斂從斂非 竊從竊非 盜從盜非 務從務非 告從告非 並並通用 當從當非

大學全旨

人生十有五歲而入大學，對小學而言，所謂大人之學也。若大讀去

異端虛無寂滅之教，其高過於大學而無實；其他權謀術數，一切以就功名之說，與夫百家衆技之流，所以惑世誣民，充塞仁義者，又紛然雜出乎其間。使其君子不幸，而不得聞大道之要；其小人不幸而不得蒙至治之澤。晦盲否塞，反覆沈痼，以及五季之衰，而壞亂極矣。天運循環，無往不復。宋德隆盛，治教休明。於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實始尊信此

辭即今之大學也朱子章句已詳言之不可不傳聖經係孔子之言分三綱領明德親民止至善也八條目格致誠正修齊治平也曾子述之作十傳以釋之而內聖外王之道備矣後宋真西山明丘瓊山兩先生作大學衍義今范紫登先生作四書體註推廣言之即經濟之書也

篇而表章之既又為之次其簡編發其歸趣然後古者大學教人之法聖經賢傳之指粲然復明於世雖以熹之不敏亦幸私淑而與有聞焉顧其為書猶頗放失是以忘其固陋采而輯之間亦竊附己意補其闕略以俟後之君子極知僭踰無所逃罪然於國家化民成俗之意學者修己治人之方則未必無小補云淳熙己酉二月甲子新安朱熹序

昌濱 鄒聖脈 纂訂
沈世楷 王秉九 江 ［illegible］
朱光斗 先吉 閔德章
嚴有文 蔡錫遠 歸 ［illegible］ 全校
黃維晉 江 秀 慎 ［illegible］
姪 ［illegible］ 汝霖 汝［illegible］

此經全章○此乃明先王立學教人之法大學三字是一章大旨前一節平叙明新知得而先後之意焉故第三節結言之以示人知序四五節詳言條目而重本首已身故末一節結言之以示人知要傳補專重明德理雖可通語氣多不合且專於三綱領中推出見明德為新民之原後本字於八條目中提出見脩身為明新關鍵似各有歸重但本字之旨同相照亦無礙

大學第○此言大學立教既養之於小學之中復開之以大學之道其道何在乎在明明德蓋人之德本明也而不能不昏於氣稟物欲故當因其所發以加學問之功復向者以正徹有以開而復其本明之初焉此大人有體之學在新民民之德本新也而不能不汚於習俗又當推吾之所明者以去舊染使之亦革其舊而自新焉此大人有用之學在止於至善明德新民各自當然之極不可苟且便了必當使己德無一毫之不明民德無一人之不新到恰好至當地位而後已焉此大人體用合極之學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存疑大人對小子言猶言成人大學之道猶言大學教人之理有謂詳亦有云當其［illegible］氏指為方法但恐與近道道字不合存參［illegible］引許人之所得乎天解德字虛靈不昧解明字虛則有以具衆理靈則有以應萬事明之功照下知以啓明之之端行以致明之之實餘氏因其發而充廣之使全體昭著明因已明而繼續之使無時不明存疑新民不專是教兼有養又設［illegible］為善［illegible］引

大學 大舊音泰今讀如字　朱熹章句

子程子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為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論孟次之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

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

程子曰親當作新○大學者大人之學也明明之也明德者人之所得乎天而虛靈不昧以具衆理而應萬事者也但為氣稟所拘人欲所蔽則有時而昏然其本體之明則有未嘗息者故學者當因其所發而遂明之以復其初也新者革其舊之謂也言既自明其明德［illegible］

按示爲善之路按止字小註分本末則求至既至則不遷兩層但恐侵下自定
故註而不遷二字只輕帶說又此句只申上二句但蒙引有安於小成未能
各造其極之說還宜按一層乃合三綱領
知止節○明新固皆欲止於至善矣然何由得至善而止之要必知止而後能得止
也誠於知會貫通之後洞然乎明新之止則識得去處方寸之間事物皆有定理
而后志有定向矣志既有定則內念不興外物不擾無以動其心而后能靜矣心
既能靜則慢擾不形隨身所處無所擇於地而后能安矣能安則從容閒暇事至
物來有以擇之而后能慮矣能慮則隨事觀理志協於當然之則而后明新皆得
所止矣得止由於知止如此
蒙引上止字以工夫言此止字以實理言故註另係呂晚邨止字既皆有明新
事理上說非見止寂然之謂按至善最難向所故提出知字只夫在知之前
層節下修齊身也此只以功成說知止節得止而中間定靜安慮皆指點止中相
因之妙俱論材小註固謂功效次第但經何有層次須各還實義按知字領
四能字定以理言故曰有惟理見之于有存其所他不得討向字言所向有定也靜
非人生而靜之靜只在動中有此非不安二字可兜存疑靜非內外如今人看
書自家既不起疑即人有異說亦不能動我作尚就知邊說吳氏謂慮是慮其
一事自知知作行上說了安以身之處言以心言便與靜無別按安對勞
言不對危言佚念非節以爲身躬心身不必但只就知止時見得道理確而心
不紛馳身不躁妄自是氏說太涉盡此後商存疑此條下大也宋子知是字者
工夫處具臨時又研審一番接能得知止閒不節求慮必待慮精間
慮時方是究其竟以得字承慮字俱論註得止只確見明新之至善所而無疑在
修致以後誠正修以前推行尚在後作已造其極者非按此則吳氏分貼八條
目諸且所見定靜安慮新民不得

當准以及人使之亦有以去其舊染之汚也
此者必至於是而不遷之意至善則事理當
然之極也言明明德新民皆當止於至善之
地而不遷蓋必其有以盡夫天理之極而無
一毫人欲之私也此三者大學之綱領也
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靜靜而后能安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
后與後同後放此○止者所當止之地即至善之所在也知之則志有定向靜謂心不妄動安謂所處而安慮謂處事精詳得謂得其所止
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
明德爲本新民爲末知止爲始能得爲終本始所先末終所後此結上文兩節之意
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

然有節〻各而觀之明德新民皆物也必明德方可新民物不有本末乎知止能得皆事也然必知止方能得事不有終始乎本即始所該先末與終所該後若能得先後次第則進爲有序自然由本以及末自始以至終而于大學之道不遠矣

右兩節只傳蓋此節指出次序來物指人已形體言事指作爲言事所自物中兩有字現成家引此知字又在知止前謂着近道猶言今日言欣豫根此先後字與下二節先后字旨意不同況此先後及下六先字俱着力說下七后字是虛說蓋承起下二節先后之說不可從只照註結上爲是

右之二節八綱領固不外此三者而其中條目則有八焉不觀古人乎古人欲明明德於天下以新民者不於天下求之也必先有以治其國使無紊亂焉始遂由於近也欲治其國者必先有以齊其家使無參差焉並尋由於親也欲齊其家者必先有以脩其身使無缺陷焉尋入由乎己也身不易脩而心乃身之主欲脩其身者必先正其心以直內虛以應物以正其心心不易正而意乃心之發端欲正其心者必先戒其自欺求其自慊以誠其意意非固執以爲誠也欲誠其意者必先推吾心之良知以盡其事而知無不致可也知又非疑守以為致也欲致其知只在即事即物以窮其理而物無不格可也此條目之次第也

此示古人爲學之次第前節虛講乃條目所以要先之故平天下而曰明明德正見新民不過使人各明其德而已必至明明德屬我於天下內方是使天下皆明其明德觀下節只收天下平可見因誠意未完故或問又加自明其明德一句在其內。右參治國者各自爲有治國有其準者教化二意節傳所令所好者家亦信義正倫理二意節傳不識教家脩身親卯日所接二意節自精修身所接指得親愛等類引心般性情兼動靜言正心者合動靜包以存之者言是心發在要做事乃有心之動也不可以心意分動靜仇滄柱註

家者先脩其身欲脩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治平聲後倣此○明明德於天下者使天下之人皆有以明其明德也心者身之所主也誠實也意者心之所發也實其心之所發欲其必自慊而無自欺也致推極也知猶識也推極吾之知識欲其所知無不盡也格至也物猶事也窮至事物之理欲其極處無不到也此八者大學之條目也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誠意誠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脩身脩而后家齊家齊而后國治國治而后天下平治去聲後倣此○物格者物理之極處無不到也知至者吾心之所知無不盡也

看意皆輕劉戢山直指意爲心之存主則心之出入皆意爲之主張若只是發
動是正心爲主而誠意由此出不當居正心之先矣朱子知者心之神明妙衆
理而宰萬物卽明德發於虛靈引良知是原有的必因所已知推之至於無不
知不只一隙之明自止呂晚邨欲誠先致謂至其於理上講究得明則意發必
當是意未發前工夫俗謂卽知以驗意之誠否此乃慎獨中之知知反在意後
非先致之知也朱子致知是要人誠意是人鬼關格物是零碎說致知是全
體說物在外而理具於心心在內而理周乎物知與物無先後故曰在蒙引
凡物必有當然之則與所以然之故一一意俱到方是格訓以無不到解格字明
白居仲快諸說可驗仇滄柱格物之字義要說得有主腦多有公案
物格節○八條目皆有所先者亦以其功之相因也誠能於事物之理窮究到極
處則吾心無少蔽而知已至可見致知在格物也知旣至則眞妄分明發念都
是眞實而意可得而誠可見誠意當先致知也意誠則妄念旣去中無所累而
后心可得而正可見正心當先誠意也心正則好惡不偏有以檢其身而后身可
得而脩可見脩身當先正心也身脩則有以儀型乎家而后家可得而齊可見齊
家當先脩身也家齊則有以觀化於國而后國可得而治可見治國當先齊家也
國治則由近及遠而后天下可得而平而見明明德於天下當先治國也反覆言
之而序不可紊功不可缺如此
仇滄柱或問此節反覆以明上意則與上節俱說工夫而后二字正形出必當
先意誠可得二字最精若泥饒氏順推效驗將而后二字滑口說去則中間不
必須節節用功後傳但無著落矣蒙引下四句俱要以可得字貼之又必有前一
層工夫方可加後一層工夫又須有後一層工
夫其力不可缺朱子格物時理之散在萬物者方于理會到知至時理之會歸
我心者已無不明故此則首句而后字皆急之說亦似泥

既盡則意可得而實矣意既實則
正矣脩身以上明明德之事也齊
民之事也物格知至則知所止矣
意誠以下則皆得所止之序也

至於庶人壹是皆以脩身爲本 正心以上皆所以脩身也齊家以下則舉此而錯之耳

其本亂而末治者否矣

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 本謂身也所厚謂家也此兩節結上文兩節之意

右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凡二百五字 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

此八節然條目雖有八件其實自天子以至庶人凡有家國天下之責者一切皆以修身為本蓋能格致誠正心以修身則齊家治國平天下舉而措之耳所以人之所事雖不同都該以修身為本也

此節承上文從天子至庶人之逆推說則凡民務正與此而相明則明則求歸重天下者此是逆推極說頭則見字以至於字但是推倒說修身包格致誠正自內為本是修身以天下之本不是又為修致誠正之本蓋在上格致於前中說七條目從身說之究不可不列之推修身之所以無國與天下之責然有家亦可言不

甘節○此又結本之當重以見上節所厚者薄意對國與天下言則家猶在所厚國與天下猶在所薄者不身與家國與天下並名身得所厚求之右傳也

此又結本之當重以見上節所厚者薄則是大本不治末起頭說身不修而末不可治勿係修氏以身家並言

明德全旨○此止與大人之學在明明德以見天子之言有所自也三照古皆是現成德性非以當日○大抵不必分安知留意家引三書不用過文只平敘過說重末句帶上三節得從上兩字一頓○

康誥三節○大學所謂明明德者皆古者而得之者武王告康叔曰人皆有明德但為氣稟拘物欲蔽以後昏昧不明惟文王德聖敬止能明其德而無一毫之昏昧焉湯因告大甲曰人皆有此明命忽忘者多惟成湯聖敬日躋似目中常看著而無一時之忘堯告典曰德具於理雖萬事不昧大也人都被私欲昏小了惟堯能明其德無為能明之而貴其德無限量焉

吳氏德無以明人有能有文王不過有物累故人不能而文獨能之云家句亭句克此朝能也語錄謂克有個自家意或問無待克之而自明何皆說得克字太重須看句不同蓋若句後承修此又轉字有句接字說得有力便與

所謂經一章蓋孔子之言而曾子述之其傳十章則曾子之意而門人記之也舊本頗有錯簡今因程子所定而更考經文別為序次如左凡千五百四十六字○凡傳文雜引經傳若無統紀然文理接續血脈貫通深淺始終至為精密熟讀詳味久當見之今不盡釋也

康誥曰克明德康誥周書克能也

大甲曰顧諟天之明命大讀作泰諟古是字○大甲商書顧謂常目在之也諟猶此也或曰審也天之明命即天之所以與我而我之所以為德者也常目在之則無時不明矣

帝典曰克明峻德帝典堯典虞書峻大也

皆自明也結所引書皆言自明己德之意

右傳之首章釋明明德此通下三章至止於信

接續 於始

下帝典中克字說不去○東民康誥衍與許標上一明字而明德不體不字說
破明命則貫天命已德而一之接或問天之明命合體大用原不相離故饒氏
謂顧兼靜存動察靜時戒謹恐懼動時隨事觀理註無時不明正貼顧字○明
之盡頭爲峻德之全體本無限量正是渾然與天合德處蒙引此段甚盡巳之
性言皆說光四表格上下便是新民境界
首自節○三書雖不同然曰德曰明命曰峻德即明德也曰克明曰顧諟曰克明
即明明德也德言自明己德謂與而育同也而所以新民者其本只在乎此矣
此句重自字見三聖人都如此學者所當法也自字對民看占大人只在身上
用功不曾分心到民上去故明德爲本蒙引着此何以別新民傳註已德二
字可見處民以爲在由己釋之不交無此意接此有指性體言者凡不可從
新民全章○此正明明德於天下事自說首新後說新命錯綜言之總是得新民
事非自新以新民爲極新民以新命爲極也蓋接子言之節中俱言末節是責
成後人之詞許氏章內凡新字皆非新民之新然新民却於此見
湯之三節○大學所謂新民於我必當者古而得之湯自銘於盤凡人之洗心如
洗身然誠能一日之間去其舊染之汚而自新志氣既誠確乎好矣而併但一日
而已也必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工夫接續於此又日新之精神振發於終
務使私欲淨盡如沐浴一般湯之自新如此然新非一己之新也康誥言民始
日雖爲不善今已從新向化汝當趁其機而振作之使衆於爲善可也武王之作新
如此然又不自新民止也詩言周自后稷以來皆爲侯國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民
受天命須邦雖舊而命則新也文王之新命如此
首節雖講自新須隱隱開合新民方見本章句字○插下二句照進有照應
上二句對天命旨下二句不已新而言詰其前後曰新不[illegible]字相通
大[illegible]新民二字連[illegible]

舊本誤在沒世不忘之下。

湯之盤銘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盤，沐浴之盤也。銘，名其器以自警之辭也。苟，誠也。湯以人之洗濯其心以去惡，如沐浴其身以去垢，故銘其盤，言誠能一日有以滌其舊染之汚而自新，則當因其已新者而日日新之，又日新之，不可略有間斷也。康誥曰：作新民。鼓之舞之之謂作，言振起其自新之民也。詩曰：周雖舊邦，其命維新。詩大雅文王之篇。言周國雖舊，至於文王，能新其德以及於民，而始受天命也。是故君子無所不用其極。自新新民，皆欲止於至善也。

右傳之二章。釋新民。

新之旨見不詳謂商民染俄已深至武王而維新之化民亦有自新之機此康誥意也薄者曰斷章取義耳許氏新民只是感化推兌兩事明德于上則民感而自新又因其新而引導勸勉之○新命是新民之驗非新民之憑象引文王新命只見化行民歸國運自然有煥發氣象

是故節○由湯武文王觀之是皆所以用其極者也後之君子可不法之以為新哉是故言有新民之責之君子新自德以新民德必無所不用其極了方是不成了便於功利長到至善之地而後已也

是故二字承上推開說極字只作至字看是總極建極之謂極本就新民說所註須言自新者新民有極不出自新之中須抑揚說只言其所以新民處使是極于大究在自新上自新與新民都是至善新民本於自新而歸於用極可見明新至善 句須頂

止至善章旨○首節借邦畿止字次節借黃鳥出知字三節止言至善所當止與文王以言止之極四節方言明德止至善之實末節方言新民止至善之實

邦畿節○大學所謂止至善者我之所當止也而借詩云 邦畿地方千里居天下之中而四方之民皆歸之於此 雖借詩言以見凡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王都居四方之極猶至善為衆理之極乎中而取民極意玩惟民所止可氣喩物各有其理當然聽人是止當但只事理一是止與顯於止方事人當止上蒙

緡蠻節○物既各有當止之處而人可不知之乎詩曰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岑蔚之處孔子讀詩有感曰黃鳥 物耳於其欲止之時尚知所當止之地可以人反昧所止而鳥之不如也節詩所引孔子言觀之可見人當知所止也

引章何物字指明新

聲註此承上節看不對上節看所註只加人當字可見於止之止以時言所止之止以地言人不如鳥就學者之初言見家引此知字已最重要但着易

四子書體註上

詩云邦畿千里惟民所止詩商頌玄鳥之篇邦畿王者之都也止居也言物各有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緡蠻黃鳥止于丘隅子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詩小雅緜蠻之篇緡蠻鳥聲丘隅岑蔚之處子曰以下孔子說詩之辭言人當知所當止之處也

詩云穆穆文王於緝熙敬止為人君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為人子止於孝為人父止於慈與國人交止於信詩文王之篇穆穆深遠之意於歎美辭緝繼續也熙光明也敬止言其無不敬而安所止也引此而言聖人之止無非至善五者乃其目之大者也學者於此究其精微之蘊而又推類以

知所止便是能得止了胡氏對能得言只就集成註中知字發明經文知止之知不同且此一節不過爲止字引端原非引來說知止不可以此節爲知止之文

王節爲得止

穆穆節○立止極者其惟文王乎詩云穆穆文王其心繼續光明無不敬而見於事者皆安所止也今於止之大者言之如爲君在仁文當暴痛之世而懷保小民無一念不止於仁爲臣在敬文事昏庸之主而天王明聖無一念不止於敬爲子在孝文則培植世德盡子道而止於孝爲父在慈文則繼述有人盡父道而止於慈與國人交接在信文則政如其心從如其始而止於信文之能止如此學者於此究其精蘊而又有以推其餘則無往非至善矣

蔡氏通節重止字而敬乃作止之當也按所止分明及物已語明德意了兩節方分言之仍歸在緝熙敬止在裏面提敬字作主而指必緝熙敬存於心而無一念之間斷謂緝熙存於心而無一私之遮蔽謂熙合緝熙以言敬方得註無不敬及未了不已其敬之說亦誌緝熙是工夫敬止是效驗及作緝熙爲敬止之實須久分明按只無不敬就是無不止註緣安字與好陸稼書敬止二字已兼體用仁敬等乃推出目之大者言之非可與敬止分體用也張氏曰止字是衡字目說體之止五止是一事各其止不可從此分解主語存心隨處發見之說尤要依舍得敬止亦不甚重只引出五者各得所止但謂仁敬等但未必敬事而可察引喻仁者此之至善不是萬不得大小精粗如文之止仁但通不以爲方可謂至善緣敬此得統部其人之中非至善者於及家引五段要切此文王言得與否四段最重齊盡國人要平不必訟

瞻彼節○以明德止於至善言之詩云瞻彼淇水之澳旁有綠竹猗猗而茂盛彼之君子其用功之精密非治骨角者既切而又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又磨之由是內而心[illegible]

大學[illegible]

餘則於天下之事皆有以知其所止而無疑矣

詩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僩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如切如磋者道學也如琢如磨者自脩也瑟兮僩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儀也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澳於六反菉詩作綠猗叶韻僩下版反喧詩作咺諠詩作諼恂鄭氏讀作峻○詩衛風淇澳之篇淇水名澳隈也猗猗美盛貌興也斐文貌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鑢鐋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

遇　　王

子終不可得而諠兮詩之美武公如此由今繹之所謂如切如磋者言君子之窮
理講習以明之討論以辨之學而知之以至精也如琢如磨者言君子之自脩省
察以防之克治以去之修而行之以至善也瑟兮僩兮者言君子之德既得自然
敬心常存恂謹而惕慄也赫兮喧兮者言君子之德容在外自然嚴密外見有威而
有儀也至謂有斐君子終不可諠兮者言君子盛德自脩之功自然恂慄威儀之
驗備德至於至善所以深入民心而不能忘也此明明德止於至善之實也
仇滄柱此節另提明德止至善以動人有謂承上節分一安一勉者非謂武公
法顏子者亦非全章自此止名凡遵呂晚村說詠武公而傳者只借詩釋經須推
開方得總入各字必呆定武公按此亦只不宜呆釋詩以贊武公作者
未到此地位傳者何故借作榜樣金仁山曰有脈理可尋切磋至於詠恂慄屬
窮理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於政治故屬於私按此則僅分知行而不得知行
分屬之致優此便可通用又窮理復人欲之私還入理者非在發語之有緒
二句在各句上下兩層分造深淺是謂先切後琢後磨為有緒既切既琢加磨益
益精潛兩瑜發之分不足據恂慄威儀學脩求備已上大盛德至善
脩恂慄威儀德至善又傳者補足以釋明德止至善過節歸
重在此兩字發為諸得上在後得下也按詳向得是德盛於內而內焉一至善
威儀是德發於外而外焉一至善一兩說文小註發德理之得於心者發大至
善理之見於事者極至處分體用存於德至善雖不外恂慄威儀而其
原由於學脩即合承亦可務不能忘民無上說未說到德澤及人然在此節
宜粘處不宜太粘止字善字又四民以詠入條目數方釋詩未暇及目體合
亦未嘗及民字指作詩之人言不指小民存參
於戲節以新民止至善言之詩云於戲文王武王至今人不能忘又前五何以
不能忘哉豈有無窮功德留在後世故也如今讀烈文之篇是其賢親之督

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
其精也瑟嚴密之貌僩武毅之貌赫喧宣著
盛大之貌諠忘也道言也學謂講習討論之
事自脩者省察克治之功恂慄戰懼也威可
畏也儀可象也引詩而釋之以明明德者
之止於至善道學自脩言其所以得之之由
恂慄威儀言其德容表裏之盛卒乃指其實而歎美之也詩云於戲前王
不忘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小人樂其樂而
利其利此以沒世不忘也於戲音嗚呼樂音洛詩周頌烈文之篇
於戲歎辭前王謂文武也君子謂其後賢後
王小人謂後民也此言前王所以新民
者止於至善能使天下後世無一物不得其
所所以既沒世而人思慕之愈久而不忘也
此兩節詠歎淫泆其
味深長當熟玩之

頌

者守其模範而賢其賢創統緒以傳子孫是其親也後之王者承其基業而親其親休養生息使世世安享太平是其樂也後民則含哺鼓腹以享其樂分田制里使人人永遠爲業是其利也後民則安居樂業以享其利夫功德及於後世如此此所以沒世之遠猶追思而不能忘也此新民止至善之實也

陳氏傳不言新民止至善工夫新賢親樂利上已可想見按註能使二字當玩隱然有明德所在伉詮性先輩云夷旨蘊行賢賢師道創業垂統親有父道感情俗美樂在太平之化耕田鑿井利在衣食之資拈出父師終終精確不磨楊維州詩雖作於成康時而傳者釋詩則指春秋時言觀本文沒世二字可見按新民至善只於把結斷明中間須就詩說插入不得另畸纍須從後世無忘不得所想出前王以詠不忘若從前主說入語氣便倒

末全旨○引夫子論訟一端以例其餘卻本全在使字上見得作句中無訟大畏句申使無訟末句推開說家只論語以聽訟無訟分本末此以無訟使無訟分本末須把聽訟一句撇開

聽訟節○經所謂物有本末者即訟之夫子之言曰民有爭訟爲之剖斷曲直我亦可猶人也必也使民由直兩忘自然無訟乃爲貴乎夫子之言如此夫曰無訟是以民情實者民心難以自欺得盡其虛誕之辭果何道而能使之然哉由聖人德字點從有以大服乎民之心志使之化而豁然無復以虛詞相尚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及無訟者民德之新也使無訟者我德之明也於此見德明爲民德新而自無訟觀夫子使無訟之言而知明德爲新民之本而先之不徒從之新民之末也經言物有本末不倫此可見哉

不得有不由他物意本學子作選學來而感發于後感發大反其言法故曰大注服字最喫緊不曰民心而曰民志○德由我發故……此謂知本句只於使字上……一語言觀於此言一句……在言外以補足經文本末意之

右傳之三章釋止於至善。此章內自引淇澳詩以下，舊本誤在誠意章下。

子曰：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無情者不得盡其辭，大畏民志。此謂知本。猶人，不異於人也。情，實也。引夫子之言，而言聖人能使無實之人不敢盡其虛誕之辭。蓋我之明德既明，自然有以畏服民之心志，故訟不待聽而自無也。觀於此言，可以知本末之先後矣。

右傳之四章釋本末。此章舊本誤在止於信下。

此謂知本，程子曰：衍文也。此謂知之至也。此句之上別有闕文，此特其結語耳。

王亦謂若既以此字屬孔子又以謂知本三字屬觀於此言者豈不兩岐哉
在言外樣此則註中可以知字與本文知字兩未註二句終歸着落無窮歸道
說夫子知本之法豈不順而章句不知是解者條以知本知字自聖言以聖
人當之只云由夫子之言觀之節此便可知明德為新民之本矣按此亦乃屬
夫子而知本則推開說註二句作正解本文自明又明德二字滿入人心中照
註蓋謂則可但無情者二句傳文說下留在落知之處提出發有力又此只重
本字不重知字又觀桂夫子重在使無訟而傳者亦於大畏民志而見明德之
君大化流於推原至此已就根本最大處說非必即一事而推其事也用推廣
之說者亦只因執聽訟為末故多曲折耳曉鄉亦謂聽訟是新民一端而使無
訟只自明德舊章未不一本本只一本舊意最是枯柱定使備按此論亦合身務
補格致傳上言欲二句釋致知在格物之義人心六句推格物致知之由是以六
句言格物致知之功至於用力四句言格物致知之效。
誠意章旨與前後各節大段誠意重中二節是言意之當誠末節者意誠之驗以
結之首節亦謂通章層層說下大全首節誠意之方中二節是戒未能是勸作
一頭兩脚看不是釋民知致是誠固極誠然知行畢竟兩事且誠意直貫乎天
下非只連正心誠以言止力之屬也故此章為單傳
誠意節○言大學誠意在要人於意念發動之時真實為實不止自欺之
心使其惡惡如惡惡臭而務要決去好善如好好色而務求必得如此好善惡惡
之本心無一毫苟偽纔得自慊其分快足而謂之自慊可見誠意者一毋自欺盡
之矣然其欺與不欺人不及知而己所獨知此善惡所由分不可不謹故君子必
慎乎此以審其欺與不欺之幾而無一豈其自欺不待發於事為之跡而後用力也
所謂誠其意者如此
毋自欺四句作一氣讀存疑所以毋自欺釋誠意又以如惡二句申自欺又以

右傳之五章蓋釋格物致知之義而今亡矣此章舊本通下章誤在經文之下間嘗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所謂致知在格物者言欲致吾之知在即物而窮其理也蓋人心之靈莫不有知而天下之物莫不有理惟於理有未窮故其知有不盡也是以大學始教必使學者即凡天下之物莫不因其已知之理而益窮之以求至乎其極至於用

性踪

自慊用如惡二句總要意思明白只毋自欺一句便了仇滄柱上四句先釋誠意之義而用力全在慎獨上蒙註上四句言用功當如此末句言用功正在此唯其當如此所以在於此玩故字必字只承上斷一句無兩層俱毋自欺說得慮慎獨說過是實耳按毋不是傳者戒詞乃誠意者自家禁止存疑亦詳自欺有四條一種要說外一皆且自慢一有為而為一始勤終怠全體偏暫若且是自欺之本按如惡二句要說註務決去求必得意而著字亦精存疑自慊只是毋欺以用功言不以成功言玩此之謂三字只承上可見蒙引以毋欺為誠意自慊為意誠分一功一效似是而非按快足快其有善無惡之初心足足其好善惡惡之全量是存疑自欺是我自瞞不是瞞人自慊是我自快足不干別人事皆非獨字直解蒙引從而自字看出獨字混同不看落在慎獨只承毋自欺不必離承欺慊發此時一念初萌只有善惡兩端未有欺慊由起欺慊分途於戒欺字乃見未可於慎中夾入欺慊若云能慎獨則無欺而自慊矣備註謂去又註以人不知而己獨知解獨字最精蓋獨處時凡人時初發念時應事時俱有獨知認作形跡未妥看非指獨知幾有別幾是念頭初發善惡分途處獨即初發時刪落不昧者也惟承云欺慊是正毋字之實功久大學慎獨中庸慎獨皆在未分途前但彼在元氣上保護慎字當此在咽喉處把提慎字尚

小人節○君子所以必慎其獨者何也試以小人不能慎獨而自欺者觀之彼小人獨處時自欺其意不知不好念頭惟恐欲無所不至及見君子也則惟恐知者沮間藏掩其真惡之不善者著其偽為之善以為人竟可欺而實欲著其不知我乃如此愧懼而掩蓋不已詎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小人惡不可掩而善不可詐豈不枉費心機○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所以必慎其獨而自一念之不誠[illegible]

陳氏此節[illegible]

力之久，而一旦豁然貫通焉，則眾物之表裏精粗無不到，而吾心之全體大用無不明矣。此謂物格，此謂知之至也。

所謂誠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惡惡臭，如好好色，此之謂自謙。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誠其意者，自脩之首也。毋者，禁止之辭。自欺云者，知為善以去惡，而心之所發有未實也。謙，快也，足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欲自脩者知為善以去其惡，則當實用其力，而禁止其自欺。使其惡惡則如惡惡臭，好善則如好好色，

平日必慎獨者正恐其蹈小人之不是要小人而後慎獨也冥行之獨矣之獨
與上獨字不同上以心所獨知言此獨是君子以身所獨處言為不善在心上
說獨註消沮者愧怍則神沮氣沮閉藏則下掩著消沮自然閉藏不平行免疑如
見肺肝如聽言觀貌[illegible]
目何益何方接得緊[illegible]
形外處承引誠中形外之[illegible]
下承當此節慎獨[illegible]
誠形更為懍弱此[illegible]
以警人

十目節○曾子平日亦嘗言曰人雖獨中只說無人看見無人指摘豈知[illegible]
不必求人知而人自曉得[illegible]
十目所視[illegible]
嚴乎自曾子之言獨之見君子不可不慎獨也
[illegible]
非註小人[illegible]
誠中形外[illegible]
論脉而又[illegible]
已亦[illegible]
發此[illegible]
引其言自不相將
慎獨即[illegible]知其嚴而慎之[illegible]
誠而有得之人看[illegible]
亦自從容舒展[illegible]

實務決去而求必得之，以自快足於己，不可徒苟且以殉外而為人也。然其實與不實，蓋有他人所不及知而己獨知之者，故必謹之於此以審其幾焉。小人閒居為不善，無所不至，見君子而后厭然，揜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視己，如見其肺肝然，則何益矣。此謂誠於中，形於外，故君子必慎其獨也。

閒居獨處也。厭然消沮閉藏之貌。此言小人陰為不善而陽欲揜之，則是非不知善之當為與惡之當去也。但不能實用其力以至此耳。然欲揜其惡而卒不可揜，欲詐為善而卒不可詐，則亦何益之有哉。此君子所以重以為戒而必謹其獨也。

曾子曰：十目所視，十手所指，其嚴乎。引此

好善則如好好色惡惡則如惡惡臭必到那自慊處則德全而有得身之效矣

上三節總言誠意在慎獨此則結言能慎獨以誠意見有諸中形外之驗德即明德雖誠意後尚有正夫須大段已明故以德字與之潤與著對表裏於外謂著潛於內謂潤潤身句只以積中發外言意誠身修潤身句主於心也從解心廣是身潤於內體胖是身潤於外肉帶不通集成胖承心廣來心廣只承德來有謂心以意而廣則心必誠之意何使移為疏廣胖只就氣象上講而不得正脩據此則饒氏正脩已在誠意內之說亦只言血脈相貫耳必誠其意正與前必慎其獨相應必誠其意所以必慎其獨引饒氏謂上言小人誠於中形於外此曰君子善形於外對看不知誠何善於中而形於外亦就本文看得此章只言此以結之句可見總遍此節皆為結語不專指故君子一句也

且心脩身而章體章心亦干心身在誠意後自不必先言身有所事如官衙上差了路大學教八條節用功有差意誠而心未正者與之不得其正脩當不可不曉所謂脩身在正其心正而身不脩者與之或過其節故好惡不可不隨人衙制皆要人有察用功

正脩全章此章只重心之存亡上人心慮無定上有所便不虛則心不正衡不慮故不處其身不脩本節又顧身之所以不脩而脩身在正心一衡自開故用正結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心是一物不得其正者有所謂修身在正其心者得其正好樂憂患皆是心之用不得其正在貴一身而有所好樂則為有所恐懼則為好樂所累而心之用不得其正矣不可在乎此一身而有所好樂則為之所不得其正矣心之用失其正則心本體安能得其正乎

上文言意誠雖幽獨之中而其善惡之不可揜如此可畏之甚也

富潤屋德

潤身心廣體胖故君子必誠其意

胖安舒也言富則能潤屋矣德則能潤身矣故心無愧怍則廣大寬平而體常舒泰德之潤身者然也蓋善之實於中而形於外者如此故又言此以結之

右傳之六章釋誠意

經曰欲誠其意先致其知又曰知至而后意誠蓋心體之明有所未盡則其所發必有不能實用其力而苟焉以自欺者然或已明而不謹乎此則其所明又非己有而無以為進德之基故此章之指必承上章而通考之然後有以見其用力之始終其序不可亂而功不可闕如此云

胡氏雲峰曰正心兼體用言正心章以用言蓋制外所以養內也引心當靜時雖常人亦無得失可議故心不正多在用上說仍舊從朱子說未來不可期既方來不可揣度既往不可留滯有根其以方應事而偏向者爲主又註不正即心之用然用失而體亦失乃爲體正有故下接心不在段不曰不正而曰不得謂此心向來欲甚本體不由他作主存焉爾試令人纔忿懥則盡掃亦不害後存得雜常如事亦不能做得如理亦謂恐懼此可知有所不正之言矣註忽但以師冬時言以求事時即所發言未當有偏繫處正註中欲動情勝處集成人心陷此四者則無時不可謂正心不事在念時等

心不節人心惟虛然無一不在而此之心未有所則此心便被氣引不在處而心既不在則無以檢其身雖履也不見雖聽也不聞雖食也不知其味而家事竟其職方心不正身便不脩如此

蒙引不在者外物於念慮之間而不在虛靈之舍也仍舊在有所不在焉有個方氏外有心無心不得相承之意按下三句不須說到外視聽飲食之正理處或問倒向看為個頭須寬人只說邪不能先身恐更難有邪錯以明精之說不知意誠後六段說共不得故反不言義理之精而只說者言以識妙得物之際豈能不得其理乎可見心為一身之主經所謂欲修其身先正其心此謂節只心一有所而不在則視聽飲食不能掘聚而主於內人起應事此之謂也

蒙註此語字雖承上下節而不犯上兩節善必節者不得修身章接此正字指志於士大本兼動靜而此承上用說蓋動察事而與合靜存存為蓋說正者察之於動之時而敬以直之存養之是本去有所向要之正也雖是在之正夫修身心無二相正修無二功故無曰先而此曰在修齊全句一自節許身之之不修齊家之不修而家人之在言勿敢用之

所謂脩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有所憂患則不得其正程子曰身有之身當作心忿弗粉反懥敕值反好樂並去聲忿懥怒也蓋是四者皆心之用而人所不能無者然一有之而不能察則欲動情勝而其用之所行或不能不失其正矣心不在焉視而不見聽而不聞食而不知其味心有不存則無以檢其身是以君子必察乎此而敬以直之然後此心常存而身無不脩也此謂脩身在正其心

右傳之七章釋正心脩身此亦承上章

存焉上忿懥等是心與物接此親愛等是身與物接同是一情但忿懥等是情之未發親愛等是情之見於運用已有思慮作為所以屬之脩身兩節俱發明人之情以為脩身者鑒

所謂節○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蓋身與人相接各有當然道理人多任情而不能檢察也如於其骨肉之間為所親愛或不復制以義理而辟焉於其承奉之人為所賤惡或不復加之省察而辟焉於其尊長之倫為所畏敬或過於屈抑而辟焉於其困苦之人為所哀矜或流於姑息而辟焉於其平常之人不勞敬愛或傲之[illegible]而辟焉夫親愛賤惡畏敬哀矜敖惰之屬[illegible]屬也身其[illegible]好之人而能知其惡所惡之人而能知其美者[illegible]平日用致知工夫方能如此求之天下蓋亦鮮矣

當引親愛等只就[illegible]身與人接而家人[illegible]題言[illegible]德位[illegible]由[illegible]

故諺節○人情之偏如此故諺有之曰[illegible]其親者[illegible]則[illegible]

[illegible]有身不脩此節[illegible]家[illegible]正[illegible]當時文用[illegible]

意。蓋意誠則真無惡而實有善矣，所以能存是心以檢其身。然或但知誠意而不能密察此心之存否，則又無以直內而脩身也。○自此以下，並以舊文為正。

所謂齊其家在脩其身者：人之其所親愛而辟焉，之其所賤惡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惡，惡而知其美者，天下鮮矣。

辟，讀為僻。惡而之惡、敖好之好，並去聲。鮮，上聲。○人，謂眾人。之，猶於也。辟，猶偏也。五者在人，本有當然之則；然常人之情惟其所向而不加審焉，則必陷於一偏而身不脩矣。

此承上節親愛偏之一或如此則是身不脩矣身不脩必不能使一家之人各得其分何可以齊其家哉經所謂欲齊其家必先脩其身也

官氏此承上文結謂身既不脩則不必問家之不齊何若矣　此身自不可齊家不可云為其為在齊家者身上說與上章脩身在正心不同○劉註謂我偏於好則家之未純乎善者不加勉我偏於惡則家之未純乎惡者亦自難以補出一層說得好

齊治全在不以出家事不出家而成教句　此者二節言教國不外於教家○○不出家而成教之原在上二節言教家方可教國正言不出家而成教之實故治國一節已自此然只引二詩以咏嘆之此實雖言教治然曰孝弟亦曰仁讓曰帥見教之機在於身曰誠曰好曰恕見教之機在於心

此節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首乃國之本若不能脩身而家之人已不可教則必能教國之人使之感化決無此理故治國之君子身不出家而國之教已立自成也教于國為所以然者何也蓋家國雖異其理則同如事親謂孝事國之有君猶家之有親故孝事親之理即國之臣所以事君之理也事兄謂弟事國之有長猶家之有兄故弟事兄之理即國之臣所以事長之理也撫幼謂慈事國之有眾猶家之有幼故慈撫幼之理即國之君所以使眾之理也此君子之所以不出家而成教也

胡氏脩身以上皆學之事以下俱是教之事成教句且總說家國一理下方是成教之目吳氏只從言家國一理下仁讓節方正言之三節看我之下有臣臣事上有君有長臣使下又有眾君臣各人知言理然說教仍是教者皆由學務君子國人所以為事此三句只概論國家相通之理不說國人并不洪君子以上說是君子上教成國人以金家存得屬君子身上說言君子在家非孝弟慈即君子在國非事君事長使眾家

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惡莫知其苗之碩

碩叶韻時若反○諺俗語也溺愛者不明貪得者無厭是則偏之為害而家之所以不齊也

此謂身不脩不可以齊其家

◎右傳之八章釋脩身齊家

所謂治國必先齊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無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於國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長也慈者所以使眾也

弟去聲長上聲○身脩則家可教矣孝弟慈所以脩身而教於家者也然而國之所以事君事長使眾之道不外乎此此所以家齊於上而教成於下也

國理本相通所以國人觀感皆知孝弟慈而興仁興讓否則教國人事君事長
使衆之道却孝弟慈與下興仁興讓不合且與下章與孝與弟等亦不應强俱
是居官之事都說不去聯邦又將都屬君子身上事君如何說得去愈推又有俱
貼諸侯身上之說愚按首國君子即平天下君子恐亦未便專屬諸侯然終於
又以呂說太空姑存參

康誥節○見孝弟慈之理本於人心之固有而不假强爲也即慈幼一端言之
康誥曰保民如保赤子夫赤子不能言而慈母愛子之心誠切以此心度赤子之
心雖不能盡合亦不遠矣此愛子之心不假自有不待先學養子之法而後嫁者
哉夫慈幼既非强爲則孝弟亦非强爲可知只要識其端而推廣之立教之本在是矣
存疑言孝弟慈所以能通於國者不外一誠即慈以例孝弟勿泥或問保赤子在
易曉之說安引康誥全不重如字下只說保赤誠求兼好惡說好愛子真
心不可說得有意經文誠字正心所說是廣亦不必泥括既本於心之誠求自
然能中何須學得來有學養者即在誠求內看出蒙引註識其端而推廣之是
本文言外意識者自其發見之初言推廣不是推之於事君事長使衆只使孝
成個孝弟成個弟慈成個慈究備其未然之量傳者正欲人識其端而推廣之

一家節○言教之本既本乎一理又出於自然果能盡孝弟慈而以仁教家使一
家有以相親則一國皆興起於仁矣以讓教家使一家有禮以相敬則一國皆
興起於讓矣若不仁不讓好利而背理則一國皆將亂由此作矣夫一國之仁讓由
一家一國之作亂由一人可見上以此感下以此應其機之發動原自然止遏不住
有如此所謂一言之微足以僨事一人之寡足以定國也君子可不戒懼於行仁
讓以爲定國之本哉
存疑仁讓孝弟慈之[illegible]
合講乃綱下節天下以仁不得[illegible]

曰如保赤子心誠求之雖不中不遠矣未有學養子而后嫁者也 中去聲○此引書而釋之又明立教之本不假强爲在識其端而推廣之耳

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一人貪戾一國作亂其機如此此謂一言僨事一人定國 僨音奮○一人謂君也機發動所由也僨覆敗也此言教成於國之效

堯舜帥天下以仁而民從之桀紂帥天下以暴而民從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是故君子有諸己而后求諸人無諸己而后非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諸

之反作亂是不仁不讓之甚上六句須形容觀感之速與下機字相關仍字內含迅而不停有而不爽二意蓋仁讓人性所同貪戾人情不免彼此感於中莫或禦焉則雖有仁讓而不能自興雖有貪戾而何至作亂且以我之相觸彼之相應感應之速如機之發此其所由二字見不發于人而發乎我不可不審其機而慎之也陳氏曰事關係作亂句定國結與仁讓句所繫此節主教成說作[illegible]事如有猶有[illegible]註[illegible]春秋誅意之[illegible]教[illegible]

於國[illegible]一人定國於何見之試觀堯舜將行孝弟慈而帥天下以仁民皆感化而從其仁桀紂不孝不弟不慈而帥天下以暴民亦效尤而從其暴可見民不從令而從好也使[illegible]令在仁而所好在暴民誰肯從其令乎是故君子決不徒恃言之令必有以[illegible]善於己而后可以責人之善無不孝不弟不慈之惡于己而后可以禁人之惡此雖是乃人所謂恕也若[illegible]未能自善而無惡却令人[illegible]藏乎身者已不恕矣而欲[illegible]喻人以從其令者未之有也何以齊家而后治國之效哉

賀[illegible]詳上節[illegible]可以化國此節使[illegible]治國蓋治乎皆有化[illegible]所端上一家[illegible]此自諸二句[illegible]或問[illegible]興仁興讓固已上行下效然治國亦須修[illegible]故求人非人亦不可無但要[illegible]之耳按[illegible]承一人定國[illegible]堯舜句重桀紂句[illegible]作一正一反看論是躬行猶將帥以身為士卒倡仁字該孝弟慈[illegible]不但與直與之為[illegible]意所令反所好只概言以起下文不單承桀紂有諸己無諸己正應好字求諸人非諸人正應令字求人非人之願所存乎所令所無由所謂藏乎身之[illegible]藏猶存也不可[illegible]字與下[illegible]不同彼重[illegible]此重[illegible]饒氏[illegible]有善[illegible]有惡而[illegible]無已可[illegible]也呂晚邨此非論語[illegible]責人無攻人之惡語頭[illegible]人之善禁人之惡治國者勢不可已須從求非[illegible]出有無方合語氣不是[illegible]上[illegible]心誠求之已合一恕字

人者未之有也　好上聲　此又承上文一人定國而[illegible]有諸於己然後可以責人之善無惡於己然後可以正人之惡皆推己以及人所謂恕也不如是則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從矣喻曉也

故治國在齊其家　通結上文

詩云桃之夭夭其葉蓁蓁之子于歸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　夭平聲　蓁音臻　詩周南桃夭之篇夭夭少好貌蓁蓁美盛貌興也之子猶言是子此指女子之嫁者而言也婦人謂嫁曰歸宜猶善也

詩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國人　詩小雅蓼蕭篇

詩云其儀不忒正是四國其為父子兄弟足法而后民法之也　[illegible]

此恕字從誠字來無忠做恕不出也

故治節○合而觀之可見孝弟慈之成教于家者無不假强為而教家之道即教國之道仁讓之興于國者撫必本諸身必能教其家斯能教其國皆不出絜之治國在齊其家之說也

存疑此道承上文結君子只承齊節使說不去須註要將上文融會入講

詩云節○齊治之理詩詠之矣詩云桃之夭夭然少好其葉蓁蓁然美盛以興女子乘此時于歸必有以宜其一家之人來為君者必使一家之尊卑長幼無不和好而后可以教國人各有以宜其家然詩云君子在國使弟者兄兄為其弟為君者自必盡友恭之道使一家兄弟相宜而後可以教國人亦有以宜其兄弟也詩云人君儀有常而不忒使足表正四國然為君者必為父為子為兄為弟皆足以為法于家人所謂其儀不忒也而后國之為父子兄弟者皆觀感而興起之所謂正是四國也

此只引三詩咏嘆令人悠然味齊治一理三而后但歌詠以發其先之旨教字法字作眼蔡氏不曰教而曰可以教不曰使民法而曰民法之正與藏恕喻子民之旨隱相發明詩儀子作威儀引來却重刑法意義上但言儀不忒說倫理以教家義未宜是故又補父子兄弟足法句此補經之所未集成傳者引詩深得慮處就各詩俱咏嘆一番然後說到國本於家根本在君身上說則末節使看

此謂節○此三詩所言或言家或言國或言國不言家詞雖不同皆說治國在齊家之意詩與經不甚相發明也

此只咏詩發明先家后國意只結三詩不過此一句

治平全旨○通章專發絜矩二字總言由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盡之旨二節言平天下在治國只是以絜矩之道在公好惡以合衆一言得失以絜之

此謂治國在齊其家。此三引詩皆以詠歎上文之事，而又結之如此。其味深長，最宜潛玩。

右傳之九章。釋齊家治國。

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上老老而民興孝，上長長而民興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長上聲弟去聲倍與背同絜胡結反○老老所謂老吾老也興謂有所感發而興起也孤者幼而無父之稱絜度也矩所以為方也言此三者上行下效捷於影響所謂家齊而國治也亦可以見人心之所同而不可使有一夫之不獲矣是以君子必當因其所同推以度物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則上下四旁均齊方正

人心說先愼五節言公好惡在理財而康誥節再言得失以結之 王天命說兼
貫四節言公好惡在用人而大道節三言得失以結之主君心說未復言理財
而感發斂之臣見用人事爲理財觀生財節註自此至終篇皆一意可見指
前三段雖分終言天命根上人心言君心總上人心天命分貼理財用人數
矩是王道有天德方可行王道故原頭在愼德未忠信本愼德來絜矩亦本忠
信來絜愼德卽愼獨忠信卽誠意也

所謂節○所謂平天下在治其國者蓋天下與國雖有大小而人心總無二如上
老吾老以教于家而國人便興孝上長吾長以教于家而國人便興弟上恤孤以
教于家而國人便興于慈而不倍觀于興之民而天下人心之同可知矣使其
所以處之之道則彼所興起者或不得遂而有不均之嘆是以平天下君子因此
有個絜矩之法度其同欲之心處以各足之理不惟有以化之兼有以處之使天
下凡有孝弟慈之願者皆得隨分自盡而無不均也

朱子孝弟慈已見上章此只引起人心之同以見必絜矩然後可平天下意蓋此
章內只明絜矩不復言教化蓋能使人興起者教化也能遂其興起者政事也
若政煩賦重不能仰事俯育雖興起亦徒然耳是以二字緊承上文言君子爲
是之故所以當有絜矩之道絜常解國人之心不異于家則知天下人之心不
異于國等語恰下不得是以之解字引絜矩謂絜之以矩也矩字借來當心字
有制物名度之字矩則物方節天下者度之吾心之矩則天下平註因其所同
因天下人心所同推以度物物字卽指天下人度字內便有審以處之故纔之
曰使彼我之間各得分願蓋推己心以度盡天下人之心使各遂孝弟慈之願
也推以度物二句連讀此正解絜矩意至上下四旁三句又以矩字形容彼我
之間二句以貼出天下平故由問下個則字仍含住絜矩雖包理財用人但此
處不重吸下只緊抱中三句不惟絜矩有着落而是以二字亦有精神

而天下平矣、所惡於上毋以使下所惡於下毋以事上所惡於前毋以先後所惡於後毋以從前所惡於右毋以交於左所惡於左毋以交於右此之謂絜矩之道此覆先節夫字○此覆解上文絜矩二字之義如不欲上之無禮於我則必以此度下之心而亦不敢以此無禮使之不欲下之不忠於我則必以此度上之心而亦不敢以此不忠事之至於前後左右無不皆然則身之所處上下四旁長短廣狹彼此如一而無不方矣彼同有是心而興起焉者又豈有一夫之不獲哉所操者約而所及者廣此平天下之要道也故章內之意皆自此而推之 詩云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

亡　反　因

所惡節○絜矩之義何如如上之使我者或我所惡也便以此心度下之心而毋以使下下之事我者或我所惡也便以此心度上之心而毋以事上或所惡於前之先我者則以此心度後之心而毋以先後或所惡於後之從我者則以此心度前之心而毋以從前或在右者以所惡交我則必度左之心而毋以交于左或在左者以所惡交我則必度右之心而毋以交于右所謂絜矩之道蓋如此○蒙引此節虛說絜矩模樣未說到平天下上故章句纔以從同有是心二句撥人情順則和心逆則易乖故就所惡上說所惡即是矩毋以即是絜矩胡氏人心本無間於己故曰是以己心能不間于人故曰此謂

樂只節○是絜矩也能之則為父母不能則為天下僇詩云樂只君子實為民之父母矣君子何以謂之父母哉蓋言君子能以民心為己心則能安逸民之所好也則因其所好而好之以使之必遂能休養民之所惡也則因其所惡而惡之以使之必去是君子于民真心誠求之愛之如子安民不愛之如父母乎蒙引矩之效如此○上言勿施所惡則好之當公可知徵此並承好惡好惡合理財用人然且空講所了見自己好惡徵不得主胡氏誠意章好惡一誠僻傳此好惡一公無私蒙引玩此之謂三字并章句則是二字重在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句特是其效以見能絜矩之效耳況詩本意原不以效言朱乾君此之謂是傳者自加評論不是取釋詩詞集成時所父母不能遂而君子能遂之說非本題

節彼節○反是則其勝可畏矣詩云彼南山截然高大其石巖巖而峻絕況赫赫然太師尹氏民俱於爾是瞻乃偽上行私以致亂詩刺尹氏如此可見凡有國者為民所瞻必須常常謹慎凡事要合人心若好惡徇一己之偏則身弒國亡為天下大僇矣不能絜矩之害如此○有國者指開說有天下者亦不可不謹字有望爺意則責說讀意蒙引此字所該甚廣已然說出好惡然正欲好惡不可偏故下即說辟字意詳指凡好惡之間[illegible]字對上父母說

所惡惡之此之謂民之父母樂音洛只音紙好惡並去聲下並同○詩小雅南山有臺之篇只語助辭言能絜矩而以民心為己心則是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父母矣。詩云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師尹民具爾瞻有國者不可以不慎辟則為天下僇矣節讀為截辟讀為僻僇與戮同○詩小雅節南山之篇節截然高大貌師尹周太師尹氏也具俱也辟偏也言在上者人所瞻仰不可不謹若不能絜矩而好惡徇於一己之偏則身弒國亡為天下之大戮矣。詩云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儀監于殷峻命不易道得眾則得國失眾則失國喪去聲儀詩作宜峻詩作駿易去聲○詩文王篇師眾也配對也

詩云節○覩於好惡同民則爲父母，好惡狥己則爲天下僇，民心之得失可畏矣。詩云殷之未喪師時，皆對上帝而爲君，迨紂殷師已喪，天命便去。今周宜以殷爲監，峻命其不易保，故詩戒王如此。蓋言君之命在天，而天之心在民。殷先王得民心則上帝眷之而得國，殷後王失民心則上帝怒之而失國，詩所以爲監也。然則能絜矩則爲父母而得衆得國，不能絜矩則爲天下僇而失衆失國，得失所繫，可不誠大哉。○詩言帝命而以得衆失衆釋之者，民之所在即天也。存疑：本文節節得衆配上帝即得國，蓋註得衆得國，兼成湯紂太甲守已家引玩道字，蓋是釋詩本文。註引詩結上文句，因要醒得失二字，意非耳。下有天下數有方，是得者不息矣。按此節上兩節言好惡，徵在後。饒氏註存此心，謂存此監得失之心。按配上帝詩註以德言，此註以位言，然意亦相通。釋作宜字

先慎節○覩國之得失由於衆之得失，則絜矩誠要矣。而絜矩莫先乎慎德，是故君子必格致以明其慎之端，誠正以致其慎之實，慎德之功盡而絜矩之本立矣。慎德則有德，有德即德之所被，天下歸心，此有人矣。有人則人之所歸莫非王土，此有土矣。有土又何患無財用哉，有土則任土作貢，而所出不窮，此有財矣。有財即因人爲用而所需不匱，此有用矣。得衆得國而自有財用，理之必然也。存疑：此承上不可不慎說，入財用來，能慎德則能絜矩，由是有人有土而不患無財用矣。此問言有國者固不可不慎，而所當先者尤在于德。按此則先字對上好惡，不對下人土財。財亦歸慎德，雖著在財用頭上，其實是由起下半章之脈，故爲以忠信驕泰上去，謂是故二字承得衆失衆下，即從有人有土緊相呼應。先字對人土財用，且與下本末相照。存疑：有德已包絜矩在內，四此字言即此便有，不待外求，惟此方有，不容強致，蓋四者原乎天下所有，此有德總貫有覆。註此節說入財用，須卸重財邊，有人有土俱兼歸之保之說，如人歸附，擧其土而來歸，人亦藏保其土而不失，財指府庫，用指經費

也。配上帝言其君天下而對乎上帝也。監視也。殷人也。不易言難保也。道言也。引詩而言此以結上文兩節之意。有天下者能存此心而不失，則所以絜矩而與民同欲者自不能已矣。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財，有財此有用。先謹乎德承上文不可不謹而言。德即所謂明德。有人謂得衆。有土謂得國。有國則不患無財用矣。德者本也，財者末也。本上文而言。外本內末，爭民施奪。人君以德爲外，以財爲內，則是爭鬭其民而施之以劫奪之教也。蓋財者人之所同欲，不能絜矩而欲專之，則民亦起而爭奪矣。是故財聚則民散，財散[illegible][illegible]則民聚。外本內末故財聚，爭民施奪故民散，反是則有德而有人矣。

德者一節○大慎德自然有財用是德者國之大本也財用必由乎慎德是財者國之末務也若以德爲外而不知謹之以財爲內而必欲專之則民見上之橫征暴歛亦皆效尤相爭相奪是民本不要爭奪而上教之如此也

嘗引此從上看出本末二字以起下節意不可說德爲財本財爲德末後來亦原在本內當重德字串下講又呂晚邨此段專論財用德之本正對財之末正對德玩上下文可見按此故益須慎德要在戒嗜欲防嚴非幾不爲私欲所累上講存參○爭則必奪而實起于上之內末若教民攘敓故曰施奪與民下民散字出俱從爭奪上層層推出

是故二節○夫民既爭奪而得有其民乎是故內末而財聚于上則民即爭奪而離散矣苟若散財于下則民皆愛戴而聚矣况乎民散者財亦不得終聚是故人君言悖與而出者則君有逆命民亦有逆詞亦悖理而入矣况暴征橫歛貨悖理而入者民有不起而攘奪亦悖理而出乎此財貨不能絜矩之失也

是故承上爭奪來重上句財聚處即民散處正與有人有土反看○是故又承上民散來重下二句上爭奪但以民自奪言此悖出方以民奪君言正與有財有用反看且民民散在爭奪之後悖入又在民散之後有三層意

康誥節○觀於慎德則民聚內末則民散民心聚散而天命之得失可知矣康誥曰惟天之命不于一成乎爲常武之告康叔如此蓋言爲君者所行誠善則天命必歸而得之君若不善則天命亦去而失之矣然則慎德而有人有土則天命之得也內末而民散則天命之失也人君欲保天命可不慎德以絜矩哉

或問此只作承上五節不作結上五節蓋此節雖亦有總結之意首言詩得失二字在內按結上文必將上文入講承上文只在善不善處民行德而能絜矩則善得人心在此得天命亦在此能德而不能絜矩則不善失人心在此失天命亦在此按此善不善當兼德與政說天命得失俱在民心上見故註曰因

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悖布內反○悖逆也此以言之出入明貨之出入也自先謹乎德以下至此又因財貨以明能絜矩與不能者之得失也**康誥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則得之不善則失之矣**道言也因上文引文王詩之意而申言之其丁寧反覆之意益深切矣**楚書曰楚國無以爲寶惟善以爲寶**楚書楚語言不寶金玉而寶善人也**舅犯曰亡人無以爲寶仁親以爲寶**舅犯晉文公舅狐偃字子犯亡人文公時爲公子出亡在外也仁愛也事見檀弓此兩節又明不外本而內末之意**秦誓曰若有一个臣斷斷兮無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

言之玩道字亦只宜就學字說補上惟修內求但字要民足文而之字補云
言兩節字正見不常意說盛字則不當正在大處見
是本論節不外不內本齊者亦有所以序翻言以下所謂楚王又得富
是國不以得為寶唯善以為寶雖善又以親為寶正是見親非又能得辨賢之要向相能遺
故公子因答以親之親此言月亦知其見表而財為末之言也秦穆公勸文公復國言
犯答文公對曰亡人無以為寶仁親以為寶有此節我而興行以國無以為
寶不以寶也觀此言見其知仁為本而財為末之意亦見乎大學所可內末外
此一節見亦句是上一節明說而無以於寶見不內本外末之義以上明寶字耑
上只用論道之親之逆上用人但言觀其用人無關斷語為要
秦誓一節只分發特輕用字如總一用人尤當徧也意說言若有一个臣自其外貌觀
之斷斷然乎其誠然皆無他技能者也其心則休休焉量大寬宏如物之無不容人有
一所不容以存容卻何見人有才能則若己有之彼欲其爭長見人彥聖之德則
心誠好之不但如其口之所出而實能容受天下之才德矣有臣若此必能汲引善
類用以保我子孫黎民而使天下享太平之福矣豈不有利于人國哉若不良之
臣全無斷斷之誠休休之量見人之有技則媢嫉而生忌心見人之彥
聖則違拂而使之不得通達是不能容天下之才德矣將見害賢嫉能
用匪人必不能保我子孫黎民亦曰危殆人國亂矣言如此
此從可好可惡之人以推節以好惡之詞未引个臣不
必從盧氏說然獨立無朋之謂下文無忌說个字只包下兩種
人口論位不論德斷斷無技連讀無他技正形容其斷斷無技節曰誠無技業
曰一口說外貌說無他技他字宜玩大臣為才謁己身上反添一層猶有
才不用正見誠一之主盧氏休休有儀然難識又按他言若見作如有容身
形容其心休休不可說開去蒙引心之容物無不容物之有容者狀之又一

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
之不啻若自其口出是能容之以能保我子
孫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疾以惡之
人之彥聖而違之俾不通寔不能容以不能
保我子孫黎民亦曰殆哉个古賀反書作介斷丁亂反媢音冒
○秦誓周書斷斷誠一之貌彥美士也聖通明也尚庶幾也媢忌也違拂戾也殆危也
唯仁人放流之迸諸四夷不與同中國此謂
唯仁人為能愛人能惡人迸讀為屏古字通用○迸猶逐也言
有此媢疾之人妨賢而病國則仁人必深惡
而痛絕之以其至公無私故能得好惡之正

說休休雖以形容故曰如有容不佞如物之有容存焉看技五句正與有容之
是實是能容與如有容相應以能者以此故能也實是有方字娼嫉者忌其所長惡
其才其人遠之蒙引不啻口出重于若己有之違之俾不通重于娼嫉以害善
兩反實以其賢之大小而各異其待之之心又存殄保子孫一句黎民進一層
於尚亦二字明白存察

唯仁節○大字容賢利國所當好也妨賢病國所當惡也唯仁人至公無私見娼嫉
之人則必逐之流之不使在朝廷且又必屏之四夷不許同於中國矣妨賢之人既
任所[illegible]賢之人必在所好矣此所謂唯仁人能愛人能惡人也蓋好惡之
須其公而能惡之如此○上節二者並列已包含好惡意但休休者[illegible]娼嫉
者勢[illegible]至公無私者不能[illegible]以成[illegible]引即或[illegible]惡之但必放流之又必
進而表之方為仁人之能惡[illegible]便見[illegible]一方流者[illegible]
大好按間散也[illegible]嘗不[illegible]以[illegible]進用之機故必如此方斷絕得種子
[illegible]小人[illegible]以進[illegible]所以安君子能愛正任[illegible]
見此說[illegible]引孔子[illegible]不[illegible]人句[illegible]文好惡[illegible]
人尚多[illegible]多[illegible]人[illegible]按此只承上[illegible]
云即此[illegible]人之一[illegible]好惡之[illegible]人[illegible]故明[illegible]以別
[illegible]好不[illegible]以[illegible]又一[illegible]不及[illegible]見[illegible]
見賢節○若未仁[illegible]不能好[illegible]明知其同好也而不能[illegible]用
而又[illegible]不能及[illegible]用之是以見[illegible]人[illegible]
[illegible]而不能[illegible]退而又[illegible]
[illegible]人[illegible]公私之[illegible]而不[illegible]
[illegible]

大學

如此

見賢而不能舉舉而不能先命也見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遠過也

命鄭氏云當作慢程子云當作怠未詳孰是遠去聲○若此者知所愛惡矣而未能盡愛惡之道蓋君子而未仁者也

好人之所惡惡人之所好是謂拂人之性菑必逮夫身

菑古災字夫音扶○拂逆也好善而惡惡人之性也至於拂人之性則不仁之甚者也自秦誓至此又皆以申言好惡公私之極以明上文所引南山有臺節南山之意

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驕泰以失之

君子以位言之道謂居其位而脩己治人之術發己自盡為忠循物無違謂信驕者矜高泰者侈肆此因上所引文王康誥之意而言章內三言得失而語益

失如云失利也
好人節○此不先不…猶知所好惡也至若妨賢多…人所惡其人也知蔽其嫉賢…之私而反好之發賢之人人所共好也知嫉其嫉賢之欲而反惡之是謂逆理拂人之本性此皆必及其身之…好惡之極其私而不能絜矩者如此
不曰拂人情而曰拂人性蓋好善惡惡之情本于有善無惡之性也拂性必至於甚…若身之…子孫黎民以身禍之尤…其身好惡…言好惡之公節…好惡之私但前好惡…該其…此…用人上由言好惡公私之極…用人所關…也註故…明上…節南山之意…謂前好惡…猶未…乎此乃申其極…是…大道節○此理財而必慎德用人而必…人可見人心天命之得失未有不自君心決其幾也是以君子有絜矩之大道必忠以發己而不欺信以循物而無違蓋忠…心…天下絜…方能…愛人情…周至使…此大道得則得天命而因以得…此…自修…自省…不閉心所行必…用必…不失此大道失則失天命而所以失眾者此也
平天下者可不…以動于中必信而盡所以絜矩哉
存…是故…章…財用人…章…
無明…大道即絜矩之道…以…上見其大本言治人而章句
兼修己者治人雖不得修己也此句只大…尚有…
言發…忠…信…心主…以心言物以理言盡心者不欺其真好真惡之
本心循物者不違其當好當惡之實理故得大道失之者…公好公惡
之心修肆者…其當好當惡之理故失大道…朱子忠自裏面發出信
就事上說只一理而有內外之分蒙引分屬人己是認物作人了不是…者
外自局不盡己心…修身肆…物理…信相反…物必…
肆亦申…忠信即誠意乃絜矩之本按必有盡己循物之心然後能行絜

加以…至此而天
理存亡之幾決矣
生財有大道生之者眾食之者寡為之者疾用之者舒則財恆足矣
恆胡登反○呂氏曰國無遊民則生者眾矣朝無幸位則食者寡矣不奪農時則為之疾矣量入為出則用之舒矣愚按此因有土有財而言以明足國之道在乎務本而節用非必外本內末而後財可聚也自此以至終篇皆一意也
仁者以財發身不仁者以身發財
發猶起也仁者散財以得民不仁者亡身以殖貨
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義者也未有好義其事不終者也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
上好仁以愛其下則下好義以忠其上所以事必有終而府庫之財無悖出之患也

已度物之政無思故總不出又前言得失已甚此財之言且所以得失者在此得
失字雖兩以字重大全須合前兩得失言初言得衆失衆切矣次言得命失命
又切矣此言忠信驕泰則民心向背天命去留得失之幾決在心上所謂語益加
切也又註天理存亡之幾忠信乃天理之所以存驕泰乃天理之所以亡前而
得失人心天命存亡之幾此得失吾心天理存亡之幾幾則誠意章幾字
生財節○大人主固不可以財為內然財亦國家所最急必要且所以生財自有
大道蓋財皆産于地必務農以開其源使各有常業其生之者衆
于民必減職冗員使不至耗食其禄之人食之者寡農事各有時候無作必待其時使民
及時力作是為之者疾用度各有定規所出之數必量所入之數其用之者舒矣
生衆為疾以開財之源食寡用舒以節財之流則國家之財永無不足之患矣
財大道如此○大道對聚斂小術當民謂節上大道而之一事不可從兩之字俱
指財言恆足指國用然亦未足民來恆照常變言因說家引註無游民無倖位
從別八個故用二字者字不過財自出入從自己出故用一之字
仁者二節○仁者有大道以生財不專利於下由是天下歸心而安富尊榮之位
是以財發身也若不仁者不知生財大道而以身發財言中以財發身也
搭上之愛民為仁下之忠君為義未有為上者好仁而下不好義者是以上好仁以愛
其下而為下者不輸情效忠好義以報其上者也下既好義則視君事如己事必
為之終乃國成未有好義而其事不終者也且既好義則視君財如己財必
為之防維保守未有府庫財非其財者也○升仁者之言有財與身
散財節以大道生財而不聚斂便是仁者仁則忠信之人修身節在得民上
見不專利剝民天下響應似身發財
由貪斂下句聚斂
好仁句根起好義以下直起到府庫句好義是民心實現在

畜馬乘不察於雞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斂之臣與其有聚斂之臣寧有盜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畜許六反乘繩證反斂去聲○孟獻子魯之賢大夫仲孫蔑也畜馬乘士初試為大夫者也伐冰卿大夫以上喪祭用冰者也百乘之家有采地者也君子寧亡己之財而不忍傷民之力故寧有盜臣而不畜聚斂之臣此謂以下釋獻子之言也

長國家而務財用者必自小人矣彼為善之小人之使為國家菑害並至雖有善者亦無如之何矣此謂國不以利為利以義為利也長上聲彼為善之此句上

好善惡惡事只可趣守財之重章句遙下自明些等引其事其財兩其字皆指在
上者曾者力出乎民者且不自安况財由于君哉注頭鐵側下甚妙
孟獻節○則又何用聚斂之臣乎孟獻子曾自當畜馬乘之家已有俸祿不當又察
雞豚以侵民之利伐冰之家係卿大夫喪祭用冰者不當又畜牛羊以侵民之利至于百乘之
家既有百姓賦稅其收入厚于畜馬乘伐冰之家者矣尤不當畜聚斂之臣剝外之
剝取民財與其有聚斂之臣寧可有盜竊府庫之臣蓋盜臣止傷君之財而聚斂之
臣則傷民之命也獻子之言如此蓋獨爲有家者訓哉此謂國不當私利于民而
以利爲利也當公利於民而以義爲利也
蓋民上二節分明是以義爲利之效然人主卒悖義趨利者則聚斂小人惑之故
引獻子重在不專聚斂之臣按此節二句換開合平天下都說一利字指財用
下利字指利益上節義字自民言此義字自君言蓋義者宜也上之人于理
分不當畜者參元誠知此義則各守財利而不爲此此謂只就道理上論蓋
獻子寧有之言見其不忍傷民意殆多尚不較況寡處之上勿試爲大夫君賜車
得備四馬故曰畜乘伐冰本自國之卿大夫以上亦得取于公家喪用冰以
寒尸祭用冰以防失味變色百乘之家是諸侯之卿大夫有采地可出兵車百
乘采官也四官食地故曰采地
長國節○既以利爲利又有害乎爲國家君長而專務財用者必自小人欲借此
干進借爲富國之說以快其所好也彼人君不察而反爲善之不知小人使治國
家專事聚斂大人心下民怨勢必大亂害人害物然並至此時雖有善人起而救之
而勢重難返亦無可救求利之害如此此謂國不可以利爲利而必以義爲利也
誠能退小人而舊善不專其利而與民同好惡則好惡之道得而孝弟慈之願遂
矣天下有不平哉
此申明以利爲利之害以見聚斂之臣決不可畜提出長國家使見父母具瞻

下疑有闕文誤字○自由也言由小人導之也此一節深明以利爲利之害而重言以結之其丁寧之意切矣

右傳之十章釋治國平天下 此章之義務在與民同好惡而不專其利皆推廣絜矩之意也能如是則親賢樂利各得其所而天下平矣

凡傳十章前四章統論綱領指趣後六章細論條目工夫其第五章乃明善之要第六章乃誠身之本在初學尤爲當務之急讀者不可以其近而忽之也

之責曰自者省小人得道修心曰使者省人主假借大柄以君蔽彼外之之詞
之字指小人或問毒之賞其納忠薦賢任𫝀天爵天祿之類人主忌兵殘之類此
此謂全在利害上論

中庸字音辯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 離力地切音利與麗同誤讀犁 而不能期月守也 註期月匝一月也 匝作荅切音入聲本系帀俗作匝 則拳拳服膺 註奉持而著之心胷之間 奉芳勇切豈上聲本作奉後人傍加手 著職略切音灼 白刃可蹈也 刃而震切忍去聲音認 素隱行怪 素漢書作索山責切音色 詩云鳶飛戾天 鳶于權切音淵 戾力計切 造端乎夫婦 造在早切音草 夫上聲非夫發聲 睨而視之 睨倪制切音詣 傾者覆之 覆方六切音福誤扶富切浮去聲 蒲盧之義 蒲盧也 註而蒲葦又易生之物 葦烏賄切音委誤韋 敬大臣則不眩 眩干眷切音衒誤讀玄 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註則德之所施者博 施式至切音試凡設施之施平聲施與之施去聲多混讀 言前定則不跲 跲極葉切音渴 註跲躓也 躓陟利切音致又古洽切音夾 註跲躓也同誤讀質 誠者天之道也 註眞實無妄 天理渾然 渾胡本切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 註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 復扶富切浮去聲重也 無不覆幬 覆敷救切音副誤浮去聲 幬徒到切音道又徒刀切音陶 衣錦尙絅 絅苦迥切音褧又與檾同 闇然而日章 闇烏感切庵上聲 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註莝所刀也 莝千臥切音剉 斫職略切音酌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也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

中庸疑字辨

素隱行怪　素作索　辟如行遠必自邇　邇音同后辟字多倣此
樂爾妻帑　樂音洛　憲憲令德　憲作顯
其如示諸掌乎　示視同　既禀稱事　既作餼
一卷石之多　卷作拳　栽及其身者也　栽古災同
霜露所隊　隊音墜　奏假無言　假格同

中庸句讀

喜、怒、哀、樂、之未發　舜好問、而好察邇言　隱惡、而
揚善　天下國家、可均也下三句同　索隱、行怪　遯世不見知、而
不悔　辟如行遠、必自邇下句同　保、佑、命之　夫孝者、善繼
人之志　仁者、人也下句同　知、仁、勇、三者　去讒、遠色、
賤貨、而貴德　凡事豫、則立　不豫、則廢　誠者、天之道
也　誠之者、人之道也　誠者、自誠也　而道、自道也　誠

矣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
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而所以
為知覺者不同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
妙而難見耳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
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雖下愚不
能無道心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
以治之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而天理之
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精則察夫二
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

者、物之終始 誠者、非自誠已而已也 日、月、星、辰繫焉 黿、鼉、蛟、龍、魚、鼈、生焉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 下四句同 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 下四句同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 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 無聲無臭、至矣

中庸字辨

庸 非 旁點 須 非 從頁 史 非 從吏 離 非 從離 隱 非 從隱 微 非 從微 喜 非 從喜 達 非 從達
惕 非 從惕 揚 非 從昜 兩 用兩通 端 非 從端 滔 非 從滔 回 非 從囘 服 非 從服 均 非 從均
祿 非 從祿 蹈 非 從蹈 壯 非 從壯 寬 非 從寬 爵 非 從爵 報 非 從報 衽 非 從衽 倚 非 從倚
牛 非 從牛 婦 非 從婦 躍 非 從躍 改 改非 從攺 朋 非 從朋 宜 非 從宜 謹 非 從謹 敢 非 從敢
從 非 從從 高 非 從高 卑 非 從卑 神 非 從神 壽 非 從壽 覆 非 從覆 憲 非 從憲 纘 纘非 從纘
葬 非 從葬 繼 繼非 從繼 器 非 從器 奏 非 從奏 象 非 從象 取 非 從取 勇 非 從勇 恥 非 從恥
凡 凡非 從凡 懷 非 從懷 侯 非 從侯 譏 非 從譏 寡 非 從寡 稱 非 從稱 送 非 從送 危 非 從危

不離也從事於斯無少閒斷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爲自無過不及之差矣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爲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爲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

聘從聘非 往俗作徃 獲從蒦非 博從傅非 審從番非 賛從貢非 參從叅非 將從將非
龜從龜非 徵從徵非 彊從彊非 辰從辰非 繫從繫非 華華通用 卷從卷非 石從石非
龠從龠非 句從句非 寵從寵非 蟲從蟲非 蛟從蛟非 龍從龍非 鼈從鼈非 蓍從蓍非
溫從昷非 敦從敦非 默從黙非 書從書非 說從說非 望從望非 叅俗作參 聰從聰非
睿從睿非 臨從臨非 非從非非 寄從寄非 淵從淵非 貊從貊非 孰從孰非 風從風非
潛從潛非 鉞從鉞非 恭從恭非

中庸全旨

此書是子思述夫子之意以立言一篇分為四大支首章第一支下十章引夫子之言以終首章之義第二支十二章子思之言下八章引夫子之言以明之第三支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義而立言下十二章子思推明此章之義第四支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至之言而求其本復自下學立心之始推言戒懼慎獨之事以馴致其極雖四支實一支也

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於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為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

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其曰擇善固執則
精一之謂也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
也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
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綱維開
示蘊奧未有若是之明且盡者也自是而
又再傳以得孟氏為能推明是書以承先
聖之統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則吾道之
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閒而異端之說
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

而大亂真矣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於是為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為說者不傳而凡石氏之所輯錄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為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

熹自蚤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既為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為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於道統之傳不

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
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淳熙己酉春三月
戊申新安朱熹序

古吳范　翔紫登氏訂

受業吳有文　許世備　王秉元　江發
　　　　　　张光斗　吳吉文　邵士秀
　　　　　　黃繼善　鍾爾瑜　仝閱
　　　　　　蔡鴻遠　江秀　閔儒章
姪　應兆　汝霖　汝要

中庸總論○首章總提，末章總結，中分三大支。次章至第十一章爲第一支，本中和分出中庸之名，以三達德爲入道之門，而以孔子、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哀公問政章爲第二支，言道之費隱，敘群聖而以孔子論政總之。誠明章至經綸章爲第三支，本誠身以言誠，反覆天道人道，而語其綜於仲尼，因以至聖至誠推贊之。末章復申首章之旨，首章從天說到人，末章從人說到天，互相發明。要之以性爲宗，以誠爲要，以知行合一爲工夫，以天人同歸爲究竟。

天命全章○首章總論道而發，分四段看。天命節論道之原，道也者三句言道之切於人，戒懼二段言君子體道之功，致中和一節極言道之成。章總註甚明。

天命節○子思明道之本原，曰天下之人莫不有性，而性非空虛也。天既與之氣以成形，必賦之理以成性，而人受之爲仁義禮智之德，是性原於天，天命之謂性也。天下之人莫不有道，而道非強爲也。性中萬理俱備，人各循其性之自然，則日用事物間自有當然不易之理，是道原於性，率性之謂道也。若夫聖人脩教以範天下，則有教，而教非強人本無也。性道雖同而氣稟不齊，聖人因人所當行之道而品節之，使過者俯而就，不及者企而及，是教因乎道，脩道之謂教也。性道教之名如此○性道教，人多錯認，故朱子註言之。宜用道字，性在天遠了，提起性字，道之所自出；教者道之所由成，故下只接道字。朱子性就人身上指出，不離乎氣，亦不雜乎氣，者兼註以理言，若兼言氣，便於率性之道說不去。按命字諭勅，性如

中庸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庸，平常也。　朱熹章句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爲萬事，末復合爲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職任命字有意成意存焉率不是用力字意句各循其自然最妙必率其自然
者方是道此最可會性善之旨修訓品節品等級也節限制也道自有天然等
級限制聖人不過因此立教按禮樂是化民之教刑政是防民之教註旨此四
字方見不是聖人自修都自修已在聖人二字內了聖人兼作君作師
道也節○言道既原於天率乎性可見道也者人當以身體之雖須臾之頃不可
離也若其可離則是身外之物而非率性之謂也道不可離如此由於大道之君
子當如何致力乎是故君子之心常存敬畏不待目有所睹而後戒慎也即目未
與物接而其心亦常戒慎而不可忽不待耳有所聞而後恐懼也即耳未與物交
而其心亦常恐懼而不敢忽此平時保養之功也○道也者三句須照總註作一段
二段小註將不可離三句對若見二句以是故與故字各承上文不必從蓋須
臾二字應該服處下不睹聞與隱微俱以須臾言而戒懼慎獨俱須臾不離道
處也玩道也者三字直指率性謂便透下不可離是索引不可離見失不可離
道纔或間循之則治失之則亂可見存疑可離非道言是道便不可離可離便
不是道當何當泉以外物皆之取切蓋外物有時不用道無時不在也若或間
人力私智之所為便離不去無索引須臾非專指不睹不聞時性道不可離於須
臾故雖不睹不聞亦須戒懼不睹不聞即是未形未聞以其未與物接故無所
睹聞也胡氏謂以不睹不聞為須臾太泥以須臾從性不睹不聞就身所歷之
時言其謂內體修形與外物接者所以言若獨以意直戒懼亦不道不睹聞不
子不睹不聞不是合眼閉耳時只是萬事未萌某處提醒此心戒懼即保此
所謂命也不要說得吃力按視自內出故曰戒慎聽是外來故曰恐懼
莫見節○君子固當無時不存養之功而更有可要所當謹者幾心此
隱也一念之微也皆道未形而幾已動或善或惡皆自家是人所自見天下至
過乎隱乎顯乎微故慎於獨之地而不使一人知其人獨知之此尤加謹焉不使一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命猶令也。性即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為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修，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知聖人之有教，而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

道

成

叁

念之萌處於隱微之中此就念時省察之功也、
蒙引隱指暗處指心曲言微細事指一念言註要字不必泥隱微只是一件隱微
只隱而不睹微而不聞看來不貼存養義莫見是家微顯新進不必萌潛
氏舊說不能逃此心之靈所以此隱尤昭於著微之既遠則他人十目十手指
視而已反有不也爲學者蒙引上只云不使離于須臾之頃此云離道之遠者坑
以至二字是語其勢所必至耳吳氏謂不睹聞時不戒慎此時須臾離道須求
遠者已發不謹則非特須臾而離道遠此說不是蓋上文須臾二字亦該其處
此看須明太極子先此愈知須臾不專指不睹聞矣仇滄柱而節皆分動靜不
知戒慎是平時存養居始終分暫言之以不睹該所睹以不聞該所聞宜註
當字雖子亦字可見慎獨乃於動之初再加省察所註既字尤字只就中抽出
緊要工夫以見上節方是須臾不離道兩節宜相承爲獨原對戒懼不過存疑
上節所睹所聞以極之不睹不聞非只主靜時下節不睹不聞之際所睹所聞
之始尚未說到暴著非全屬動時故首句鄭氏無動靜之人所以分動靜者只
因致中和註自戒懼而約之至靜由此致中繊慎獨而精之以致和既欲
分屬自當由靜之動之端耳之言可因彼錯說之或疑後註存養省察似分
動靜不知飲食起居無適不在其心存養原不主靜時
喜怒節是言性情道之功而可道不可離者之所以不可離者正以此道體
用之全不外乎心之性情也喜怒哀樂人所常有之情當其未發不見偏倚
有喜怒不見所偏何有哀樂此心不著一物無偏無倚恰在中間斯謂之中及其
已發循理而喜怒形於感而哀樂形無過不及却與當然節度不相乖戾斯
謂之和然此中和所該甚廣中節之性道之體也渾然之中萬理咸具千變
萬化皆由此出蓋天下之大本也和即率性之道道之用也四達不悖而天下之
大古今之共由道莫不共由乎此蓋天下之達道也只承和爲吾之性情而道之體用

乎其所不聞離去聲○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其獨也**見音現○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己所獨知之地也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則已動人雖不知而己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是以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所以遏人欲於將萌而不使其滋長於隱微之中以至離道之遠也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

項

則存是使未發不知所以存之則失其中而大本不立已發不知所以發之則失其和而達道不行矣此道之所以不可須臾離也、
蒙引此節推原所以不可離之故胡氏謂道在人心本不可離是解註道不可離之意不可從蠶註上兩節言體道之功皆從接來節更順而此節又由論者盡於透出中和二字以起下位育耳中皆渾然在中不落方所非如情欲之名句一邊渾然天命故以中名節者天然限制厚些未發中所具任性而動與本體本無偏倚故以純粹性故以和名任從中節要看得細處真是而怒固是不中節卽當喜七分喜到九分便是了又喜過十一分便是大過饒氏必皆中節方謂之和如四時春溫夏熱秋涼冬寒一時失宜便是乖戾矣說天下二字下天地萬物已從此伏根上天下指天下言天下指天下人情言蒙引箋性之道道字對性說言則義理之名已達道道字對大本言爲和字之名狀作疑不以懼然若患發之是情而以喜怒哀樂言性者方位育獨功也聖人喜極其和而天下皆勸怒極其和而天下與之爲威極其和而天下歡虞得所樂極其和而天下煥利已偏朱子謂世間無一事不動在喜怒哀樂上也
致中節○唯其大本不可不立達道不可不行君子於是盡其戒懼之功自睹聞以至不睹不聞之處無一些偏倚是能推中之極而大本立矣尤盡其謹獨之功自隱微以至應物之處無一些差謬是能推和之極而達道行矣於是心之中和卽天地間有之中和也吾之心正而天地之心亦正吾之氣順而天地之氣亦順將見化故不從四時不忒山川鬼神各得其常而天地莫不位焉以有庶類皆有所於依遂羣生咸若其性而萬物莫不育焉是則天命之性固我而全者性之道自我而行而修道之教亦自我而立矣此體道之功可不勉哉
史氏宜曰兩節子思示學者以性而教之[illegible]
[illegible]

達道也。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少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吾之氣順則天地之氣亦順矣故其效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而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

未常間斷，劝者謂其致，見也。佐治擬致，非有加于或性者，有約之精之，只言工夫。致字無窮知此，蓋致字講得透，方見充滿，分而約，只從性中說出，天地萬物一體，僧是原始，不是要終。存疑中無容着力章句主靜下字，輕看與下應物字對，可見。參往須看以至二字。存疑中和兼致，已是體備，無可為情，亦故位育不只是方處語，也晚相註，蓋天地萬物之句，是推所以位育之故，非位育之義。觀下致其二字可見。朱子位育兼窮達說，竟是天地平大成萬世永賴，只是位育定事。孔子明道萬世綱常不墜，是位育實理。集成指理言，方說得包羅。若專指常以聖人便說不上。按參往指常于邊說，存疑存疑未發之中，體于已發之利用外將中之無一物，然後發得其當，故致中工夫尤重於致和，周子曰主靜立人極，說體立用行的理。

仲尼曰全節○這以致受未過一中。孔子恐人視為高遠，故於中之下揭一庸字。而子思即以名篇，首標仲尼所以宗其祖也。提出君子小人，乃千古學術之辨。君子中庸句偏全部，小節言體道，離道之人下節言體道離道之實。

仲尼節○子思引孔子之言以釋首章之義。曰中庸，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也。蓋人所固有，然惟君子為能體之。所存所發一一合乎中庸之本然。若小人則所存所發全與中庸違背而反中庸矣。

朱子不偏不倚是未發之中，無過不及是已發之中。按此照下時中，且在夫子口內未嘗性言未發，當貼已發一邊，蒙引本文中庸屬君子，而言何解作道理者，推原道理本自中庸也。體字照反字，有體者依其本然，反者不依其本然。第此看則天命所當然，何亦有君涉。按節見君子即是中庸，發說小人便是反中庸，一直講下方不礙下文，體之亦據現成說，下時中方右亡大

君子節○君子之所以能中庸者，以其所存者既有君子為善之德，而應事接物又能隨時以處中。此所以能中庸也。小人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所存者既有小人

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次言存養省察之要，終言聖神功化之極。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夫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楊氏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其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

附註前言

為是之心而應事接物又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此所以反中庸也君子小人只在敬肆之間而已○上是闡論言此乃指是言故章句加所以二字蒙引朱子謂君子處不得中者有之小人不至無忌憚者亦有之故既是君子又要時中既是小人又無忌憚因以兩又字貼兩而字分析甚明但本旨重時中與無忌憚邊偽滄柱有君子之德以時存養於未事者言隨時處中以臨時致慎于毋事者言合兩層方見本末詳蓋又戒懼在時中前一層慎獨正指時中上說觀中節處既承慎獨可知中節即是時中故首句只說戒懼而不及慎獨又睇郡戒懼本兼動靜時中無過不然亦在統體上說戒懼正講時中非推原乎日存恭許東陽隨時處中止用工夫處時中有兩意一事有一中不可偏向同一事而今日如此為中明日卻彼為中不可固執按無忌憚就行事上說對時中不對戒懼又此小人亦自托聖賢之列要學圓融變通貌似時中然君子用之為時中小人用之節無忌憚須在心術上看考按註知其在我三句推原時中上一層小人不知一句對君子知三句肆欲妄行一句對無時不中又註隨時而在只是未體隨時處中是工夫無時不中是後一層又通節作孔子語以章句前六句為正解戒懼等語不當入孔子口中又惟蔡氏作子思釋孔子之言存參又存疑章句戒慎恐懼是補時中一截內不屬有君子之德內觀或問云君子為能戒慎恐懼以無失其當然故能隨時得中尤明白劉註亦謂君子小人本是人品註作心術講者人品淺在心術上按此說涉泛徂與註異存參

中庸章全旨○蔡氏非特小人反之而眾人亦鮮能之仇滄柱知愚賢不肖不適氣質之偏變化之亦可入道獨小人自甘悖戾氣味不同故下文章遂別出君子小人按此則此章承小人反中庸說非是

中庸章旨○子思引孔子之言曰天下之道[illegible]便失中不及便失中[illegible]之道惟中庸無過不及[illegible]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唯君子為能體之小人反是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為然今從之○君子之所以為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也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無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右第二章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言之則曰

淵閣

都有何修道之教既衰人多偏于氣稟囿于習俗而所知所行太過不及鮮能蹈中庸者已久矣○上章中庸兼體用此專就用言故註只云無過不及無過不及只解得中庸二字若至字又推開作歎詞言中庸爲天命之正古今聖凡所共由天下萬世而無弊故謂之至集說民字照註應指在下之人說蓋世教衰民不在上皆不能中庸已不必言能字兼知行鮮字解在下章只虛說反照須切所好但不久矣子曰中庸按論語說德是行而有得於心已就人身上說故能字可省此章可見贊中庸道理且照下章許多能字說故多一能字

道之不行章○引聖言以剖上鮮能之故皆因氣質有偏以起下六章是上節意來行與明之由不重重在鮮能知味句蓋智愚賢不肖之過不及皆由於此句

道之節○中庸何以鮮能也子曰道不是常行今乃不行于天下也我知其不行之故矣蓋人須知得方可行得今則智者以求隱僻而知過乎中既以道爲不足行愚者安于昏昧而知不及乎中又以道爲不能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道本是常明今乃不明于天下也我知其不明之故矣蓋人須行得方可知得今則賢者好爲詭異而行過乎中既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安于卑近而行不及乎中又以道爲不能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註中字爲本文過不及言不行不明爲道說氣稟只在智愚賢不肖貼行知愚賢知則人皆曉得惟人皆不知夫子獨知故有此嘆按知行相因必知之眞而後行之至必行之至而後知之明是成己皆甚於愚不肖玩章句既字又字諸氣亦有低昂○有惜之意○有憫之意

人莫節○智愚賢不肖之過不及雖是他資質如此亦由不察之故今人莫不飲食也鮮有能知其味也不察其味之正故凡所飲食皆不暇擇而失其正不察夫道之中故凡所知行皆流于一偏而失其中若加明辨之功以察焉則必循而就必企而及決不狥一偏之質也道豈有不明不行哉

此節有望人致察之意兼承知行非以知字單承不明作註也蓋引知字貫於學

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 鮮上聲下同○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爲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知者之知去聲○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爲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

看又稍在知行之前故直句下是以二字而或問亦云知味之正則必嗜之而不厭知道之中則必守之而不失過不及是資禀之異此則敎是不察際以加學問之功也存疑道不可離不能離也與前不可須臾離稍異言道離不離乎人顧人自不察乎道賢知不察是道在日用之間愚不肖不察是道有當然之準是以所知所行流于過不及而道所以不明不行也呂晩邨上過不及乃道所以不行不明之由此不知味乃人所以過不及之由飲食不作譬喻亦不徑作道只卽易見者以曉人兩也字意味深長倂飲社味在飲食之內却不難辨但飢渴者甘飲甘食而不知正味醉飽者飫飲飫食而不知正味其中亦有過不及之弊家引以飲食喻調得正乃一事之無過不及故以爲中道之喻此反說味之難得其正非責人不察其味於本文未合

道其不行全旨○黃氏上章道之不行由於知者過愚者不及故舉不行之端以起下舜之知而後道可行也按此專承智愚一邊以起下大知饒氏只承鮮能知味是道承知愚賢不肖不惟知行能統且知味知字與道何明字亦不合

道其節○道之不行由于智者過愚者不及子曰道固人之所當行所能行也而世人不失之過則失之不及鮮有能得其中者然則道其不行於天下也夫

本嘆人不行道却說道其不行其字內無限傷感言其不行者內有不得辭其責者在分明看了不明說但夫子口中只虛說註不過略脫前後旨耳

舜其全旨○此引舜之大知以見道之所以行道節以明道爲主重大知上黃氏問察隱揚能兼及執兩有定衡用中無留滯總是大知按語氣從問察道起到用中住極狀其虛中無我處末句總承或問不自用則非知之過執兩用中則非愚之不及

舜其節○然則道何以行必如舜之大知而後道可行也子曰人非明智無以見道然知有大小舜其大知也然何以見之天下之理無窮一人之識有限舜則初

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旣以道爲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是以有過不及之弊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夫音扶○由不明故不行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舉其不行之端以起下章之意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爲舜乎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舜之所以爲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也邇言

切然好問於人而所問中雖淺近之邇言亦好去細細審察其言之不好喜而邇
者未嘗輕略以很其求告之意言之當理而善者必表彰以揚其樂告之心至若言
之善者固所嘗許而其間或有說得太過說得不及未必合於中也于是就眾論
不同中將其兩端以權度求其至中者而即用之于民此論舜者必謂濬哲文明
高天上而不可及也孰知不自用而取諸人者乃舜之所以為大知乎此知之
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大知照章句不自用而取諸人正照不知
必以下特引從大知而能然既註以其二字可見又挽節謂舜自有知之本
專有問察存於察從問來問是問于人察是察于己邇言淺近之言非淺近
人之言也因蔡氏論子路好善語問下民之說遂謂問於芻蕘因人用民之中于
民之說不是陳氏說隱惡是廣大能容揚善是光明不藏蔡氏聖心有善無惡故
惡揚之即忘善揚之即切若蔡引兩端謂自首尾以該中間只是個起止二字如自
極大以至極小自極厚以至極薄所謂眾論不同之極致也其實尚未知孰為過
孰為不及孰為中須兼總眾說從頭到尾擇其說之至當者用之非去兩
頭只取中間如子莫執中之謂觀註執持也擇字在執字下用字上按用中謂
用其所得之中而加於民不是用民之中蓋執其其字承善言用其其字承兩
端非指民說也此句已貼行但行即行其所擇故註仍繳重知上說歿存深山
章指側陋時言取善章統貼解言此章專就天子時說以聖人為天子而問察
知已在先見于自用自明中於民明指居上者言
子知全旨○章氏節首章道之不明起于賢智過不肖者不及故與不明之端以起
下回之仁而後道可明也按此章承賢智不肖道遂以起下文因予知與大知相
反故亦日承上饒氏雙固是知然能擇正在能守上見不能守畢竟是知之不
真故此節仍重知上
予知節○道之不明由于賢智者過不肖者不及夫子曰今人盡之論事皆曰予有

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告以善哉兩端謂眾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

右第六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予知之知去聲罟音古擭胡化反阱才性反辟與避同期居之反○罟網也擭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揜取禽獸者也擇乎中庸辨別眾理以求所

四書體註

知也乃見利不見害被人驅在罟擭陷阱中而莫知所避豈得爲知乎今人與之論理皆自云有知也乃辨別中庸道理到不得一月間就不能守此與不能擇何異竟得爲知乎惟其知之不明是以守之不固此道之所以不明也

以上段興起下段上字知謂能燭事字不然下字知謂能析理于毫芒擇乎深看知云亦曉得中庸道理好只緣無定見識故守亦不堅字

回之爲人一節○此引回之能守以見道之所以明通節以行道爲主重能擇弗失上數句遞下唯擇隨得隨得隨守無兩層或問能擇則非賢之過能守則非不肖之不及

回之爲一節○然則道何以明必如回之能守而後可明也子曰中庸之理人不能擇節擇亦不能守衛回之爲人也凡遇事物之來必辨別以求至善之理及隨所擇而得一中庸之善則躬行實踐拳拳然奉持於心胸之間而不復失之矣回之能守如此所以此行之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爲人二字不虛從道之不行章生來蓋以擇而又能守說者民謂說諸而意詳也擇字須看得細中庸雖渾然一體而散見于事物必須隨處體認○即此所以得一善則服膺弗失不是守守一善只作過脈串講不得又擇守不非兼無過不及言本節兩重守字上原不干知故註補眞知之句但擇屬知弗失屬行原有知行意不必言求之外究補出知按此則註眞知句只反照上字知說不必說勝集成能守眾競從知之道于來故註以爲言眞知之

天下全節只承上章若知不知舜仁不如回中庸便不可能也當以勇補知仁而說必知上章之說始有以勝其人欲之私下章許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何止此此句相應胡氏義必說精一必求執便是知仁中之勇正起下章強哉矯

天下節○道必知之知而後可行必如回之行而後可明則中庸之不可能者天子曰天下無難事之事而有難能之理如天下國家未易均也然不論理與

謂中庸節上章好問用中之事也期月月也言知禍而不知辟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爲知也

右第七章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也膺胸也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眞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

右第八章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

健　　士　　徒

不宜當理而但要盡道得去則亦可以均之爵祿不是容易辭的然未論當辭與不當辭而但以不就為高則亦可以辭之白刃不是易蹈的然不論當死與不當死而但以輕生為勇則亦可以蹈之此皆不為難惟是中庸之理日用常行似乎容易然天理渾然無過不及不可以意氣勉強為之須是義精仁熟無一毫人欲之私方能盡得此所以若易而實難也○存疑註知仁勇不宜入夫子口中可均如管仲治齊辭祿相讓可辭如晏子辭邑大人可蹈如召忽子路三者合中庸如舜之協和文之懷保辭如孔子不勝孟子不受萬鍾蹈如龍逢比干朱子三者恰好亦便是中庸中庸言此便過後此便不及難得恰好仇愈枉不可能只就中庸未能上說只以前民鮮能後章名能且有便說恐明人意尚落一層存疑註無一毫人欲之私承上二句義不精則有錯認人欲作天理仁不熟則雖由此理中而此心未免出入故必義精仁熟然後能無一毫人欲之私

問強全旨○中庸雖能只為世人委靡不知含雄自至剛至健自有真強南北以勝人為強君子以自勝為強意重末節

子路一節○能中庸者必須真強言子路問曰士如何為強夫子知其發問之意在血氣之強而先詰之曰強有不同有南方之強有北方之強有汝學者之強不知汝所問者是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汝學者之強與○分別南北正要他不為氣習所移強曰而強全要他在自家身上識取本來面目末節正應此句

寬柔一節○何謂南方之強如人有不及處我教誨之即不率教也只含容巽順去化導他甚而人有橫逆之加我只直受之雖不當受亦不報復此南方之強也蓋南方風氣柔弱能以含忍之力勝人此猶近乎忠厚故君子以之自處焉是不及乎中非汝所當強者也何謂是北方之強多以用習於彼則必殺之處雖以此戰鬪而死亦無厭悔此北方之強也蓋北方風氣剛勁能以果敢之力勝人然於血氣之強者以之自處焉是過乎中非汝所當強者也　敷字

蹈也中庸不可能也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然皆倚於一偏故資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能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能也

右第九章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勇故問強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抑語辭而汝也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寬柔以教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報無道謂橫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君子之道也衽金革死而不厭

不及亦有不當悔者如禮有未至心有所歉無忍亦終之地有矜惡之事之類無道亦有當報者如君父之仇不共戴天之類不當忍亦終當報亦不報悔是有意含忍與報數並在寬犯而不校不同○死而不厭與上句連看兩居之是是以其強自處非居且地也註道字事字有俗旨迎參引強者力足勝人之名故下節節有勝人之意末節自勝則不期勝人而自勝人矣南北二節只從過寬偏過不及與末節絶非其類然亦總歸于過不及

爲子節○故君子自有義理之强焉如處人貴和然和者易至于流君子和而親而其中自有主張決不肯隨波逐流焉其不流也是擇于處人之理而守之者也强哉矯處己貴中立然中立易至于倚君子中立然守正而始終如一其堅定決不致倚于邪偏其不倚也是擇于處己之理而守之者也强哉矯人當未達時亦能自守及其既達未免改其所守矣君子當國有道必以行道爲心不肯便生驕溢而不變未達時之志焉其不變也是擇于處達之理而守之者也强哉矯人處順境時亦能自守及至困窮便不保其節矣君子當國無道只以義命分守自到十分難處亦不肯因而生之偷其守死不變也是擇中處窮之理而守之者也强哉矯之强此非所當强者哉

分人只須於四子看和與中立有道無道俱看強字全在四不字上見蒙引上兩句兩句是轉語後面者獨持一見特在其中有四字無取之意然轉亦當為子當識之勿倚于私智如始則清廉到後不絶污衙之類中猶否是強必不倚乃為強強不變要當自變賢不移貧註身已出仕故言未達身未出仕故自言時不食氏曰不一仕難一到死不變前逝世不見知而不悔地位合總西不字皆兼擇字意此是成德將擇守本事足勝私求諸至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則能于物而不能擇等于物而不能守無一毫人欲之私就平日事能擇能守就臨時言必平日無一毫人欲之私

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衽，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之屬。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之力勝人爲强，强者之事也。

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矯！中立而不倚，强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强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强哉矯！此四者，汝之所當强也。矯，强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倚，偏著也。塞，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强，孰大於是。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血氣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右第十章。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爲之矣。素，按

怪　　　　　　　　足

此章承中庸能擇能守
素隱全章前數章分言知仁勇為入道之門至此合言以結之首節知行太過
次節知行未至末節中庸成德分明形容一中字以總收君子中庸之旨為書
字活與白俗已發明非自敘語
素隱節○孔子歎世之言曰世有一等好高之人於當知之理爲不足知別求
一種隱僻之理知人所不能知於當行之理爲不足行別做一詭異之行行人所不
能行欲欺世以竊名也人情喜新尚異故後世亦有稱述之者此失之太過而
爲好奇之徒者我則知所當知行所能行而已此固我所不爲之矣
隱字對顯字言怪字對常字言隱僻之理如讖緯術數之類行怪之事如漢儒讖緯之書說是
之行如顧邦子申屠狄毛生之徒不曰當世而曰後世者後世代遠言湮恐見
當世者之一言全避取以爲新奇者有稱述是稱述不是傳述弟爲其不當爲
是對弟緯白之數
遵道節○又有一等勉然之君子知道之當行亦既擇乎中庸之道而遵之
行矣不能盡用其力半途而廢焉而不進此又失之不及而已所不當已也我
則行之必終必要其終而不能已矣○遵道而行本分但言行而舉遵
自寓知道字眼擇字求中途而廢行之不當也亦知之未真上句知中有行下
句行中有知弗已不是勉強作只是見到了自在去不得只半途而廢也
是不及然不必坐以愚不肖之名蓋遺不及是遵字集成不當已而強當強
而不強註另啟縮上二節學上夫子曰中勿補入
依乎節○夫六過不及都非君子之道君子是是意之君子爲君子知不
必見也行不必書也一依乎中庸之理終身以之以免中途便廢雖至
終身不見知于人而其依乎中庸者自如直無怨悔之意此知無過不及有如有
終純乎天而盡乎人唯德造其極之聖人然後能之吾亦勉爲弗已而勉之哉

漢書當作索蓋字之誤也索隱行怪言深求
隱僻之理而過爲詭異之行也然以其足以
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此知之
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不當強
而強者也聖人豈爲之哉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
能已矣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
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
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已
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
不能止也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
聖者能之不爲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
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
而不悔也此中庸之成德知之盡仁之至不
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
也故曰唯聖
者能之而已

之爲矣觀子此則知至仁盡勇不賴勇而裕如矣夫子所謂民鮮能不可能者也歸是

合矣此中庸之極則也○君子二字原須一節須緊承上兩節來朱子依中庸便

見君用於意遯世不悔便是吾弗已意也依與遯不同遵字有力依字自然說

依中庸且有終身不見知于人者悔者悔所爲無以致人知而欲改爲之也悔

字或說得細不悔易看得自然參引依中庸只說得智仁至遯世不悔方是智

盡仁至而勇在其中饒氏依中庸爲難遯世不悔方是難處被解聖者是贊

詞言外見隱怪者可述遵道者可廢唯自書其言聖者成聖者何只承上兩句及

勝上弗爲弗已勘入知仁勇不得入夫子口中朗誌正吾夫子之重句亦宋子

從上兩吾字看出以已意斷之夫子口中勿彰自己并不直自勉之詞耆意

見深○此章至問強章爲第二支史氏前人以爲首明知仁勇此以九章但從明費

隱說知仁勇是德費隱是道必有能知能行之德然後可以當行之道故

以下特繼之

費隱全旨○此爲下八章綱領只言費而隱於首節言費而隱之個地界

其餘六節俱承其費來節節言其費處無不見是無時不然無在是何物不有

君子節○子思明道之不可離之意曰道原於天而體備於吾身故道即君子

之道只以其道言之自其散之用而物不具無物不有[illegible]其所以然之體

則微而不可見所謂費而隱也[illegible]所謂體用一源顯微無間也

君子二字不重因君子能體是道故以道屬之道字包下文胡氏費字作性用

之體然性隱字體之說理也說體用分對及上章索隱之隱此

費隱是隱之至費說大及性之費隱見大命之性於此發隱者入非

夫婦節[illegible]何以見道之費[illegible]夫婦之[illegible]用居家之[illegible]可

以與知[illegible]或[illegible]自有[illegible]

知焉夫婦[illegible]

右第十二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仁勇三達德爲入道之門，故於篇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道而成德矣。餘見第二十章。

君子之道費而隱。費，符味反。○費，用之廣也。隱，體之微也。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憾，恨。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

祥
久

全體之至則雖聖人或亦與道有所不盡[illegible]不但聖人即天地之化育如此甚大也所以或有消長盛衰之偏人猶有不滿之憾而憾之者道無不在如此故以君子之道而語其大則無物不包而其大無外天下無有能出其外而載之者語其小則無物不體而其小無內天下無有能入其內而破之者道之費又何如哉

此節提費字說起[illegible]下兩節摘聖人天地大處說個費[illegible]小處說個費[illegible]而道已無不在[illegible]夫婦與知與能亦子思[illegible]曰亦是[illegible]以明[illegible]夫婦之與知與能是萬分中有一分聖人不知不能是萬分中[illegible]分[illegible]聖人不知不能大[illegible]事上說是道之盡[illegible]聖人與愚不肖對看夫婦聖人亦大婦世俱不必[illegible]聖人身上說下文造端夫婦可見又天地之大在化育上見如寒暑之類不重人憾天地亦不可說天地道之大[illegible]出于天[illegible]有大[illegible]之道不必[illegible]言道之[illegible]指其偶然者[illegible]若云天地未能盡道[illegible]天地便說不去[illegible]是不[illegible]是[illegible]只識[illegible]載生成[illegible]以天地之[illegible]常[illegible]災[illegible]祥以天地之[illegible]若[illegible]生成說不去[illegible]可以[illegible]有字猶有[illegible]不[illegible]可使全[illegible]聖人天地兩[illegible]合大字[illegible]大[illegible]節須上[illegible]可見[illegible]大承聖人天地言小承[illegible]知與能言[illegible]道形而上[illegible]但屬有形皆道所[illegible]不足盡道

詩云節○道固無不在矣[illegible]飛行之[illegible]如[illegible]天魚[illegible]其性而[illegible]在下[illegible]而先在上者皆道[illegible]而先在下者皆道[illegible]乎○[illegible]氏上文已[illegible]上下皆道但[illegible]在下[illegible]可[illegible]引[illegible]指[illegible]此節[illegible]專屬[illegible]不專屬[illegible]

莫能破焉○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蓋可知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類愚謂人所憾於天地如覆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鳶余專反○詩大雅旱麓之篇鳶鴟類戾至也察著也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為人處活潑潑地讀者宜致思焉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文依舒鉢入小意皆在其中即一承費而隱之小可知推隱而見費而道之大可知朱子飛躍是氣所以飛所以躍是理氣載得許多理來指其字指道對是昭著無疑議意止對首句從學胡氏貪魚飛躍道之自然本無一毫私意勿助勿忘學者體道之自然亦着不得一毫私意存發活是形容理所謂活之妙發發地是發見其活也天地無心常活而不死即此可悟夫子鳶魚之意

君子節○總而言之可見君子之道自其近小而言則起自夫婦居室之間而極至於可以與知與能及論到全體至極處則聖智人天高地下之際而天地聖人有所不能盡道之費如此所以君子戒懼慎獨從夫婦知能做起以至於位天地育萬物則道之費乎天地者在我矣

仇猶在此只結第一節不必牽入鳶魚節蓋鳶飛節亦只在上文另抽出言之耳造端夫婦結首節而知能及至小句察乎天地結聖人不知不能天地有憾及語大句一氣說下方見道無不在見集成首句總承上文亦是總冒末節造端句作不可以語察乎天地之上須補聖人不知能一層方合結上之意舉註造端夫婦不是道托始于夫婦是說自夫婦知能起皆是道也及觀鳶魚之察字俱非用力字察字與上察字同入於說上大者以結語複上舞鳶不外上文來亂指示者此結首是支離而用隱無不包與也朱子道無不該只與夫婦日見其化切近處察夫地在在是流行上說從造端體道于夫說來甚氏不知君子之道與首句同自不必泥君子身上而通節仍是說小語大鳶魚道者在言外索出上下察兼大小言察天地對夫婦說直指大者言

不遠人之章○胡氏上說道費隱大而聖人天地尚有遺憾處去求故此言道只在人倫日用間按通章以道不遠人為主以忠恕為綱以治人治己為目第二節以忠恕之事治人末節以忠恕之道治己三節相承總是申明首節但局不必拘張子分三節看大意謂君子以人治人者忠恕是道不遠人者其不欲勿施是也所欲施于人者反

天地交結上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道者，率性而已，固眾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為道者，厭其卑近以為不足為，而反務為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為道矣。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睨，研計反。○詩豳風伐柯之篇。柯，斧柄。

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

子必盡事父之道之類是也求子臣弟友之道至言謹行勉以求道實是之地

是也盡道不外忠恕盡忠恕不外於臣弟友謹子臣弟友不外言行皆常而易

道未嘗遠人蒙引張氏分三節原非夫子本旨盡忠恕說六節之道非但遠人

一端按此節是忠恕實事下文總合

不遠節○子思引夫子之言以明費之小也夫子曰道只在人倫日用之間固不

人所能知能行而未嘗遠於人也但人之從事于道者或厭其卑近而務為高遠

難行之事則其所知所行者失乎道之當然豈所謂道哉○蔡氏人即子臣弟友之人

指出人字正要人當事體認莫人而踐道修使不是道雖求遠人之人皆要人人

之為道人字指為道之人許氏上為字自分猶言為之無分猶言為之淺為

伐柯節○何以見道不遠人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言以柯伐之而所要是所伐之則固不遠也

也然即詩言觀之執此柯以伐彼柯則雖不遠然要是離者一柯伐者又一柯自

伐柯者睨視之猶以為遠君子之治人則即在人之身乃真不遠矣故君子之治人也

就其人原有之道而責之所責之行歸其人能改而知所能知行所能行則道已

盡矣君子即止不治不須以難知難行者望之而道人以為道也○成己成物皆

為道者分兩事但覺年者欲遠天下遠所為高遠故先從治人說起朱子君子

治人不是別的道理只是以他自家的道理治他故曰以人治人蔡氏此

改字非容易觀下子臣弟友之道夫子以為不能使無可止之曰又天下無道

外之人亦改不得不治天下無人外之道與改不得不止無為責僉求之客

下求忠恕意按蒙存湯與評節數人說史氏意轉治己朱子又兼治己俱存參

忠恕節○君子治人而必以人者正以人同此心心同此道也道在人心體用皆

備但人多蔽於私意知有己不知有人所以施於人者不得當而去道遠耳若能

忠而行之以恕則物我之間無不能通化而心公理得可參自然其去道亦不遠矣

忠恕之事何如如人於道外之事施於我我心所不願者則以己度人之心亦勿

柯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為柯

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

別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

所以為人之道各在當人之身初無彼此之

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

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

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為道也張

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從是也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盡己之

心為忠推己及人為恕違去也如春秋傳齊師違穀

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而去

之之謂也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施諸己而

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以己之心度

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

故己之所不欲則勿以施之於人亦不遠人

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以愛

己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君子之道四

以所不願者施之于人此忠恕之事也以此求道違道何遠哉。
存發忠是巳心無一毫不盡忠儘好了然人有必掉其好徇彼私欲阻泥不能
見之行事故既忠又須恕忠以立其本恕以去其累然後不蔽於物而得其道
故曰違道不遠但必存于心者能忠而後行于外者能恕故施諸己二句是恕
而章句總言忠恕無忠做恕不出也大凡人所愛者己也己必欲人如我心及
到得己于人便不如此了要人但教人將己之心去度人心則見家必裏便有打
不過處不得不遣去私欲盡道去事人此至切至近求道第一方法蒙引謂己
所不願處便是忠又謂忠帶[illegible]言此皆既得現成非學者之事且謂能忠自能
恕何為能忠又有不能恕者非忠恕不守按此講忠恕行者若依沈氏程子以
論語忠恕與此分安勉但此處只重公私上欲人推廣同然之心時勝克去己
私耳分安勉是輔氏此節是推己所不欲而勿施于人亦能是推己所欲以
施於人一正一反皆釋忠恕之義
君子節〇是忠恕也臣所願從事焉以學為君子者也君子之道個多道有四臣[illegible]
未能一焉如我所責乎子者必欲其孝然後求我所以事吾父者未能盡孝也我
所責乎臣者必欲其忠然後求我所以事吾君者未能盡忠也我所責于弟者必
欲其恭然後求我所以事吾兄者未必盡恭也我所責乎朋友者必欲其信然後
求我所以先施于彼者未能盡信也故君子之道我所未能如此然臣所未能者皆
君子所已能也君子以子臣弟友之道體之身謂庸德庸德則行之而踐其實以
子臣弟友之道發之口謂庸言庸言則謹之而擇其可然行常欠于不足不
敢不勉則行益力言常失于有餘者不敢盡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必顧行
顧而言不過行行之力則行必顧言相顧而[illegible]未嘗言有相顧[illegible]此之[illegible]不
德者實踐言者篤論而慥慥然無一毫之虛偽也吾夫子吾學也是以為勉而自勉於凡
此皆忠恕之事而不遠人以為道也為道者豈可遠人哉

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
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
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
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言顧
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　子臣弟友四字絕句[illegible]求猶責也
道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
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修焉構乎當也
庸者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
益力言有餘而訒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
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
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
皆不遠人以為道之事張子所謂
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是也

承上言不欲者既當推己以及人則所欲者亦當因人以責己所謂其則不遠
也所求四句即君施諸己而願末能四句即上施于人胡氏推己之心愛人
推己及物之恕而出而忠即行其間皆責人之心責己盡己自盡之忠也而恕即
不外此按此節見忠恕不專指愛人邊未能不是謙詞是落見有難盡處以起
下自修意存誠處德以下皆指君子作一氣讀德道句皆倒裝文法且觀自庸所
君子可見自修意我在言外顧註兄字且細玩分中有一分未盡亦是有不足擇
其可見不可言者不言不敢盡即可言者亦不盡言俱照註淡一步講從兩顧
字承上兩不敢亦以用工言不以成功言皆見胡氏身無一毫驕吝矜誇無
一毫虛浮言意作矣中寓嚴畏之意

素位全旨 饒氏以就身上說此就位上說然位即此身所居猶未是逐分自節
是綱下三節詳明之末節結盡之要意得力全在反求諸身盡自得自字正己
正字俱是身皆不能反身只可謂避不可謂素位只可謂制命不可謂俟命
君子節素字照自位言以明素之小也見凡人所處之位不同貴不各有當行之
道君子但因其見在所居之位而行其所當行其心亦皆在本分之內外別有所願
素其本分之內道理不求盡自不願乎其外也
蔡氏素是不質對看君子于其位上毫無增損故曰素其位行字根素字來既
以位為素自不得不于位以盡道外是過去未來不願是不留念不將迎二其
字正相應富貴四字說得斬截一是不可妄求一是不可必得宋引註雖
分事與心但照下若字俟命以亦難分接此第講為是
富貴節以素位而行何以見之如現在富貴便行乎富貴所當為之道而得加于
民見在貧賤便行乎貧賤所當為之道而修身備善見于世夷狄便行乎夷狄所當
為之道而忠信篤敬見在患難便行乎患難所當為之道而守死明位之所處
不同而君子皆要其當為之道道在此則樂亦在此蓋無入而不自得焉素位而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在也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為其所當為無慕乎其外之心也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 難去聲○此言素其位而行也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援平聲○此言不願乎其外也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

行如此。○饒氏四者特舉其槩無入二字承之惟渦說存疑如下文在上位在下位以至人倫日用所當行者皆是按自得無然者不盡則心中所以寬平自有不可告人者識得此意即憂勤惕厲正與自得不相妨。

在上節○不願乎外何以見之如居上位則下交不瀆不作威以陵下居下位則上交不諂不附勢以援上蓋陵下不得而之之勢必怨其下援上不得遂己之欲必怨其上惟正其在上在下者己而無所求於人則又何怨之有但見中心泰然雖不得乎天而窮通得喪一任之自然之運而無怨乎天雖不合乎人而用舍予奪一歸之適然之數而無尤乎人不願乎外如此○雙峰曰陵是求人贍養援是求人此我故下總謂之求人援求即願也不陵不援正是不願外處即此內有出正己不求求之味正己自然不求無怨若不求諸他矣句只是上無怨尤之非更進一層蒙引此二句作結詞按當句將首節分貼看殊無以入句可混入不顯內正己句可混入素位內第四五二節兄難分貼但存疑亦言之備交互然分講本節既未之及且觀上節因素字行字此節五不字亦非照應分配

居易節○君子唯素位而行故隨其所遇皆安乎平易以俟命而窮通得喪一聽之天命無有外慕之心且若小人行險不平之地而妄意分外以求理之所不當得哉○此節合言以申上兩節意俟命不在居易外一氣勿斷位所當行者理也理便是平地循理便是險道人句只輕帶

射有節○所謂行素不願外者當徵之夫子之言曰凡人之射有似乎君子之心蓋射者矢之正鵠不中則反求諸己以爲內志未正外體未直而不怨勝己者射者之心其即君子之反求之心乎觀夫子之言而君子素位而行不願乎外之意可見矣○朱子引此似偏說正己不求然正己自今行素反之己身之所居爲位位不能行得盡失唯反求以取證之則無求乎外自得於我說到反身行素之學始無餘蘊按上節居易俟命似一點乎命故點出反求諸身上其反已所以

徼幸。易，去聲。○易，平地也。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徼，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正，音征。鵠，工毒反。○畫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

右第十四章。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辟，譬同。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樂，音洛。○詩小雅常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帑，子孫也。子曰：父

母其順矣乎。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於妻子宜於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

右第十五章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神反而歸者爲鬼其實一物而已爲德猶言性情功效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爲是其爲物之體而物之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illegible]

此節直無失所以自得但天下日中只是說君子行有不得反求諸己之意更方能如此不願乎外矣皆以所爲之人引張子以證明此意取體道之義正收上文之義正與前章首節之意互相發明者

右第十四章○此章以首句爲主於前二句是喻下二節是引言體在言外

子節○子思既立言以明費之小也下截引孔子道有序及性更命必本于人倫日用之常位中和必君子慎獨之際君子之道如此即行遠必自邇登高必自卑行之事以登高必自卑處登之求道者可不知所從事哉○此則道雖無所不在而進之則有序可見道字作道理看序字當看有可下二句爲升進爲之序崇存道而進之之道運下作兩句諸字祭場維斗不是道是行卑邇沒有高遠小不是卑邇皆爲遠之說遠近兩字兩必字有生步從此而進之意含此逆不能進之意高晚都此章與道不遠之意不同彼是說兩頭盡處此是說中間進節之說歸遠得一步卑邇便得一步高遠須說道在卑邇何必下求遠人亦處說子思引詩見不過到爲諸他位不出父父子子謂高遠是日前卑是好者

妻子兩節○須說眾一事見之詩曰人能于妻子情好契合必能致其孝子兄弟翕然和樂極其和樂云人而不能與此則能宜家室家庭好合則能妻拏之格矣○所云加此孔子讀而嘆之曰人能和妻子宜兄弟一家之中和氣藹如此則父母之心其安樂而無憂矣○大父母是在上者妻子兄弟是在下者今由妻子兄弟之和諧進而致父母之安樂是亦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一驗也然則學者之于道可不循序漸進哉○只引以證首節父母雖非高遠而和妻子宜兄弟以致父母之順事行此而後應該正見自邇自卑之意謂之意者言其盡其意也就此意求之凡進道者有序可知又引詩妻子兄弟不說不拘詩句

鬼神全旨○此即鬼神以明道不可離與費隱同首節是言其盛隱次節正明其盛最重三節驗其盛四節讚其盛俱歸末節結其所以盛也

中庸[illegible]

鬼神節○子思引夫子之言以明道之兼體用包小大也夫子曰天地間屈伸往
來總是陰陽之氣而氣之靈處謂之鬼神夫鬼神之為德也至無而含至有至虛
而統至實其流行之盛矣乎○蒙引程子造化之迹迹者自無而有化者自有而
無前其伸伸者而專以氣言張子二氣良能指其往來屈伸者而專以理言但
而鬼神之義始甚擴大天地間一氣流行而有動靜動為陽靜為陰二氣之分是
二氣以陰陽之對待言一氣以陰陽之流行言故朱子又以一氣貫之合三註
一氣之運而鬼神則氣之靈而然運用見氣者何物非氣何氣非鬼神但其充
塞天地來了性情具良能功效是功用存焉此就下體物不遺看來能體物見
其才謂非體物處便是功用只說顯德只在氣上講不照誠言此所以為德
者乃誠也義小註鬼神是氣之屈伸其德則天命之實理總指誠言行祭
視之節○何以見鬼神之德之盛鬼神無形也視之而弗見鬼神無聲也聽之而弗聞然
無形聲而實為物之體在形聲之中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神之至也而伸也物生既
盈氣日反而游散鬼之反而歸也蓋體物而物不可遺為鬼神之德之盛何如哉
本重體物不遺而先言弗見弗聞者意要見微說到顯以見其盛耳非見弗聞
正在體物不遺處無可見聞故必合三句始見其盛體字註解為物之體最精
承子不是空在物而為鬼神隱在物中做物的骨子能鬼神做主物散
二氣宗引亦謂鬼神明物稍有先後唯氣以乎物所以體乎物以陰陽合為物之
自始陰陽散為物之終此所戶含混須要白指點
使天下節○何以見鬼神不遺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
肅其容以承祭祀時鬼神能使天下之人洋洋流動充滿如在其上如在其
左右焉鬼神在如在以肉體神有以使之也此體物不遺之一驗
此就上言人…是人心一點精氣感動自不容已○
上註詳…定貫

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

齊側皆反○齊之為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洋洋流動
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孔子曰其氣
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
正謂此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

度待洛反射音亦詩作斁○詩大雅抑之篇格來也矧況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

夫音扶○誠者真實無妄之謂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小大而言

詩曰節○誠揜說故物為詩曰神之來也不可測度則當論之也盡其誠致何況行爽況可厭怠而不敬承觀子詩翁分鬼神之無物不體矣

實註此節承上節之神但不就祭祀時言不可度即上節洋洋如在不可射即上節弗聞弗見然雖說上節是証非物不遺又一說即是漏而鬼神無不在於是體物不遺不作証上節存參

夫微節○夫鬼神不見不聞可謂微矣乃體物不遺者是其顯也而不可揜何哉蓋天下之誠實為者鬼神之是實理是實無何以能顯惟鬼神之屈伸即天命流行無聲無臭之理也所以終始萬物此任著見而不可揜也如此夫由于言觀之誠是道之無

舜讚節○大小節不可離也○言又言微之顯誠不可揜處此只指鬼神說字喚醒之意

大學節此于字明是有于上文用轉是直斷語不是推原語微字承不見不聞帶說誠是實理之實有之字也云不見之見不聞之聞即微即顯之意誠字乃我之我所關系體物不遺為顯則鬼神之貫于微顯者總一誠之所為也

陳氏附誤註微說不在鬼神上正對不可揜者微顯之妙使不然合下何須從微側在鬼神上方點胡氏魯齋以陰陽合散之氣論即以陰陽合散之理實有是理則實有是氣其體甚微其用甚顯愚謂誠字乃中庸樞紐子思引夫子言鬼神以明之以見不可揜而是不可離從入歸慎以存誠意在言外被得出誠字勇于從章言遠張本此誠字亦最吃緊○誠因祭祀二節然寡心言存參

六章節○舊說道德論以德為體以成六章首節德為體驗平說次節故字承上以德為論則說二節故字承上出天意四節引詩證字末節故字承詩中受命字以申結次節是第次節頒末節是通其俱就舜說與章孝須則勿於大節下舊推開不家存疑說

大孝節○子思引孔子之言以明孝之大也子言事親者皆當孝然孝有大小若舜其為大孝也與何以見其大為子者非德不足以顯親非[illegible]則生殁之行德為聖

大而言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饗四平聲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舜年百有十歲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游散則覆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佑命之自天申之詩大雅假樂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也故大德者必受命

人爾顯親至矣非貴不足以尊親舜則受堯之禪爲天子而尊親至矣非富不足以養親舜則富有四海之內而養親至矣又且上而宗廟享其祀而光親之前下而子孫保其業以裕親之後德顯親於其孝實有出乎常情願望之外者矣大何如與○許氏上句是綱下五句是目○舜德與禹兼曰古亦有獨舜以匹夫至此尤非他人之孝可比○蒙引按許氏以德爲聖人實推明其孝而總歸則云以孝致此方着意處與本節但俱照應得極明白氣

大德節○然德爲禍福之本故舜有聖人之德必然貴爲天子而得位尊之位必然當有四海而得至厚之祿必然人人稱頌而得其名必然多歷年所而得其壽舜無心求福而福應之如此○蒙註此節是指舜觀本節文法正與此同蒙引上節重大孝上全承自已推開之說此方言舜得福是本觀上只言舜當尊之此言舜可見大德即聖人之德若以大德爲大孝便與上節意背按四其字指大德言四必字分明有篤厚的意因下節展開故字

天之節○凡此皆天意所在而要天之有私于舜也然天之生物必因其本然之材質而篤其所加如栽植而可生者便從而培養之傾危而無生意者便從而覆敗之我宮武號曰天有意于其間哉皆物之自取耳

蒙引物和動稱篤升全好字註訓厚厚即加也章句兩氣字即在物上看是物自取培覆之理求按因材而篤雖兼二意然只重培一邊上三句俱論下句兼說

嘉樂節○不意詩曰詩曰嘉樂之君子有顯顯之美德既宜于在下之民又宜乎在位之人以此能受天之祿而保其身有自命爲天子又自天申之保佑命之不是使身享福祿子孫也○此証上栽者培之節上三句指德下三句指福又仍從上六句每二句一扇闊來三句申分者許仍

受命節○即前以總結上之舜則舜之大德正爲天之命而有天命者也天命之

受命者受天命爲天子也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之常推之以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爲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仁之事也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爲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 大音泰下同 此言武王之事纘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太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太王實始

之受命而為天子固理之必然者矣大舜以大德而致壽考[illegible]

非古今所不能及乎觀子思而孝可格天道之理可知矣[illegible]

命字甲見必得之意前四必字要字互見舜能受之[illegible]

曰得條位名壽皆在其中存疑此節說舜上結若之績[illegible]

中是個孝做到底德為聖人五句總是舜孝所致德為聖人以孝中[illegible]

德得其名得其壽德為聖人言得壽固是有多而數倍節在其內故天之生物[illegible]

[illegible]

無憂章○重武周能述以昭文王無憂觀首節以文作之於前武周述之於後述孝同而孝道無不盡也

四書[illegible]

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一著戎衣以伐紂也。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此言周公之事。末，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跡之所起也。先公，組紺以上至后稷也。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制為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以下

武王下八百年 志 卜

王業爲者言而太王之作周公之述亦包在內王季二句只言文賢子聖未可犯下作述二以字亦見文王能繼述處作述就經國說但照下纘緒亦不拘武王節○之述字事何如太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文王三分有二既除其緒於前矣而太纘續未集也武王克繼之見商紂無道天命歸周于是一着戎衣而有天下天下當誦其順天應人不以爲利亦不失爲孝故不失天下之顯名由是觀矣爲王而尊爲天子位家爲天下而富有四海之內宗廟享之而七廟饗之子孫保之而○年乃受命述之事光大如此○首句雖列三王然大意但言須提出文王且無憂不於父作文須提出王季後纘到太王方合後說纘緒節成德對本言須節不必軒輊識講究善繼善述原與纘緒不礙之句止纘緒之實直說上文蒙引謂一戎衣是後日事不以有天下爲纘緒之迹是就此作一句可用存參或問發善必得其名武言不失顯名語有斟酌處當孚保攷說得兩翼

周公節○而所以成武王之未者分有兩件周公移武王不得下而受命年已老矣凡一應禮制所以述文王者有不及爲於此成武王之德以追尊之德未遂也周公一成就之上乃追王以爲太王王季祀以爲天子之禮不王其身而王其號以成文武之心發○說文王發自己追到上以至后稷皆祀以天子之禮不王其封而王其言而太王王季通于上下季之一此方所以然者謂斯禮其身而已必以所制之禮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使人皆得隨分自盡如父爲大夫子爲士葬則以大夫而祭則以士而死者以分也如父爲士子爲大夫葬則以士而祭則以大夫由生者之情也又制爲喪禮期之喪自庶人上達乎大夫猶通行之天子諸侯則不通行謂有尊者必三年之喪自庶人上達乎天子皆通行之蓋父母之喪無貴賤一般謂子者一心而推己及人此達孝之德以推天下之心武王不及成文王之德故周公代武王成之又推周公事如此

中庸

絕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己以及人也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于上下者言之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士二官師一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河圖之屬也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時食

補文王何◯紛而不爲拔成德句是綱領追王二句成其以孝祀先人之德禮以下成其以孝治天下之德德統身之性說恭敬順先孝德之不替天理人情之備致故不曰成志而曰成德追王不言文王者武王在時已追王矣上祀不言太王王季者追王則上祀不待言矣太王王季有號無謚而禮殺于文王故出祀也大統出其名者而同先公有祀無號而制異于太王王季也追功從後世近功從大者不同助禮所關于祀之禮達乎以下車以年者之條追乃自親祭以上祭以大夫士從下祀之例與大夫士者諸侯所入可以類推又一說者宗廟爲君庶人世爲氏故只言大夫士亦確然自祭及之期喪以下又因祭及之但期喪之喪乎達乎諸侯大夫達乎自上達下也達乎大夫是乎天子達乎自下達上也朱氏謂此三達字有達下之達者非存疑章何大夫降則亦不達乎大夫父母之喪 之喪同則大夫亦不降故註括已及人句總承斷無疑也 一段言

達孝全章◯通章以達孝爲主首言舜之大孝此止達孝以孝武周言之節止繼述之善處末節又兼以祀見其所與達孝之事 又曰足意

達孝節◯子思引夫子之稱武周以明達之大也夫子曰凡人之孝止於一身家未必能及天下惟武王周公能盡倫所盡制皆有合乎人心所以天下人人通謂之孝豈不謂達孝矣乎◯存疑因上章言武周事故曰承上章接達字全在盡倫盡制上說盡武周制作在天理上已得乎人心所同然無一人非議他故天下通稱其孝而無異詞并人人通行之謂緊要看饒氏承上章三達字則下須云夫達孝者蓋孝之至矣今皆去達字可見一字本不相聯按此只承繼緒成德而言下春秋二節處論親下繁接夫孝者可見達孝註解明在下夕

夫孝節◯武周所以爲達孝者何哉蓋前人有此志而成就之爲繼不必前人有此志而我之所存合天則隔世相感是以爲善繼人之志前人有此事而遵行之爲

四時之祭，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昭，如字。爲，去聲。◯宗廟之次：左爲昭，右爲穆，而子孫亦以爲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群昭、群穆咸在而不失其倫焉。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於其長而衆相酬。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以申其敬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長幼，爲坐次也。齒，年數也。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

述事必前人有此事而我之所爲當可則身也皆然是爲善述人之事因時隨分一動中理此所以推之四海皆準傳之後世無弊而爲達孝也也○陳在此節繫貼武周說故章句以纘緒成德說之宪之纘緒成德只繼述之大而春秋一節乃繼述之宜也陳氏前人有欲述之志有願爲之事未免有傷前人凡理勢所當爲倏異處都是廢合處解在纘述典故所而雖持守纘以武周則不得天下亦可謂善繼述但比于能事纘通遵文章句通下上指春秋節通上下指宗廟節言氏因本章通行志說之一指上看下文非但春秋節○善繼善述謂何等大事祭祀之制春秋則于祖廟則修之陳其所者必然嚴潔也宗器則陳之先世所藏者修飾其在也裳衣則設之使神有所依以整如在之誠也時食則薦之使神有所享亦以告時序之變也祭時之禮諸如此○祖廟有堂以下三句亦常制外有追之禮此兩節于宗廟分時祭禘祭因春秋二字切時祭說也晚說下註有事于太廟亦主分說文彷此今觀存從無分說觀小註以禘爲專一句分應無時祭事主之理兩節不一時事但上就時祭言耳下就特祭言耳見天子有祫禘祫嘗則時祭亦祫凡是昭穆等不專在大祫特時解因欲分貼其謂名祭于太廟則近而稱祖合祭於太廟則遠而稱宗不知時祭亦主七廟則推有大祫合殷廟而太祖東向則亦有祖祭禘周人祖文王而宗武王孝續文謂王於明堂劉歆云有功德則宗之觀此則祖宗通言可即欲分兩祭亦當云時祫大祫時祫則四時之祭大祫則禘祭觀春秋書禘以禘皆合祭非禘外又有祫也鄭氏云祫皆公禘祫作分謂三年一祫年一禘唐宋諸儒辯合同沿爲此節解亦從此照下宗廟祭見下章易附出俱存祭太七世之廟自前已然則劉歆有九廟之說祭在其王祭別立文武世室何此時便有九廟之名

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祀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略耳。

右第十九章。

哀公問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

宗廟節○此下承祭之詳何如凡祭宗廟同姓畢集其班次之禮不可不嚴所以序爲昭爲穆使不至混亂也異姓助祭有公侯卿大夫而序其先後者所以辨貴賤使尊卑不至陵越也同異姓執事各有所司者所以辨其賢否之大者事之賤使不肖者亦得以自效也卑時同異姓互相勸酬子弟各舉觶於上者所以逮賤者使亦得伸其敬也飲畢燕之後異姓之賓出又獨燕同姓之親此時不論爵之崇卑但以毛髮之白黑爲坐次者所以各序其齒以示敬也親親貴貴賢賢幼幼老老各盡其義而不紊此○宗廟一字有一節禮節班列之禮昭穆不止生者註根此者說家王示子孫一體之義公侯指外服諸侯伯子男在內卿大夫皆王朝執事中士在內指公侯助祭卿大夫不預也辨貴賤就賢是從流而句上事各當辨賢之義於序爵亦序昭穆但後是祭時此是燕時胡氏曰其則賤者在所必下爲上則賤者亦申其敬幾者則老者皆所當燕毛則老者獨加敬按此節乃作詳悉犯子孫臣庶精神洋溢之景象遂千古執禮宜氣象又多勝氏謂此節治天下之經綸亦未嘗隱然開悉達之精○達孝

踐其節○若此者可謂善體先王而為之者乎先王之對越神明有位其位者即先王之位也先王祼獻登降有禮今所行者亦即先王之禮也先王奏樂有樂即今所奏者即先王之樂也先王之所尊者祖考也今春秋備物而致其誠焉是敬先王之所尊也先王所親者子孫臣庶也今宗廟則而各展其歡心是愛先王之所親也所以事武周事先王雖死而事之如生雖亡而事之如存盡禮盡孝而孝之至也非達孝而何○此只承上兩節而斷其為達孝不用著力註有皆可見重敬愛二句但敬愛其禮樂以轉而親愛其所設位句又為敬句攝位禮樂俱轉今日天子說敬所尊須春秋節愛所親須宗廟節就其字而有之去盡太王王季已在所尊內事死二句承上五句贊之○

郊社節○殊其所制祭祀之禮不但此也總而言之有郊社之禮或行于圜丘

四書體註

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方版也策簡也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 夫政也者蒲盧也 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為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

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為政在人家語作為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言人君為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修身能仁其身則有君有臣而政無不舉矣

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親親之殺尊

成行乎方寸之間故所以事上帝與后土祭其臣成之德也有宗廟之禮誠或五年一禘而合享或一年四祭而分虞蓋所以祀其先盡吾追遠之誠也夫斯禮也與斯義也雖聖人制之亦惟聖人明之苟能因文達情數究其精微之蘊吾見明乎上帝之仁者必能仁育萬民明乎事親之孝者必能孝治天下治國不如示諸掌乎夫武周制禮不惟善體先王又可通于治道此所謂達孝也嗚呼此庸德達道可以觀禮之費矣○仇滄柱胡氏謂孝之至已結完此又別一意不知先王存亡無不有嘗無歸武周因時備制正繼述內事但本節重尊禮制之深意不必全言述孝耳呂晚村此節推論禮義精深備大以重明乎三句不重上四句復歸於治國句蒙存俱穀鄙明誠格之意但論語真知得透此從堯孝源頭說到化效朱子取游氏仁人能享帝孝子能享親之說饒氏序昭穆等治天下之經仁孝誠敬治天下之本按此理無不明井辨名定分兩言尚隔一層明有昏棹神道通土下不徒作窮理之說且真實武周制作之妙又重後之人君能明之

問政全章○重人存政舉句首二節言人存政舉之易為政在知斯節言大存九經至九經節言政舉凡事至末節言人存之功以為政舉之本大存全在修身脩身之要惟一誠脩身之功在學教也得人存道理但俱是論政不要淡講學

哀公二節○孔子論政以繼孝學等書包小大言也昔哀公問政于日君欲行政不必遠有所求惟在法文武而已文武所行之政在方策中班班可考也只是其君臣已往矣今之時上有文武之君下有文武之臣則政皆舉行而文武可復見也若無此君臣則政皆滅息方策不過陳迹而已徒法豈能自行哉

人乘君臣最重君一邊存以以生理之絕續言呂氏大事書依不事書間

人道節○人存何以政舉蓋人道能敏政君臣一德上下同心一整頓間而廢者即興墜者即舉就似地道能敏樹一般只人因能敏政而後見文武之政也若合人情宜土俗又最易行如樹木之蕃植尤易生者也得其人舉之甚爲治何有

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殺去聲○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宜者分別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在此故君子不可以不修身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為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修身修身以道修道以仁故思修身不可以不事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

蒙引上二句重人字下二句重政字註文字尤字宜玩按人道二字重看重人
字不重道字觀他道句可見許氏謂是謂註之謂始字政上政字之說下人字
身皆文武之一說仍重人道下存參
故為政○惟人道敏政故為君者要與文武之政在擇賢人而任用之得其人而
政自無不行也然人不自至欲取人則必本於身自賢人所視以為去就也可不
修身以為取人立政之本哉然要修身必于人倫道理各盡其當然則形此身于
物而身無不脩也要修道又必務要仁則周流無間則五倫都是真心運用而
道無不盡那身無不全也○此節承上文提出修身二字為人存之本故字直貫
到末句呂晚邨身所包甚大不專為取人而修取人句只因上作波急迷末句
身以身為準然不好詩若皆主好邊下二句但接人去註則字極活其身為
何等身則所取為何等人非人不肯來之謂存疑仁字指愛之理說註天地生
物之心與下註自家有惻怛慈愛句參看下智上勇仁字方以無私言要之無
私可兼乎愛蒙引修身二句雖有層次知無先後宜何編曰仁其身最精陳氏
能仁其身上是有君以身取人則有以此緣上註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之說
仁者節○修道以仁而仁者仁其身也即其此生理而有惻怛慈愛之人也仁無所
不愛然親親為大蓋親者身之所自出良心之發此最為真切凡道中倫序皆
自此而推之也仁之殺制為義而義者何也即此分別事理而各得其宜者也義
無所不宜然尊賢為大蓋賢者親親之理所由以講明仁心之發于此賴其輔益
凡道中施用皆自此而通之也至于因文勢以為詳分辨根觀之有等殺而師事
而無以尊賢之有等殺有節而無太過有不及而無不多此又禮之所生而非
私意之為也皆所以仁其身也○此節此節總為修道以仁句註歸從仁離出義
從仁義推出禮本要指出尊親等殺等節來親勿入張本合來祇完得一個
仁不是仁有未全要三者相輔也按仁包義禮故遂此指仁作人看將親親

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知去聲○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間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之及其成功一也強上聲○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

指父母觀下事親可見爲大對上五達道君臣民愛物是修身後事君義所引義註訓
分別事理就人之制宜言之不是事物之宜存發說仁又說義驗重在尊賢上
尊賢爲大只欲講明親親之理君對事君敬長說與上下文何涉又尊賢爲大
以親親爲大例之能親親則仁可推尊能尊賢則義可洞徹是欲盡義必從尊
賢起註下尊賢則不惑能明辯士親親爲大在仁字內相較親親之殺方于親
字內相較字殺處卻是禮非禮在性中生出等分也處所字可見崇引仁義禮
俱就發用言又崇引親親與下事親俱合一本九族言方與下殺字接得去又
後說前親親指九族後事親方指父母俱存參
君子節◦合而觀之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君子不可不修身以端其本修身以
道修道以仁而仁以親親爲大故思修身不可不事親以致其本欲盡親親之仁
必由尊賢之義故思事親不可不知人以求其輔親親尊賢皆有天秩
天敘之理也故思知人以爲事親之助又不可不知天由知天以知人事親則修
道以修身之事全矣◦上皆從論修身道理此方言成身之以用。綰上一節意來
子此節却是倒看根本在修身得力却在知天已晚即此與上節總言得修道
以仁一句上節從仁字中推出道理知此此節從仁字中推出至知天當如此四
爲實非十二節句法似往到知天其實總歸併在修身故朱子謂此節倒看註
中兩又當字可玩玩字極不忘兩句字雖從個中勢則然而是偏言之知不必須
照下三達德行發知是物格知至知天則知人事親而後修身皆得其理此節下
明善以誠身之說一章總無別意蓋此一段內此處又分兩段前一段知天知
人事親是要務後一段人德成德行道是本上修德言修身事◦
天下節◦試與修道謂言之修身固以道修道非一端也天下所共由之達
道有五修道同以仁而亦非一端也所以行此達德者有三五者何朝而君臣也
家而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及朋友之交也此五者天下之達道所以修身者

以其分而言則所以知者知也所以行者仁也
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以其等
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學知利行者仁也
困知勉行者勇也◦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
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行道有難易然能
自强不息則其至一也◦呂氏曰所入之塗雖
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爲中庸若乃企
生知安行之資爲不可幾及輕困知勉行謂
不能有成此道之
所以不明不行也◦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
乎仁知恥近乎勇◦子曰二字衍文好近乎知之知並去聲◦此言未及
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通上文三知爲知
三行爲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呂氏曰愚
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反懦者
甘爲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
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

也三者皆以心之不昧為知心之無私為仁心之不息為勇此三者天下之達德所以修道者也然要之達德之所以行者只是一而已一則知為真知而道自此知仁為真仁而道自此體勇為真勇而道自此强不徒托與之之名已也

此節又承上夫君臣之有義而聯列之達道只言人之道人外無道也要然與身究竟知仁勇皆根心說令下同得此理故曰達德黃氏知以開其迷轍勇以遂其仁天下以成就之個仁字按兩個所以行之之字俱指達道來是又說所以行達德 因指流但對上字上字只是虛套誠字舍得達德是徹頭徹尾的誠是用功處務往達道者須看君臣是當君臣之詞父子夫婦昆弟朋友而為資其不用上又此只須重之歸本于修德行道上

或生而知之達道固所以行達道然氣禀或有不齊以知而言或有生而知此達道者或有學而知此達道者或有困而後知此達道者聞道雖有先後及其知之則一也以行而言或有安而行此達道者或有利而行此達道者或有勉強而後行此達道者行道雖有難易及其成功則一也此所謂達德以行達道也○蔡氏上言達道之行在知仁勇然後以愚柔自明故以始雖殊而同之歸勇之家言三知三行俱自己知己行而成者說兩一也特從上評斷之及其二字就困勉說生知不自生安便知只說此知是本的不是知得的學只是從其所生因知非困後來知是用困的工夫而知也生安亦用學問之夫學利困勉亦有生安處若非天分講求則雖困亦不能通雖勉亦不能到安能知之成功一章句分是正見學字處下節通上文三句俱修道仇分知三為知三行為仁而及言三為勇是分姓分上各其知仁勇說若只說天人分一似未節雖愚必明二句息不達德行達道之不切

好學節○困勉者下手工夫何以知知以明道而非愚者所能然能篤志好學將見是聞日廣識日開雖未全然是知而近乎知矣以體道而非私者所能然能篤

修身知所以修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己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修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曰修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經常也體謂設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下國家之本在身故修身為九經之本然必親師取友然後修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次之由家以及朝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

厲自強將見己私漸去天理漸復雖未純然是亦而近乎仁勇以任道尚非懦者所能然能知己之知行不如人而愧恥將見恥心萌志氣必奮雖未便是大勇亦而近乎勇此困勉者所求以入德之事也○承上言未能之必須近之近乎一字看好字力字恥字重饒氏曰知者無私故能行今人行不去只是私欲牽制耳力行忘私工夫當引不及能行而力以行之按知者聰明自內出好則聞見自外入仁者本性以體道力行者修道以復性勇者以志而帥氣知恥者藉氣以激志呂註破愚忘私起懦說三近字最切

知斯節○特患不知斯三者耳誠知好學近知而從事于好學則以窮知道而修身之端已啓矣知力行近仁而從事于力行則以仁體道而修身之實已致矣知知恥近勇而濃自愧恥則以勇強道知行交進而身無不修矣既知所以修身則自知所以治人既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人存而政有不舉哉知非空知當見於事三近而進于知仁勇也故能達德行達道以修其身修身內要緊取人立政之本已端意下治人治天下國家○該說仍添推天下國家是虛位全賴人以實之不必泥于治人之上添出天下國家有爲天下國家張本與安人安百姓分屬稱者不同須是參看得注下兩情

凡爲節○總治天下國家固非一端也其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指其目而如何立乎爲天下國家之本首修身也次則尊賢以師有德也親親以本之親于家也故敬大臣體羣臣已立乎朝也子庶民來百工已于國也然柔遠人懷諸侯于天下也其道有常而不可廢其序有條而不可紊是之爲九經

九經以目者天下文武所已試行之陳氏曰修身以及親親尊賢而九經亦只此三者爲綱故曰尊賢之等推之修身親親之殺推之而尊賢九經只三件合來只一件

修身節 果能行此九經則有驗修身則道以爲天下國家之

中庸

次之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九經之序也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此視臣視民之別也

修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爲民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不惑謂不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

[illegible]

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既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斂並去聲既許氣反稟彼錦力錦二反稱去聲朝音潮○此言九經之事也官盛任使謂官屬眾盛足任使令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

或

也日省月試以驗其工牲口餼食以稱其事使勸者加勉惰者亦勸所以勸百工
也使旅餉以送往豐委積以迎來行嘉善者嘉之而因能授任不能者矜之
而不强所不欲所以柔遠人也諸侯世系絕者取旁支繼之國已廢者以土地封
之治其亂使本國上下相安扶其危使弱國大小相恤朝聘不疏而至于慢不數
而至于疲我之賜乎彼者則厚彼之納貢乎我者則薄所以懷諸侯也九經之事如
此○此重上半截所以二字皆着力講胡氏云明齊服即戒懼存養事非禮不動即
則慎獨省察事齊者心志純一而無私慮之雜明者心體澄淨而無物欲之污
蒙引論語非禮勿動動字對視聽言專指身心此動字所該凡所舉動前修身
就為學時說是切要工夫此修身就臨民時說是綱紀工夫以知及仁守後
蔭衆祿有許氏宗族上于春秋有不德則用之按此位只是尊其位未言及任職
權正所以親愛而保全之然尤重所好惡勸親親謂勸親之類我家引謂冗無
其親與諸勸字與存參看屬就大臣于下屬吏說非六官之屬許氏則敬是事
任意此是隱忍危禁按此正為不脫地步說氏皆是省其勤惰試是試其巧拙按
送迎指來朝來使之類家兼的旅在內來於專指遠方遊士給與以綱紀言
扶危以社稷言存疑治在亂從持在危而
凡為節○此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其效與事固各不同然所以行九經者一而已
矣然存的者是此行的皆實其而不僅粉飾虛文凡也此九經之實也
一對九言三要自說指說說一下一言維便從誠字只虛說說
凡事節○然所謂一者非一朝一夕所能得也凡達道達德九經之事皆要一
然追遍一必須豫做許多工夫隨事省察處求不能求也　而使隨處皆則德
非其德道非其道經非其經矣且如未有言而言前定則言之理則言自能
裁路未會事前而定乎事之理則事自能豫道而或困不為行前而定乎行之理
劉行自無愧悔而或不合道之本能自然條理源而

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
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士者
如此也既讀曰餼餼稟稍食也稱事如周禮
稾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往則
爲之授節以送之來則豐其委積以迎之朝
謂諸侯見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
制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
朝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一者誠也一有不誠
則是九者皆爲虛文
矣此九經之實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
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
疚道前定則不窮跲其劫反行去聲○凡事
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
素定也跲躓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
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

子路所謂當然者如此○前文未嘗明說誠字而此始發出誠字者蓋從此說
兩個一求以消學下學者固說首道民知之者明行之者而後服之又發
此則凡事皆直當至章末呂晚邨凡事句有三層凡事是一層一是一層二是一層如此
一是一層入只故得凡事要豫刪卻一字一層是豫據註存疑吳氏云言事道
皆要前定以見誠亦要前定也如下文所準即指言前定四句此四句只明前道
定言字不誠字今見註外立乎誠者後勝二字等亦把誠來說矣按註云先
立二字有不單誠字事以指之天下言行以行之一身言道字包言事行在內則
字非先時料理言事等只先明乎理此心確有真是自然篤實不俟言說而定四
句三條則立下在下位數段由不豫則廢
在下節○又以在下位者推之如在下位而不得乎君心則無以安其位而行其
上民不可得而治矣故治民必豫乎獲上之道然獲上又不在諂說取容也其道在
信友若不信乎友則志行不孚名譽不著上不可得而獲矣故獲上必豫乎信友
也然信友又不在結交取名也其道在順親苟不順乎親則本行不修人節已虧
友不可得而信矣故信友必豫乎順親然順親亦不在阿意曲從也其道在誠
身若反求諸身不誠則外有承順之虛文內無愛敬之實意親不可得而順矣故
順親必當誠身也然誠身又不可強為其道在明善若不能格物
致知先明乎至善之所在則好惡未必真所發意實異氣質也故誠身
先當明善也此所以當先立也○右從此章句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蓋
承上言前定四句來言治民獲上等皆要前定以見誠亦要前定也蒲邊反亦
不可概誠字來說只將豫字點醒以起下句之當誠而明善在誠身工夫先第
二節是言素定之意自下節至末是詳素定之事朱子明善即致知誠身即誠
意節○陳氏數道字是當前定之道
誠者節○此所當誠者何也以其出于天而切于人耳蓋理之在人者真實無妄所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不明乎善，謂未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中，並去聲。從，七容反。○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

單、已

誠者也是誠者乃天道之本然不假修為者也然天道雖無不誠而人心容有不誠了此欲其真實無妄以復其本然所謂誠之者也是誠之者乃人道之當然功實自盡者也能全天道之誠者何如其行則安行不勉而道自無不中其知則生知不思而道自無不得此乃從容合道之聖人與天為一則亦天之道也盡人道以誠之者何如其知未能不思而得必擇擇衆理以明善其行未能不勉而中必堅守其善以誠身此乃用力脩為盡人以合天所謂人之道也

此節發明誠身之故以起下節求誠之功誠者指有生從其真實無妄而獨全天理言天道就人身上說時說以造化之理言如未有身先有誠等語是兼誠之之字有力未誠而用力以誠之此是本分內事故曰人道蒙引雖理不誠而人所以當誠兩句相承不對按此四句只虛論個道理上誠者以賦界之理言下之不勉三句一氣說聖人也對上名也字可以中道謂在道即天道天道原誠者以成德之人言上天道遍聖凡言下以聖人當天道故詳以則亦一字別是從容聖人雖與天合而猶中之饒氏必求皆勉強彼獨從容即所謂人之道也誠之者包下學利困勉許氏擇善致知事物之理即格物明善洞徹此心之理即知至合外內言之陳氏真積擇固久欲誤認為天理執不固則天理或奪于人欲後章句則序天之道後所章所云天道時真此天道非真自有天道

博學節○擇善固執之功不止一端已也○博以學之驗言今之見聞以廣知事物之理而所學之中有未知者必審以問之道其所學之疑而討之下文謂所問已明又必極以思之本平易之心以精研其所得所思既安又必明以辨之以別是非真妄于疑似之間而不至差謬大擇善之工已周達無疑可以見之行矣又必篤以行之真心實意無一時間斷無一念懈怠使所知者皆服膺而勿失其固執為何如學知利行以求至于誠之功也

此正擇執下手處○五之字俱須實用此激而又備則取于人者詳思而又辨則

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然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

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學而知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明弗

求于心者謂或問此亦有序學之博然後得所疑而有問問之審然後發其端而可思思之慎故有所得而可施其辨辨之明故無所疑而可見諸行篤矣學之功多于知可見眞能知之則行之功自易按此章句不言勇以毅百弗措之勇皆輕耳若下弗措則含以勇轉知仁行故曰勇之事也

有弗節○言于困勉者其擇執又當何如有弗學則已學之必要融會以求其能若有一弗能其心不止也有弗問則已問之必要反覆以求其知若有一弗知其心不止也有弗思則已思之必要貫通有得而後已若有一不得其心不止也有弗辨則已辨之必要明白而後已若有一弗明其心不止也有不行則已行之必要篤厚誠篤而後已若有一弗篤其心不止也惟存此弗措之心故學利者一倍能之已則百倍其功篤學利者十倍能之已則千倍其功爲此困知勉行之事也上十句言困勉行之心者自勵如此下則承言功之必倍也註故字當玩有弗學上三不曰功也之詞蒙引二人字皆學知利行言勇註已百已千兩言之以道有難易遲速之別

果能節○大人只要不能自倍其功耳若果能用自倍于人之功則學力所到氣質自然變化雖愚者必進于明而昔無不明矣不思而得者同歸矣雖柔者必進于强而身無不誠矣不勉而中者同歸矣而即知强即仁而勇在其中矣所謂知之一成功一也由是達德行達道以修身九經以治天下國家人存政舉文武何難再見乎今日哉○此節只承困勉說觀學者二字可見果能字要字不作現成說正盡百倍之功以求進乎明强也兩必字是果能意承困達德人所同得本自明强此正應見明强方法節言百倍其功處缺之註功字亦作效字解蓋工夫已盡果能此道中後但以此節兼承學利困勉存參覺勝乃此章至經綸章爲第二支前都說中字以後都說誠字恭中兼存體誠者見功誠乃中之寔下手處也誠字皆指心言中自成章首兩誠字指理言

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君子之學不爲則已爲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强明者擇善之功强者固執之效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强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强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以不美之質求變而美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莽滅裂之學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美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美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甚矣

樂

自誠全旨○此章天道人道分兩路說此則合天人而一之首二句原其所入之異末二句要其所歸之同誠明二字從上明善誠身來但不可分成爲行明爲知知行總在誠字中明即誠之光輝發越處明字原對誠字不過

自誠節○子思承天道人道以立言曰人之造道相懸而成功則一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自誠明者是謂之性蓋聖人之德不勉而中不思而得全乎天之賦予所性而有者也先明乎善而後實其善自明誠者是謂之教蓋賢人之學以擇而精以執而固成乎己之學由教而入者也自誠明者非誠而後明也真實之理既全神明自爲之兼照誠即明矣而自明誠者非明而後誠也真實之幾既洞無妄亦因以漸復明則誠矣及其成功一也○兩誠字明字俱指學成說家引自字單誠明與明誠而言註由字作就字有非由誠而明由明而誠也皆氏此明字與雖愚必明明字俱就心上說陳氏誠明者由其內全所得之實理以照事物如天開月明自然無所礙明誠者義理明白自家私意消融復全其所得之實理胡氏性即天命之性但天命之性人所同此則性之者也聖人所獨教即脩道之教但教是聖人事此則由教而入學者事也黃氏自字皆指性教故曰之謂此分別兩等人各自就曰謂之許氏上則字急須體註中無不字下則字緩須體註中可以字許氏註德無不實指誠字聖人之德德字兼誠明

盡性全旨○只能盡其性一句已完下人物天地即盡性中事此不過大處言物俱一體不同時亦說不得能盡其性胡氏盡人物之性屬聖人盡化故用能字贊與參是成功處故用可以字

盡性節○子思以自誠明者言曰天命之性本自具足無妄爲私欲所蔽以至不能盡性此天下至誠者真實無妄而不雜于欲故能于天命之理知之極其精行之極其至而無纖毫之不盡也夫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所賦之形氣不同而異耳能盡己之性須能與便人人各復其性而能盡人之性矣所能盡人之性更能隨物

右第二十章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耳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爲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天道也先明

其性而能盡物之性矣。夫人物皆天地所生，而不能使參贊其性，是化育亦有不到處。今至誠能盡人性以盡物性，則裁成輔相，補助天地之所不及，豈不可以贊天地之化育乎？既能贊天地之化育，則有天地不可無至誠，天位乎上，地位乎下，而至誠位乎中，與天地並立爲三矣，豈不可以與天地參乎？此言誠之功用此然。○出盡性之外，此天道也。○至誠以人言，即聖人名號，至誠上盡天下，惟至便見其自出無物與天地參，不外乎一理之貫。人者謂性自性之無不盡者，謂誠，誠即性至節，盡至誠既是盡性，不是至誠了方能盡性。盡字兼知行，能字作自然看，盡人性以教養，盡物性以仁愛。言化育者，有而無者，有無而有，總須贊參以功用言，但贊以定位言，同是參，參字不可補襲，意只將化育說得重，便是天地少我不得。仇滄柱理一分殊，見此章確解，理一故人物天地包在性中，分殊故人物各循其性，非一盡無不盡之說。蒙引此節即致中和節，盡己性盡人物性是致中和，贊參是位育。蒙引明處，要在己身，不可以盡人物之性爲盡物育其民任彼自爲，須擔荷做到聖人之事，此則聖人之自然而然者，應按此節章法自有層次，蒙引人物天地一滾混去。

致曲全旨○此章承上文，只在致字，緊對至誠，末句見天人無分意。

致曲節○前言思以自明誠者，自明誠以全位育之功矣，其次誠在未至者，倘如用力，必由善端發見之偏處，一一推致之，以各造其極，是爲致曲。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能有誠矣。誠則由中達外焉，而形則由微而彰，揚而著，著則光輝發越，而明誠之德已著，如此誠既明，則人自興起其好善之心而動，既動則必改過自新而變，變則人皆相感乎善而化，誠之盛乎物者如此矣。化豈易能哉？惟天下至誠，在己之德極乎存神，而斷及物之功至乎能化，則亦至誠而已矣。由誠而形著明，即能盡其性也；動變化，即能盡人物之性，而參贊在其中矣。此人道也。○次字對上至字，致字對上盡字，曲字對上性字，致曲工夫

乎？蓋自一而後能貫其全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

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

莫 安 呂禎

不外擇執不擇則理欲混淆不知爲曲而致之不執則雖知爲曲終爲私欲所奪而不能致陳氏章句悉字各字要看忞是二一推致令其參要造極即擴充四端之謂非止就修見一處言按此第一個曲字是已致之曲乙當引曲能有誠誠字即指不體言許氏謂此只一曲之誠不是呂晚邨不曰致曲則誠而曰曲能有誠正見曲與誠本非二件自形而著而明外面顯煥一步却是實有誠字爲指一步固不是逐節用功亦不是一誠便了接形指施于四體見于事爲著指參止可觀作事可法明指四體不言而喻事業煥乎之類章句末句語氣言若非至誠何以能使物化若此註積字謂自致曲而積至非形著等遞相積也妙字亦主至誠言蓋言能化上見得至誠之妙非謂化即至誠之妙晚邨謂能化則誠之體亦足其用亦全皆其盡頭處言謂仍指上節至誠則語成敗後謂至誠則其次之稱則不誠混淆

前知全旨○此申誠則明之意但彼只合體言此專就禍福一端言國家句連說歸重下三句上六句言鬼神以誠體物能爲此幾下三句言至誠以誠道而能燭此幾

前知節○子思曰人之德有不實則理有不明至誠無一毫私僞以蔽其心至虛至靈初不假習術之私自有可以前知之理如國家將興必先有禎祥之兆國家將亡必先有妖孽之萌或見于蓍龜而有吉有凶或動乎四體而有得有失凡此皆禍福將至理之先見者也惟至誠有以察其幾于禍福之將至而善也必先知之不善也必先知之天與鬼神體物不遺禍福之幾至誠則明而能其禍福之幾至誠其如神乎蓋自誠而明此天道也○章旨道字屬在聖人身者爲貞吉可來者不可前知惟至誠可以其道而知此理之學○下自見其所利國家六句正旨幾之動處禍福者不自其事之禍福者物之所總事之前見而吉不著即禍以事言謂之禍福以理言謂之幾

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之無不當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爲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右第二十二章言天道也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爲能化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

禍福將至之先机兆分端不可以禍福言也仍當指首二句槩說理之至是猶有可前知之端耳與在見動在其可知處兩必先知之方貼至誠身上故以如神贊之按吉凶禍福天地氣數所為者誠不知則知亦在後故非不能前災不能卻唯至誠先知其禍而禳却有力直是造化在手
按註此字從數將字看出又許氏為善致慶為惡召殃固是定理但註或作向妖或作孽宮中亦有禍福之應此非至誠不能知如此方與上句不複自修善不善只人身上看言氣化與人事相符此說甚高但文勢不順仍以善惡即作禍福字為穩俱存參

自成全旨○此章總重誠字首節言誠切于人次節申言當誠之故末節推言能誠之效章重君子誠之為貴誠之究竟得一個自成

自成節○子思曰誠者以命之性實於形質之中是凡物所以自成原無欠缺者也而總其誠于人倫日用之間則謂之道道乃人之所當自行者也

誠字兼天地人物言胡氏照下物之終始指物之自成章觀章句分物與人可見蒙引自成句已兼人言正說誠之本領通章全重此句小註照之說勿泥接二自字皆指自己說胡氏將上自字作自然是分兩自字為二且與下非自成己之自亦皆按誠字是主說而字但承上自字言如云誠乃人之所以自成其人而道非人所當自行者兄只把自成說得重下句自明須遵說蒙引誠本兼人物天地而言專在人故章句舍其提出心字以伏下誠之為意凡論者此尚指理之不然言猶言心自親自成個子之說與本文不合胡氏史氏本文誠字是主理言不必分本與用章句誠字乃照下不誠無物以實心言嘉引不言體而言本者體用必須對不見誠之重處道字對誠字不過設一一節俱只言誠不言道而首句但輕帶道字可見誠為本而道乃其用也此理字指事物之理與下註是理理字指天命之性不同

然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其極也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

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蓍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凡此皆理之先見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偽留

當　固

物之節○何以見誠爲自成而道爲自道蓋天下之物莫不有終始終不自終是理爲之歸結始不自始是理爲之發端是誠爲物之終始而物所不能外也然則人心一有不誠則雖做此事只當不做一般故君子必以誠之爲貴而擇善固執以求到實有之地也如是則能有以自成而道亦無不行矣

朱子首句解自成句泛說不誠何已說自道句子蓋不字須人去不他陳氏各首句兩誠字以實理言二兩誠字以實心言按上物字指萬物下物字指事誠之以實心體實理與前誠之者之字俱着力字陳氏誠之則兌天地萬物之理至一己故曰爲貴○蘇氏曰家引兩物字雖別然終始句已說得不誠無物不誠何只就己抽出言之以起下君子耳言天地處處此誠即吾人生來死往亦此誠萬物消息此誠即人事開端竟緒亦此誠若不誠則雖有所爲而前何以發端後何以結局亦歸于無有而已君子思吾亦一物也亦以誠爲終始吾之所爲皆物也皆以誠爲有無如此總承上二句是故字見透又既知兩節首句誠者但去兌說不誠何只作反正語按此與亦不容合看

非自節○君子誠之爲貴則既有以成己而爲誠者矣然非自成己而已也在己眞實無僞則理之自然者有以及物亦所以成物也夫成己即以成物豈故何哉蓋實有成己之言之私意不雜全體渾然仁也自成物言之因物施宜各得其當知也仁屬成己知屬成物似有內外之殊然是仁知皆本乎性固有之德體用且備無有不殊乃合外內爲一之道理君子特患吾心有未誠耳心旣成則仁知得時見于事者時而以仁之德措于己時而以知之德措于物而皆得其宜也可見合外內一道得則俱得物我一理成不獨成學者能成己而不能成物者乎所謂成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上兩節首句誠字己該物我無人不知物之節我故申言之首二句照成己四句在各處下推原上二句故字是倒裝大旨解首句自然及物只言理之自然不是全無從爲節當然之語人物之[illegible]

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焉神謂鬼神

右第二十四章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爲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爲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外內

用是直指居心無私之誠而言後見之用言非在心處猶在事焉用之體用兼民已之
物一字直把仁知換之而歸于性之德正見明物我同原之旨存矣仁知雖分
存發然總是一個心仁固在內知亦非外初無內外之殊雖然二字止辨合字
崇引亦謂成己成物是事仁知是德己物雖有內外仁知則無內外此皆切
本註者饒氏分見是成物不是成己說合成己成物同歸一道皆以己物看出
合內外道首句不合又此句緊抱上句指性之在心者言尚未有當行意饒氏
以此道字指首節道字因錯看首句道亦行于彼句不知章句補出道字亦作
成己成物應不當連在合內外句蒙引謂此道字只作理字較著最妙朗讀氏
言其之得以宜一方卻作之意未確又仁知平說下時措之且明且兼言己物
以解成己成物意處氏誤解章句以既得于己解成己以見于事者得其宜解
成物遂以時措內兼成物是又略仁之成己矣蒙引註得于己句兼仁知見于
事句非成己成物事乃一虛按此井下皆字亦有著落最妙又性之德二句方
推原性體下如何但於時措章句既得于己句明備此彼皆能全仁知意言則
然無本之初有私安間之安能己物兼成處說于時措句先不是成己成物然
後隨處成己所以成物最為體認晰性之德具下未句說出人得盡誠既得
於己則節首誠者一字又或成物可措之知何者不知自身之誠隨言動周旋中
禮皆是措之得其宜處舊註成己成物事非一端多以個宜字道則事事皆成宜
字正與成字對又君子誠之處是自道以合句成大節從成己推到成物則成
不獨自成道亦不偏自道挽首節須知此傳是若得微自成自道非本節諸氣
無息全旨此章首至誠無息句則六節論至誠之功用既及地中一節另內事
誠配天地故即天地之功用以形之末節亦專重至誠以結通章非泛舉且証
無息兩節子思曰凡人誠有未至者虛假便有止息至誠既無一毫虛假則此
心純是天理流行而私欲不得間之自無止息也既無止息則德性堅定自然悠

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知去聲○誠雖所以成己然既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內外之殊既得於己則見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右第二十五章言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既無虛假自無間斷

不息則久久則徵久常於中也徵驗於外也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存諸中者既久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

如如一念久而不變矣直積既久則暢于四肢發於事業自然徵驗而不可掩矣
仇滄柱云此承盡性節如兩頭方是從人道之仁智說到天道今另說不史氏
存疑至誠以實心言而實理在其中按無息就實理之運於心者言凡誠有未
至則有時誠有時不誠便有息了至誠無時不誠則無時或息許氏謂聯主誠
所以無息也存疑只將上面為有與所以所言之意來體認要與日而不息
與久有別不息只日久一日繩繩不已久則從容漸進而與見得是久則不
息之積也按徵字訓驗猶好漸民外如其中自然合下節自內而外自微而著
徵則節○至誠既由久而徵則其功業著見自然從容而久遠積而無窮彌久彌
遠則精累之至自然充乎宇宙被乎人心廣博而深厚矣博厚則發見之極自然
高明乎成功業亦之高大而光明矣按徵驗于外者如此
仇滄柱徵字提起悠遠等只就功業表見上說一則子不作屬身及方不得博也
節但照前句分三節亦確由久而徵則久於中者必大於外故首句悠遠原久
來了久見當子裏常如此悠遠是久之驗後見悠遠首存疑悠遠觀久久
進一步方氏悠見當悠遠是長遠博厚高明由悠遠之未來引推時故厚雖高明
存疑存疑便是東衝西決久久人之謂直道是論說後謝人人之說直論
載物節○所以既博厚則物無不任其承載也節所以載物也所發既高明則
物無不在可以覆也是節所以覆物也博厚高明又皆悠長而久遠則物常為其
所覆載是即所以成物也在其下則天地之用中○存疑上節功業所有物在其中此
時明指及物說出覆載成見其與天地同用其上節由於至誠覆下到此方
及物也按說到悠遠博厚高明則說兩間所有無不在至誠功業中四徵成見
在各上文看此三所以字言此明是配天地者但天地字不宜露蔡氏已
自悠遠說到高厚都又于高厚後着個悠久見雖驗于外而仍本于內是以
兼內外解之存疑蔡氏凡功用亦自高厚而不悠久者誠未至而中或息也宜

以成物也 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
為而成 見音現○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為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為
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 今夫天斯

誠內外此誠內外從久字博厚高明猶人之形體悠久猶人之元氣
配地節○主誠之博厚能載物則博厚有以配地之博厚矣高明能覆物則高明
有以配天之高明矣悠久能成物則悠久有以配天地之無疆矣非即天地之體
乎○蔡氏上節一直說下至此方言天地了而存疑配地須補載物意本文不言
者省文也下二句依此例蔡氏配者合而有助之意悠久配無疆上二句例
看○章句同用同體體作用之體蓋博厚高明悠久對至誠言則為用對覆
載成言則又為體既上用宜重覆載成說去體宜重博厚高明悠久○此節須
從至誠說起方不侵下博也節○
如此節○功業之盛如此皆有所憑而發其博厚功業固已燦然成章矣然亦
積久諸徵而後表見而後章也此所以能配地也其高明功業固使人翕然丕變
矣然亦存神過化不待動作而後變也此所以能配天也其博厚高明之悠久固
已浩然有成矣然亦不識不知自然成就不待作為而後成也此所以能配天地
之無疆也○此節只言其功用出於自然非又進一步說如此字指上配地云
何言形成則上覆載成此只重不見不動無為地有迹故從章天無形故從變
體只不見不動便是無為成了要說物成了極果久上二節不可遠發矣天地
言則○至誠功用既同乎天地益即天地明之天地之大也言盡而其道可
一言而盡也只是個誠而已蓋以天地之道曰陰陽靜專動直不過一個是理流行
私之雜故其為物不二故常久不息一通一復而化生萬物莫知其所以然者豈
可得而測度之哉信乎天地可一言盡也○蔡氏道以天地言為物猶云這個
物事所解天地亦物之說亟謬陳新安不二者一也即誠也按此則註所以字
亦不必泥仇滄柱天不貳乎地地不貳乎天之說同謂有謂天氣下降地氣上
升合一不二亦是天地交合化生似說生物邊去惟易所云天得一以清地得

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
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
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萬物載焉今夫山一
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
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鼉蛟
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 夫音扶華藏並去聲卷平聲勺市若反○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
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
而言也振收也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
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
地山川實非由積累而後
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詩云維天之命於

一以經在天地生物上說確是不二而其所以生物不測是言生物之所以然者不可測正見不二妙用玩則其一氣接上甚覺中間不得我然二言兩斷語脈又此節與至誠無息對博也節與化是節對今夫節與載物節對然在前甚明則可若節節皆要緊便與下文貫不去

博也節○天地之道惟其誠一不二故能各極其盛自地言之極其博也又極其厚也自天言之極其高也又極其明也合天地博厚高明言之極其悠也又極其久也天地各極其盛如此○蔡氏此正不貳之所微道字照註補誠字方可落下截詳此節在不貳○層生物上一層言天地節以發至誠者言之亦見天地無加于至誠六句開說也字方醒俗解博厚兼天高明兼地大謬

今夫節○試以生物不測言之今夫天指其一處節昭亦是天若論其無窮則日月星辰之運行星辰之布列皆繫于其上以及萬有不齊之物無不在覆幬之下焉天之生物不測如此今夫地指其一處節撮土亦是地若論其廣厚則華嶽載之而不重河海收之而不洩故凡萬有不齊之物無不在持載之中焉地之生物不測如此由天地推之今夫山指其一處節一卷石之多耳若論其廣大草木于此發生禽獸于此居止凡世間寶藏可為服飾器用者皆從此興發焉今夫水指其一處節一勺之多耳若論其不測則黿鼉蛟龍魚鱉皆生聚於其中凡貨用之物可資民用者皆于此生殖焉山水之生物如此就非天地生物之盛哉

句句要根誠之不貳不息以致功用之盛天地為主山水是天地所生亦非物正見天地生物不測處及其字就人論其所及言日月何與華嶽句是無窮廣厚等重輕字覆載何方是說生物處引以寶藏貨財句亦只說祖時俱是生物又與上不同蓋華嶽言其厚振河海言其廣寶藏如貨之藏于山者如金石之類貨財如山取出水之不測就水之浩瀚言不是生物不測仍則是水中鱗介之類者民用者皆是

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

於音烏乎音呼○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右第二十六章言天道也

大哉聖人之道

包下兩節而言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此言

詩云節○由是而知至誠天地之命乎詩云維天之命主宰于氣化者於穆哉
深遠而無有一時止息也詩之意蓋曰高明上覆之天可以言天而此不已處乃
天之所以爲天也又云於乎豈不顯著哉文王之德之純一不雜也詩之意蓋曰
文謂不顯第可以言文而此純處乃文王之所以爲文也要之天命固不足以盡
之純亦不已也夫純則至誠不已即無息觀此而至誠無息可知矣
此章論此節雖言天地至誠之合仍專重聖人以配結至誠無息首章尾節
應作證合至誠同天地者不言題首節新安謂引此詩以明天地聖人同一至誠
無息亦未免添出天地一層承引命與德俱就本言能說於命門一元之命脈不
已通後相顧一息不停乘之以則道之顯著不顯詩訓豈不顯然微乎外者不
足盡文之義惟純乎中者乃所以爲文須說向內去深桂純亦不已者無二無
雜傾無始無終亦字雖承天說然只就純內看出非說文之純亦如天之不已
也只重講純字而不已自見不必再找天之不已按言天不可得地言文王句得
至誠只說聖誠與天地合一處上已反覆發揮此只引之以作證勿棟出天地
之無息可見而誠難見故指出不貳不貳即誠也至誠之誠可信而無息難信
故結出不已不已即無息也仰此看則亦字倒重不已處自明

大哉全章○此章言入道須重尊德性節前二節蓋言道之大中一節結上聖人
道下君子未一節一詳修德之功一言修凝之效

大哉三節○中庸明今道而先頌聖人以爲君曰道率于性惟聖人全之大哉聖
人之道乎何以見其大以全體言之則洋洋乎流動流滿卯物之數有萬也而皆
陰陽五行之理以發育長育之唯其發育萬物則自天以下皆此陰陽五行之
理所治護而道之極不上極于天乎其極于至大而無外如此就洋洋中觀其條
理精密處則優優乎寬足有餘大矣哉如人倫日用之間經常不易的禮儀則有
三百其曲折隨時應變的威儀品節細微則有三千其入于至小而無間如此

道之大於至小而無間也待其人而後行總結上兩節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也凝聚也成也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正理道由也溫猶燖溫之溫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修德凝道之大端也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蓋非存

附言備旨

蒙引道非聖人不能盡故屬之聖人不可定指聖人身上呂晚邨是修道不是足發聖人看下往字可見蒙引發育皆道所在正見體物不遺峻極于天只是塞天地意按此則峻極即在發育上見又饒氏分功用體段平看存參發育生遂其執育是順其性峻極二字不連言道功用之峻上極于天也禮儀威儀節目是道非又以道賢禮儀威儀集註二句亦不平對又二儀字不同禮儀猶云禮制威儀是行禮中有可畏之威可象之儀

待其二節○道之大如此豈易行哉必待聖人乃能行得蓋此道方纔行得何則其人固至德之人也苟非至德則體得道之全識見粗疎不足以盡道之細要此道凝聚于身心不可得也不凝道何以行乎

待字承上言天地萬物自如而位育不也見三千三百不改而禮教不代興正待聖人其人耳故曰所以勢似一反一正但上節人字尚虛此方指至德之人德指心體言性中洋洋優優萬物皆備只爲心體不純道便散漫凝者把道理總會在心上來齊註聚而不散言體備也成而不毀言堅固也朱子凝在行前饒氏道之小大各極其至故曰至道德之小大各極其至故曰至德

故君子節○然則君子有志于聖人則脩德爲要矣故君子知脩德工夫明效固淺徠不得讓見知粗疎不得必于所受于天之正理存而敬持而不失其微此又于古今事變必窮其理而無中于問學之功爲然非可一心體本只是廣大必擴充其廣大而不以一毫私意自蔽然于事物之理又必析其精微不使有毫厘之差而廣大者不流于疏略心體本是高明必極其高明而不以一毫私欲自累然于處事之際又必依乎中庸使有過不及之謬而高明者不入于虛遠也我心本然之良知所謂故也必時加溫習不使其遺忘然識理無窮又必求有新得而日知其所未知焉我心本然之厚能所謂厚也必益加敦篤不使一毫放逸然節文無限又必益謹禮節而日謹其所未謹焉如此脩德然

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

倍與背同與平聲○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

右第二十七章言人道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

好去聲烖古災字○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

後惟德性之尊以容至大之道勸粗疏之端見以致至細之道而歸之也
此引脩德工夫將道我在後講中勿先錄八洋洋優優二節朱子首句是綱領下四句上截是渾淪工夫下截是細密工夫存疑存心處常收保全未有小行工夫不必分知行致知處必須能充其中莫有行意非只如大學之致知也吏氏盡精微知新屬知道中庸崇禮屬行按論根于性故曰德性道由也謂由此問學工夫以尊之也玩而字宜重問學要引私意輕故曰敬私欲重故曰緊要温只是提常存意註見誠字法勿泥按故與論語不同彼是在學問此是德性彼專重知新此仍兼故上蒙引四句宜常相須故須兼致其功又以字作一例看
居上節○君子既脩德以凝道則道備于身自無所處而不當者故居上位便能敬謹不驕為上之道而不至于驕在下位便能安分守己盡為下之道而不至于違悖國有道則言論足以興起在位而見用于中國無道則隱默自守不為危激取禍而見容於世人無所不宜如此詩曰既能明于理又能察於事故能保全其身無有災害此即君子隨處咸宜之謂與是君子而聖人矣此入道也○黃氏上節脩德凝道此節德修道行蔡氏致知之功貫徹則吉凶存亡之理無不明會敬與四項以推其餘蒙註不驕以位言倍以經曲之道為設施不倍以位言經曲之道言崇禮以位言經曲之道言世默容以位言經曲之道于心既不足見其中者可以見孚身復中道精求子與以與賢與能之內存疑言者身之文也必以言揚乃能與容俱指未仕者言按此與孚當指自身見用于世者不足容者但作文後說上道明說言足以興起在位存乎蒙引引詩通証上文陳氏謂証默容不足大全明者於之體哲者明之用見理既極分明行事又中庸故能保身保身不是趨利避害只順理而行自然無害按保身要看得大吾身為天地立心為萬物立命而一下二百亦得此以不墜墮在威宜知神龍變化直是聖人地位明哲句應上節保身句應本節

考文（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疏貴賤相接之體也度品制文書名）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行去聲○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

愚而全言○承上不倍宜重聞不自專參饒氏存疑非天子不敢制作所以今天下法制廣狹者位無德尚不敢作况有德無位乎故雖德如孔子且不敢作按此本文亦字并末節首句既不得並舉俱與不倍緊照章脈。串蓋此章重在位下章重在德又朱子因首節德位時三項故以二三節總承德位時然四節有位無德賤愚自用有德無位賤自專末節應居今反古存參。

愚而節○為下不倍者雖夫子曰天下制作有德有位有時愚而無徵者不可自用乃强作聰明而妄作賤而無徵者不可自專乃不安本分而僭為今之世當遵今之法乃欲復行古道此等人越理犯分災禍必及其身矣夫子之言如此德非聖人便是愚位非天子便是賤自用自專反古但往制作上講求何總承上三項災及正與保身反蠶註孔子平日之言以德位時三平看下俱是子思中言不倍之意觀接非天子三字可見

非天兩節○申孔子爲下不倍者可信也。蓋人必聖人在天子之位然後可定一代之典章如親疏貴賤相接之體。皆非天子不敢議也。宮室車服之等級非天子不敢制也。文之點畫形象非天子不敢考也。蓋惟其皆出于天子所以今天下承文武鑄造之後法制無敢有異以車而言軌之廣狹如一也以天子所制之度至今不敢變也以文而言點畫形象如一也以天子所考之文至今不敢差也以禮而言親疏貴賤之次序如一也以天子所議之禮至今不敢擅也當子一統之盛如此○夫子口以位以言德時非字不字俱自頭然不可專禮制體猶云體式親疏以禮言貴賤以分言親疏相接如合族賓食之類貴賤相接如朝覲會同之類度是丈尺器數器是物來數是多寡本文制字當兩作字看故制是字文訓書名書以形言名以聲言○饒註今天下節當時天下同一象以証上節意。三者尚同則凡事可知車節制度由一端事以輕法故言軌亦兼形與壁行且行出所禮儀即親疏貴賤相接處然之然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為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 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不可考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

雖有節○君此言雖有天子之位苟無聖人之德且不敢作禮樂必并其位而無
之乎故雖有聖人之德苟無天子之位祇與今天下共守王章亦不敢作禮樂也
觀註此又承上說極言之側詞行遵無位已為終事到孔子身上前從說是交
此說禮樂後說禮總是一個制作
吾說節○故雖以孔子之聖亦必曰一代必有一代之禮良之禮吾能言之而
夏之後杞也文獻不足非天下所同徵吾安得而從之殷之禮吾嘗學之矣而
之後宋也雖文獻僅存亦非天下所同徵吾亦安得而從之惟吾所學之周禮乃
今天下在位者所用之既可考證又合時宜吾亦惟從周禮以守臣子之分而已夫
孔子之聖且不敢倍則為下豈可倍哉○此際承有德無位來引孔子作個樣子
宮禮曰說殷禮曰學周禮曰學以分遠近然論語亦不必拘為之說仍合從從周在天
玩註既不得位則亦不自專今用之何以東正是與宜殷不同從周所以從時也
子曰此中四節之繆服周禮引求郡重不倍。
三重章○此明居上不驕以不論身作去首節是綱次節應上不身兩節言制
作之事尊王章重之意而節論制作之宜民寡過而有本引詩結民過之要必
由本身之善以信上者必以前證為驗
王天節○此明居上者必以驗以天下君子有議禮制度考文三重者是以齊天
下之耳目一天下之心志由是治俗而國不殊政而百姓從其化而家不殊
俗其所以寡過民之過矣○王天下是總承之君論從位時在內降稼書三
重何以重王天下者有三重三重學然諸王天下似仍重在不倍過者括三重便
何王不重此三件者以此有字益有宜己令在本身之事謙虛體物曲盡
人情從小心敬與中勘出六能有此三重故德位時皆要在德物繫偏攝三重
求其上能寡天下倍上之過
上焉節○王天下者有德而又有時與位者也如前王夫仁其禮雖善多非其時

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
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
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知人也知天知人知其理也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
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
則有望近之則不厭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者法度也則準則也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
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
也惡去聲射音妬詩作斁○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身以下六事

而無徵無徵則不足取信于人既不足取信則民弗從矣聖人在下雖善而
于禮然無其位而不尊不尊則不足取信于人既不足取信則民弗從矣言
故寡過也得乎

此節步表時位之重特反言以起下節顯證兩善字不同上善字已有制作下善字未有制作而可以善制作家引上兩不信只說在已不足取信下方說民

故君節○夫有德而無時無位者尚不足取民過况徒有時位而無德乎故王天下君子議禮制度考文非苟焉而已也凡所制作必一一躬行實踐從自身上立個標準因有其德矣而且乘時居位徵諸庶民以驗我制作之善又非不信不從者也既本諸身又徵諸庶民足以我所行者考驗于三王則因者損益無二王已然之成法無差謬也以我所建立者更乎天地則參贊裁成輔相與天地自然之循理無悖戾也以鬼神至幽而難料然制作已[illegible]微驗而質証鬼神其屈伸變化不過此理而不疑也百世聖人至遠而難料然制作也無缺無加印等待後聖其作為運用不過此理而不惑也考之三王之迹既行其本而驗之又無不合如此

此節是君子之道供就現成說而以本諸身是綱領下五句皆是徵驗但徵民是已驗者下四句又跟本身徵民扶不字妙經世制作不根身上做起縱極精采終是樸拾從是面上若從講後驗便是動而前節所謂微內含有信從意微不謬悖字不對看連縱字各自說此節總形容三重之道甚無無徵之事其[illegible]在君子十音道內下六句俱平列賛頌其有個重本自得本身徵民者跟三王說求則君道此四句亦只貝跟三重說不必頂本身徵民既未節章句分明作六也頂見樸說祥甚高行錄

節語首○君子制作無不合不過天人之理而已鬼神至幽而質之無疑者由其知天也是故盡天之理甚乎鬼神君子之[illegible]知化[illegible]道所以然[illegible][illegible]
盡人之理而質之而[illegible]言鬼神[illegible]幽可知[illegible]後聖[illegible]遠[illegible]者

右第二十九章 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 辟音譬幬徒報反○錯猶迭也此言聖人之德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悖猶背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

其知人之理也知人之理其於聖人君子明之然微對人心亦同然之理知之無不合故後聖自俟之而不惑也言後聖明三王可知此君子之道所為盡善也知天知人本身內已有此就質鬼神俟後聖上皆說他本身之盛以發其妙然只是知性天下之理不外性命君子盡性至命于天人之理皆具無遺鬼神不外○今後聖不外此故質之俟之自然卻合朱子舉下二句單說得上二句知天知人後有使人無疑不惑是知天知人以貼兩句說到無疑不惑便可與斷語明照後自前正不必第說兩句被此從知之者有出無疑不惑最有理會○

是故節○君子既通天人而制作盡善如此有不足以為天下之過矣是故君子以之重道動之下身而世之一世皆天人之表可易也其但一世由今而世世為天下法度而不敢去矣動而為言則三重之設施都是明微定保之要道而世世為天下準則而不敢違矣以言乎四海之遠則悅其德行而望之而世為天下法以言乎近則習其言行以為法則而無有厭之意君子之道其後世而無弊推之當時則皆不過不及宜也○其故家而天知人之表行有成遠可以為法可以法言只言其理故人準則之以顧瞻而向之蓋行言詩見凡有行有言即可世世則并為後之至不能世本朝言者法聖代使則上不信則不世道世以明則就今自制作之始決之遠近就天下內裏出上三句不限于時下二句不限下地蓋有所不厭得為萬世制作上兩之字俱跟君子說詩斷○家在天下則君子之興外在天下當然然詩以在彼本國無今也惡在此民間無人厭射彼此皆居處幾見使之聞得以永終其美與言大永終舉出由于無惡無射可見君子未有道德不本于身信從不徵于民三王後聖不能合天地鬼神不能通而能垂法則此道近遠有譽名于天下者也居上者

行代明而不相悖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川流者如川之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之意也

右第三十章言天道也

唯天下至聖為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聰明睿知生知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知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

可不自其聲首道哉〇存疑無惡無射是有令德永終譽是得令名必無往不合加
此然後能永終譽按此則庶幾夙夜者華之詞不作工夫乃于下未有句振得起
陳氏以無惡無射爲不厭於與庶世爲天下三句不是史氏早鋪先之
意對不字看故饒氏以爲字代解舊字而不與是少其終只與是應其一節亦不
明蔡氏如此二字只承知天知人便可該括六事
仲尼全章〇前言天道人道已備此以仲尼終之見中庸之道盡于仲尼首節已
盡仲尼之大次節喻其大末節即天地而歷其所以大
仲尼節〇子思以中庸之統係于仲尼如道與蘇子堯舜仲尼則遠而承述之以
闡精一之傳法蘇備于文武仲尼則近而考守之以守從先之志述行之而爲者是
之時也仲尼則法其自然之運而通變不居大地則繫於若攏之理也仲尼則因其
一定之理而名曰若依四學之獨集其成如此以堯舜言道文武言法各與其字
而言天上勒故註曰律天也上襲故註曰理律者法也至自而有至嚴之多變者
因也言定而有無定者存或用或附上律如仕止久速各當其可下襲如用舍
行藏隨寓而安則無分別然各當其可則附于時隨寓而安則附于地亦各有
別史氏堯舜文武總是說天法地之中大子祖述憲章即其上律下襲者也無
兩件工夫存疑曰何內外本末各有中俱有事如是心亦如是貌內外也精如
是粗亦如是謂本末也內姚却語內外本末只依下小德大德說存參
辟如節〇大其根源言之上律下襲有以會之今上下文全則于天下之理巨細
精粗無一毫之不盡而自始至終無頃刻之間斷其兼包並言之辟如地之
所以持載天之所以覆蓋大光明無不覆幬也其以各言之辟如四時之
一往一來道而不已日月之一明一晦更代而明也兼並道之大何如哉
聖人之人上節已盡此只借天地形容之不可以上節爲道此節爲德說舊說
在下節始露文此節須直說仲尼方無弊如此說天地在下節尤醒

時出之溥博周徧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出發見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而以時發見於外也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見音現說音悅〇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施去聲隊音墜〇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

右第三十一章承上章而言小德之川流亦天道也

上二句看無不二字是大之無窮測處下二句看錯代二字是大之無數目處
呂晚邨下節註此言天地之道以見上文取辟意可見並育並行之大德不害
不悖之小德已在此節內故註言聖人之德
萬物節○試到天地觀之天無不覆地無不載萬物並育其間各得其所而不相
侵害也寒暑晝夜四時日月並行其間各循其度而不相違悖也夫其
不害不悖者蓋天地有分散之小德如川流之分明而不止息也其並育並行者
蓋天地有總會之大德化原之敦厚而出無窮也有小德以為之分有大德以為之合
天地之所以為大者正在于此仲尼不即此可想見哉○此節天地以申明上文
取辟之意萬物二句是天地之大小德大德是天地之所以為大衆句萬物四
時日月就迹上看小德大德則在內主張之者也首句兩所以字且重推本之
意蓋川流即流其所致之化敦即敦其所流之化德道在內故大德小德可以
分合言不可以體用言呂晚邨川流即大德之支節敦化即小德之全體是
一件按末句雖承小德大德所以為大訓從大德小德此句特結言之其味
情全在此字不可將所以二字另作推讀　潛又合得以不害不悖即在並育並
行內說以不害不悖入小德以並育並行入大德不必過泥何以並育不害並
行不悖但是小德川流而所以然則由于大德之敦化可即分承之迹仔參
至聖全旨○此就德之散殊說總重自節下只從聖德說到發外說到及人
而以配天結之既宜相承○說下
唯天下節○言人於小德川流者唯天下至聖為能聰無不聞明無不見睿無不通
知無不知自出其類拔萃足以居上而臨下也其生知之質如此以其德言之寬能寬
博而不狹裕能寬舒而不急温而不暴柔而順而不乖戾足以容受而包含之
無外其仁之德如此又能發奮而不懈強健而不息剛能斷制而不屈撓毅能果毅而
不間斷足以執持而不為外物所搖其義之德如此又能齊整而莊重純一而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緒而分之綸者比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豈有所倚著於物而後能哉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

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其淵其天則非特[illegible]

而極其精微中焉而無少偏倚正焉而無少邪僻凡處己行事足以有敬而無[illegible]章文條理之德如此又能文焉而章美內[illegible]條理焉而脈絡中存密察焉而無少疎[illegible]嫚密察焉而無少[illegible]或[illegible]是非邪正足以分別而無一毫之差其智之德如此既[illegible]聰明睿知之資又備仁義禮智之德所以為天下至聖也○陳氏上一句包說下四句方細分出來按冠聰明睿知于四德之上蓋必生知之資過人而後四德無偏勝之虞亦無過用之病若晚節猶孔子始條理包終條理一般生知足臨[illegible]其充[illegible]氣象自有能覆宇宙之概人見之未有不屈服雖不待臨自是[illegible]事象引五足以字言其足以待用如此未說到用上按此方當時[illegible]先後句句須連上作一句讀五德[illegible]在心上看聰是吾心[illegible]明是吾心[illegible]是[illegible]之通微處此知與禮行之智見斂而詳禮知之知聖人與人同耳而獨聖於知之知則生知聖人所獨也又溥博淵泉俱以心言許氏謂[illegible]是寬井也[illegible]中正亦就心上說蓋不言中正則齊莊或未至純[illegible]按[illegible]溥博節○至聖五德[illegible]足但見其[illegible]積于中者[illegible]溥博也靜深有本[illegible]淵也化之原而不可測度何淵泉也[illegible]聰明睿知仁義禮智之德以時發見于外[illegible]上四字緊承足以字來[illegible]本觀下章淵淵只訓靜深可見[illegible]有大德敦化意[illegible]就大[illegible]全體上說[illegible]謂寬[illegible]停[illegible]無[illegible]按特出在容執敬別上見有隨時出之不先不後[illegible]書曰[illegible]如天節○溥博淵泉非[illegible]溥博之不可[illegible]如天之溥博一般淵泉之不可測度如淵之淵泉一般[illegible]由是時而見焉為德容之動則民莫不敬之[illegible]而言焉為德音之[illegible]民莫不信之時而行焉為德行之施則

之而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

聖知之知去聲○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為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溫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 衣去聲絅口迥反惡去聲闇於感反

見賓了喜悅之耳致見名當其可自如此○此只由見上節如天是奇大之無窮[illegible]
如淵見德之積無窮泚極天之邁[illegible]之樹[illegible]以形言之聖則就心體上[illegible]
悅就時出見之全重聖人可敬可信可悅上
聲名節○此結既[illegible]而[illegible]見之當可足以稱其美名見[illegible]乎中國而[illegible]及蠻貊皆
敬信悅意極而言之水[illegible]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
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而為人類者一皆尊之為元后親之如父
母則凡天之氣化所及而聖德亦及之其[illegible]大直與天配合而無間矣故曰配天
此又承上敬信說而極形之歸重配天上聲名自德之流動處象[illegible]句引出
以下極言之是極言中國至蠻貊之地非久在中國蠻貊之外[illegible]句逼[illegible]
尊親字在人心同然處見得不外敬信悅意不離上真[illegible]字配大重在德化上
配天以川言如天以德言前已言高明配天此詳言所以配因用故曰字[illegible]
本章亦見[illegible]天是言聖[illegible]事

至誠章○此就德之[illegible]說自前言至誠能事出乎自然[illegible]前形容其[illegible]
深其[illegible]了[illegible]字聖著就[illegible]見處說[illegible]誠字就存[illegible]說非至聖無以[illegible]至誠
之全體非至誠無以[illegible]聖之妙用按此上小德大德源就[illegible]大言
唯天節○字承上大[illegible]只[illegible]在天下第十八倫原于性命非[illegible]
盡名唯天下至誠[illegible]無[illegible]能于[illegible]品人倫而為天下之大經者有以經之而
[illegible]其節而不亂倫之而合其[illegible]而不離[illegible]所謂是可為天下後世法也為能
立于[illegible]中仁義禮智而為天下之大本者有以[illegible]之無[illegible]欲[illegible]而千變萬化皆[illegible]不包
極乎其中也為能于[illegible]二元[illegible]而為天地之化育者有以知之而[illegible]無[illegible]元
皆[illegible]之理[illegible]合無間不但聞見之知而已此皆至誠自然之能事不思[illegible]得
不勉自中何[illegible]于物而後能成○為能字貫下三句大經是道大本是性
化育是命家引經綸之自聖人之身言所謂人倫之至也存疑章句各[illegible]

盛又○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illegible]
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
極也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褧衣
褧絅同禪衣也尚加也古之學者為己故其
立心如此尚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
淡簡溫絅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
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於外而無實以
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遠之近見於彼者
由於此也風之自著見於外者本乎內也微之
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為己之心而又知
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

詩小雅正月之篇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

四書[illegible]

然之實處明如為君止仁為臣止敬是經君仁其臣臣敬其君是綸修性體原無虧欠聖人只無人欲以雜之誠處卽是立處朱氏立不是用力字象引化育兩見蓋大意化育只此誠至誠乃此誠動處卽化育之陽靜處卽化育之陰知有於合無間意知以心言是會其理也實以事言助其功也後此則知在前一層朱子無倚自家都是實理無些欠缺不必倚著他物後此天然自能須緊貼至誠為能乃合夫焉一字象引經綸似大德中之小德立本方是大德正面知化又因立本而推所從來但或問經綸以存主言且首句忽提至誠並無誠無息字則大經亦卽以至誠經綸之其為敦化何疑乃敦化何以言功用蓋以實理之所就者言淺說功用須言能事乃晚也為多能一字下註所以此本節功用下節心體斷說本末了人多暁有

肫肫節○于經綸見聖心之在焉至要所以君子偏言之用蓋肫肫乎其仁之懇至也于立本見聖心之淵焉所性退藏于密之際蓋淵淵乎其淵之靜深也于知化見聖心之天焉神明運化之際蓋浩浩乎其天之廣大也至誠之德其至矣乎○淺說此節只同上節象擬聖心非又進一步之詞淵天字與仁字一例作實字看三其字卽至誠經綸處卽是仁肫肫者懇切而不虛浮淳厚而不間斷立本處卽是淵淵淵者清靜而物欲不淆深遠而無涯涘貫知化處卽是天浩浩者誠復之體無不包誠通之用無不遍

苟不節○至誠之道如此其大尚誰能知乎苟不實有聰明聖知之資而達天德者則見猶隔于其近而知不免于推測其于經綸立本知化何足以知之哉唯聖人然後能知聖人也○此節不重知字誠上重在至誠而不至者字作一句讀蒙引聖字實在字德明聖知卽上聰明叡知天德卽上仁義禮智合言之正上章之至聖在聰明聖知諸得之義禮智故達天德亦卽聰明聖知之妙契處仍然在固是舊說著作者固不解達者無所間隔者不得上達之達知

謹獨之事也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

相去聲○詩大雅抑之篇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為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幷言其效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

假格同鈇音夫○詩商頌烈祖之篇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莝斫刀也鉞斧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不顯說見二十六章此借引以為幽深玄遠之意承上文言天子有不

非但能知直由然爲接入合意
衣錦全章○通章重德字由入德而成德見下學上達之序朱子首節言德由下
爲己而知幾二節言謹獨以密其功三節言存養以見功之密四節言化民
以著其效五節言化成以見效之大然卒節總發不顯之妙首自從天說到人
此章從人說到天內省節謹獨敬信節敬成俱不貫二節說位育與篤恭然
天命之性胡氏首章字說得廣闊此章字說得親切
衣錦節○詩曰衣錦褧衣服外面又加禪衣詩之意蓋惡其文采之太著
也君人之學本心爲此而君子爲己之心可推矣故君子之道專務爲己不求人知
而其中積美自日章顯而不容掩若小人的然著見而中離其
實日亡言君子之道日用言行外面雖淡素而其中自有旨趣味之而
不厭外面若簡略而其中自有文采燦然而可觀且應事接物外面雖温厚渾
而其中自有條理秩然而不亂是即尚絅之意爲己之心也然用功又有當謹之處
遠之近遠者近之近而身一國家之有得失必由近而吾身之有得失也知風之近在自
風之在身者有得失由自心之在者有邪正也知微之顯有諸內者必形諸外
而由中達外者甚顯也既知乎此則後可與進用功以謹進而入聖人之德矣
陳介省曰晚村此節引詩不過借衣錦尚絅之意以尚絅惡著爲綱領闇然一
屬對小人言爲己之心亦是由明自可從無至闇然之誠
本註自明是闇字只當詩絅字絅厚不甚美惟有錦而尚絅之美何得於作章
首提闇然二字本連合文單提闇字則的字亦可單提了仍論存於而三句常
淡而重上截歸到尚絅遂然天下盡有淡未必不厭簡未必文温未必理者若
云惟淡故不厭皆惟絅故生錦乎玩本文三而字便合有錦字意在遠且照註
美在其中重下截爲是朱乾若尚絅是爲己之心亦是不得只言君子不求子
小而實合章子內照文說來歸重下截則而字精神亦此後說後節二句貼

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
矣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篤恭而天下
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
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詩云予懷明德不大

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曰德
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

輶由酉二音○詩大雅皇矣之篇引之以明
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
也又引孔子之言以爲聲色乃化民之末務
今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
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
輶如毛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爲謂
之毛則猶有可比者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
王之詩所言上天之載無聲無臭然後乃爲
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爲微
妙而猶曰無之故惟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

用言行溫諳應事接物存疑此為己者自然存驗未說到學方上又説往謂家
存但看此三句極讚其意總為下方說知幾故此只就著質說行家兩提君子
之道俱為學者示準試觀淡不厭等句分自不同皆到此方為己知幾上皆緊
論君子之道下方言學者有君子為己之心而又能謹幾按此則章内五個君
子皆富主成德君子存疑陳氏知遠三句據表而知裏知微句由内以達外按
近說串重末句微字該自近顯字該風遠上六只在知微朱子謂一句緊一句
可從呂晚邨風就一身言猶風度風采若作風俗風化與遠近何涉胡氏三知
字即行之始下文存省皆根此知而進故以入德許之存疑可以未是用力觀
章句知所謹尚未謹也蒙引立心只說著質如此而入德緊帶三知說章句謹
字兼下文存省言

潛伏節○以入德之事言之詩云潛雖伏矣亦甚昭明而易見詩言如此則可
見獨之不可不謹也是故君子于其所獨知之地内自省察使念慮之動無一些
疚病亦能自慊而無愧于心也人不及無惡君子誠不可及矣而皆由于內省是
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只在人所不見之地乎此謹獨為己之功也
胡氏此節正說知微之顯處陳氏潛伏即隱微孔昭即莫見莫顯胡氏内省即是
獨省即是慎獨註内省二字重一念初萌省其安否人欲必加存遏使念欲盡
去便是不疚不疚則省之初心無愧乃能無惡于志仇滄柱引詩尚未說有工
夫内省作工夫更解故註于謹獨下加一事字按蒙存謂君子能于隱中致謹
故内省不疚而無惡于志作現成說存疑淺說不必無惡即人所不及處前省
正人所不見處按此不可及不在人品事業上說上二句講明下二句只承上
挑出由省之多一說不但敬謹言君子不可及唯在此處見過此隨便無可致力
正發着獨之不可不慎亦好
相在後○按不但謹獨已也詩云相在爾室之中尚其存密且不愧於屋漏

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為至也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為己謹獨之事推而言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蓋舉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多補詩言仰此可見靜之不可不慎也故君子不待動時方敬也雖不動時亦存此敬也心不待言時方信也雖不言時亦存此信之
心也○不動不言即是靜也敬信即不愧也而爲己之功益加密矣○此言靜存足貫乎動察與上節相承說按敬信總是心上用功常存
敬信以待言動不因動言而始敬信此是常惺惺法胡氏不動而敬即戒愼不睹不言而信即恐懼不聞舊說都說是主敬之全體
省察動靜言貌然敬信全不着意心體本敬不以肆發之便是敬心體本信不以偽滑之便是信蒙引上節人所不見此節已所不見
講體道工夫之次第先戒懼而後愼獨論入德工夫之淺深先愼獨而後存養下節遞一節
奏假節○爲己之學至此而又自及人矣詩曰奏假無言感格神明極其誠敬不待言說告戒而在廟之人亦皆化之自無爭競矣詩言
如此可見有是德則有是化矣是以君子既動靜之後則誠敬足以感人不待爵賞之及而樂于爲善自以勸勉不待怒威而
不敢爲惡有甚於鈇鉞之威矣不賞民勸即無言也民威即靡爭也德成而民化其效如此○蒙引詩無言靡爭並衆人言引來做兩意說
註以感其誠敬釋無言者甚有言則敬心不全無言則敬信主乎一人自化之指其奏假言按不賞不怒就德上看兼敬信功夫之後者
紹上節所用特以自非親民相關然非容賞怒而德至而自然感前不賞不怒耳
不顯節○然不賞不怒而民勸威猶未造其極也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德則諸侯皆尚慕而法則之詩言如此可見德益深則化益廣
矣是故君子由戒懼謹獨之功至于收斂退藏之密其心渾然天理念念皆是敬時時是敬但見其篤恭深潛而天下自不識不知翕然平
治非動威之迹亦非民無矣此篤恭是不顯之德天下平即百辟刑之此中和位育之能事聖神功化之極致也
恭即敬信篤恭者敬信益純不可端倪非若奏假時猶顯其恭也許氏章句不顯者敬謂自厚其恭敬未嘗見于言動之間蒙引即謹
獨存養之極致敬貫動靜故曰篤恭即致中和按此篤恭只承戒懼可包上謹獨蔡氏即所感之淺深以驗所造之疎密上節是動則
繼此節是發則化按此雖說效驗總是德之愈功愈神處故註云言愈深而效愈遠
予懷節○君子不顯篤恭則其德之微妙尚易言哉是矣之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文王之明德深微淵密不大其聲與色之間此言似可形
容不顯之德矣然孔子嘗曰聲色之于以化民特末務也今但言不大而已則猶有聲色存焉是以形容之乎烝民之詩
曰德輶如毛此言似可形容不顯之德矣然以毛比德則德猶有比類是未絕乎倫類也亦豈足以形容之乎惟文王之詩曰
上天之事無聲無臭而聽之無聲嗅之無臭有氣無形已是微妙而又謂之無則天下之至微至妙無過于此方見不顯之至以此形容不顯
之德無以加矣德至此則與天同德而爲中庸之極功也非由立心爲己而進之安能至是哉
三引詩一節淺一節聲屬聞色屬睹一淺聲色便非不睹不聞之本體化民末也何是夫子另一時說話不是駁詩毛猶有倫言以毛
比德是德猶有倫類可擬非毛之猶有倫也蒙引輶字與詩意異彼之輶言德輕易舉此之輶是細微意按德至不顯是從天命

上天之載不睹不聞之旨一落於天德非聲臭唯天之無聲無臭方可以比擬非謂德亦無聲無臭也至矣句且先就天載發揮顯之至
音微後言聖德亦如之按此今詩集註謂至矣不是說形容不顯之德爲至矣言德至矣當是從天說到聖人上天以是德命之人本無
聲臭可言人以是德還之天亦無聲臭可指不落聲色不涉倫類是德之至矣勿據詩指天說許氏亦謂詩言天之道無聲無臭中庸
則言德之無聲無臭聖人即天也按此但就德亦無聲無臭講與首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句緊顯存參饒氏首章天字是原其所自
此章天字是要其所自無聲無臭之天即我未發之中天命之性也

弔良匠悅

懷寶術得衆首共憑情底泪
德齊室壽伴儐慈景美淩煤

君我雖非同風仍同是有丹能濟衆
若翁處不深慕更深悽無葉幻悲生

唐小妾対聯

左投項王勝右投漢王勝權在足下

東征西夷怨有征北狄怨曰奚我後

枇報晚朱吒撝畧

雖咲拱翁爺涷羨肯柔咩㴜羨

咬咬綱深嘆袖晚情瑨跡笔弄清

龍川縣安富總定安社各覔手記

欲史